

集人六等泰斯爾托·理戈果

# 夜的月五

譯 還 十 孟



版初月六年六廿國民華中

# 夜的月五

(有所權版)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譯 者	著 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北 雁 出 版 社	孟 十 選	N·果戈理等
	一〇六弄六號		
	上海龍環路		

精裝實價 一元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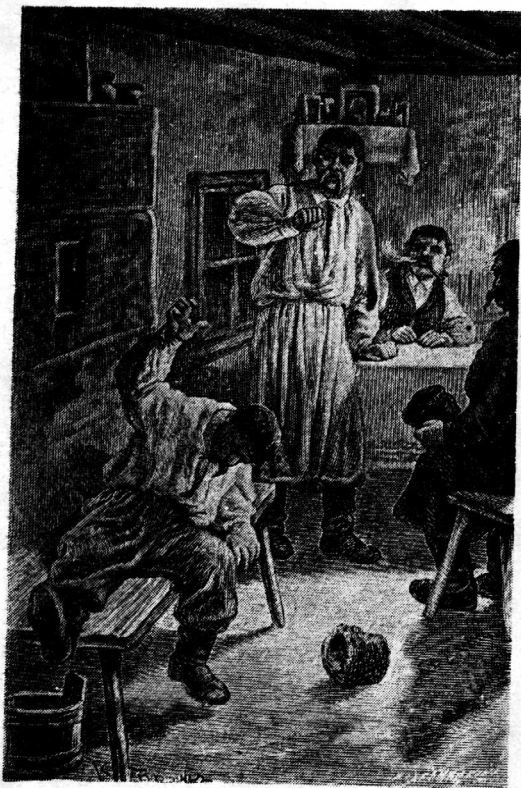
「你知道我一點鐘不看見你就會苦惱的。」



中尉已經將年青的太太接進他底新屋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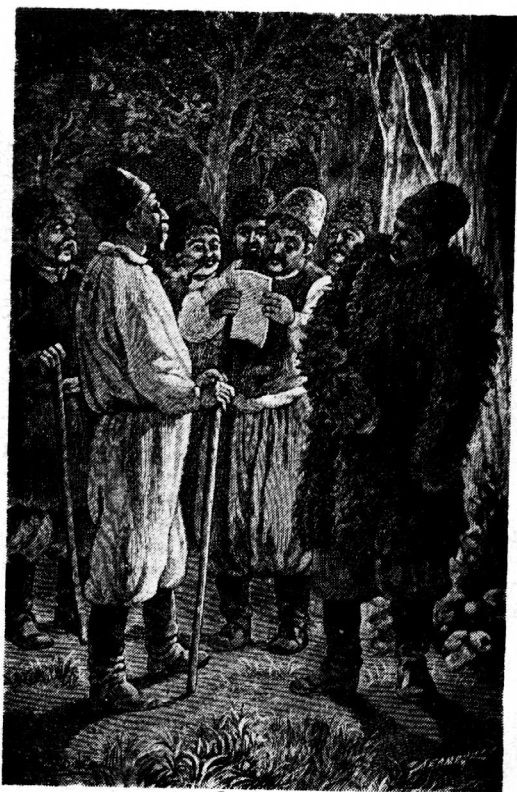
列夫叩呆住了，他發見立在他前面的乃是他底父親。



卡連柯一抬起身子，立刻有種不能克服的力量  
把他又壓回到長凳子上了。



姑娘們在銀色的薄霧裏閃爍着，輕得好像影子。



「字諭村長耶夫吐・馬叩合寧河。……」





「哪裏有貨車？」祖父說。



「我說，鬼孩子們，難道舞是那樣跳法嗎？看看是怎樣跳法？」



一個綿羊頭從樹上叫了。一隻熊叫了……



皮伐勾爾·皮伐勾洛未奇·且爾透庫次基。



他趕快地抱起鐵罐，用出全部的精力跑開去。



金子？可不是金子，是髒土，塵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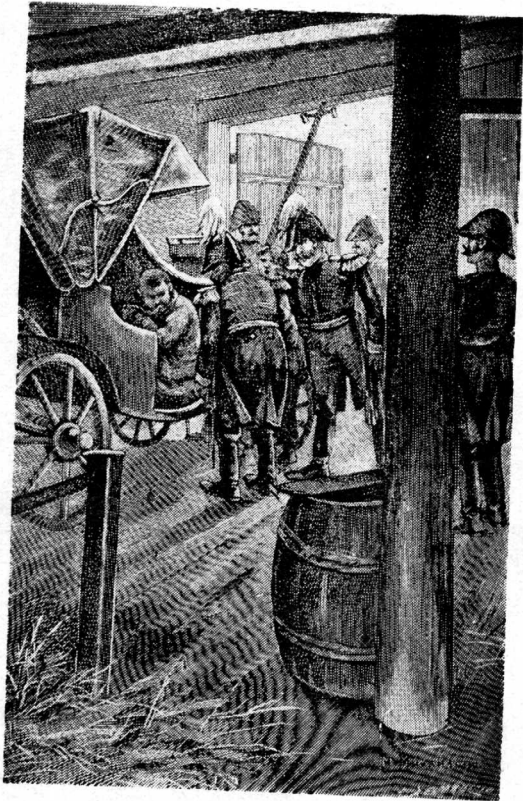


「很久，大人，撲夫，撲夫，您就有牠了嗎？」  
且爾透庫次基問。



「莫非是到我們這裏來的嗎？」家庭底主婦想。





且爾透庫次基呈現在軍官們眼前了。



麗芝伴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年青的姑娘走進來了。



「祖母，祖母，難道你死了嗎？……」

書 叢 時 翻

# 夜 的 月 五

種 一 第

原书空白页

# 五月的夜

集人六等泰斯爾托·理戈果

譯 還 十 孟

行刊社版出雁北海上

年七三九一·

原书空白页

# 目次

N·果戈理：

五月的夜·····

·····七

魔地·····

·····七一

馬車·····

·····九一

L·托爾斯泰：

祈禱·····

·····一三一

A·契訶夫：

頭等車乘客·····

·····一三七

觀劇後·····

·····一五五



V · 柯洛連科：

片刻·····一六五

M · 高爾基：

杜妲·····一九一

守墓人·····二〇五

劊子手·····二二三

革命與戰爭·····二三一

E K · 葛巴絲衛里：

叩娜·····二四五

第三號包廂·····二八九

威那秦娜底跳舞·····三二三

# 五月的夜

N·果戈理作

N·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年）是奠定了俄國寫實主義基礎的第一人。他底創作過程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描寫小俄羅斯的生活；第二時期——描寫都市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第三時期——描寫貴族與官吏的生活。他底代表作是狄兀加近鄉的夜晚、密爾格拉得、巡按使和死魂靈。

「五月的夜」是果戈理早期的作品。在他底所有的中篇小說裏，這篇寫得要算最流利的，詩的，也是把小俄羅斯的鄉土味，裝入得最多的。在以前的俄國小學裏，教師時常把它底寫景的幾段選給學生讀，視爲作文的模範。人們譏笑衣服髒的人，也總用「村長」這名詞來代替，在俄國，大概知道果戈理的人，沒有不知道「五月的夜」的。「魔地」也是早期的作品。「馬車」是較後的作品，也是果戈理底一篇名作。

原书空白页

— 甘 娜 —

9  
清朗的歌聲像一條小河似的流蕩在×村底街上。這時候，被白天的勞作和煩悶所疲倦了的青年們和姑娘們喧嚷着聚集了一個圈子，在明澈的夜色裏，用那總是帶着憂鬱的聲音，灑出個人的歡快。沉思的夕晚夢然地抱住深藍的天空，漸漸——

一切都變成暗淡的和渺遠的了。已經是黃昏，歌聲還沒有停止。一個手裏拿着四弦琴的年青的哥薩克從唱歌的人羣裏溜出，他是村長的兒子：列夫叩。哥薩克頭上戴着一頂山羊皮帽子。他一面用手指撥動琴弦，一面踏着步韻，順着街上走來。後來他輕輕地停在了一所窗下，生有許多矮櫻桃樹的草房門前。這是誰底房子呢？這是誰底門呢？他沉默了一會，就彈唱起來：

太陽落山了，黃昏臨近了，

到這裏來吧，我底心肝喲！

「不，顯然我底美人是睡熟了，」哥薩克唱完，說，朝窗前走去。「甘榴！甘榴！你

在睡覺嗎，還是不想出來見我呢？你害怕，是的，你怕有人看見我們也許你不願意出來，是怕涼風吹你底白淨的小臉？不要怕，什麼人也沒有；晚間是溫和的。倘若遇着什麼人，我給你披上我底外套，纏上我底腰帶，再用手遮住你——就誰都不能看見我們了。倘若老天刮起涼風，我就把你緊緊抱在懷裏，用熱吻喂着你，拿我底帽子蓋你底白嫩的小腳。我底心肝，我底魚兒，真珠啊！看我一眼吧。即使你底小手從窗裏伸出一下也好……不，你並沒有睡，驕傲的丫頭呀！」他高聲地說，那種音調彷彿要表示這一瞬間的激憤。「你這樣玩弄我啊，再見啦！」

他轉回身，把帽子往耳邊一拉，傲慢地離開窗前，就又低緩地撥起琴弦。這時候門上的木門響動了：門呀的一聲開了，從黑暗裏走出一個年紀大約十七歲的姑娘來，她畏怯地朝四下張望，一隻手還握着門柄。兩隻和小星一樣的靈活而晶瑩的眼睛在半明的夜裏燃燒着；紅珊瑚的項鍊在頸間閃耀着。因為青年底鷹眼的注視，不

由得使她害羞起來，兩頰汎出了連紅漆也蓋不住的暈紅。

「你是怎樣沒有耐心的人呀！」她低聲地對他說；「還惱了！你爲什麼偏擇定這個時候？街上還有來往和做事的人哩……我真害怕……」

「噢，不要害怕，我底小愛人！你來緊緊地靠住我！」青年說，隨着就把用皮帶繫在頸上的四弦琴拋到一旁，抱起她，和她一同坐在草屋門前了。「你知道我一點鐘不見見你就會苦惱的。」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這截嫩斷他底話，兩眼凝滯地看着他。「我總覺得好像有甚麼東西在我耳邊說我們以後不能這樣時常見面了。你們這裏有許多壞人，姑娘們都是懷着嫉妬地看別人，而青年男子們……並且我覺得我底母親近來對於我越加嚴厲地監視了。說句老實話，我若是在別人家裏一定比較快樂些。」

當她說到末了底一句，她底臉蒙上一層憂鬱的表情。

「在家鄉裏纔住兩個月就這麼倦怠了！大概是你討厭我了罷！」

「哎，我沒有討厭你，」她笑了一笑，說：「我愛你，黑眉的哥薩克！我愛你，爲了你有一雙褐色眼睛，和它們那引人發笑的看人時的神情，使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或者你乖媚地翹起你底濃密的黑鬍子，我愛看；或者你走在街上，彈着琴唱着歌的時候，我也喜歡聽的。」

「噢，我底小甘榴！青年叫起來，把她猛力地撲到懷裏吻着。」

「放手罷，夠了，列夫！你先說，你對你底父親說過了嗎？」

「什麼？」他說，彷彿剛睡醒。「是我要結婚，你要嫁給我的事嗎？說了。但這」說了一兩個字好像是帶些憂愁似的從他嘴裏響出來。

「怎麼樣呢？」

「同他有什麼辦法？老東西照例玩他那套把戲，裝聾；什麼都當做聽不見，反而



罵我整日游閒天知道，我在哪一條街上出過一次胡鬧的聲音。可是你不用懊喪，我底小石榴對你說句哥薩克的話吧，我總要打敗他的。」

「但你等一等。列夫叩，你只說一句話——一切就都依你底意見。我自己知道：別的也許不能這麼由着你；但這事你只說一句話——你要怎麼樣，我我照會你所願意的去做。你看，你看呀！」她繼續說，頭靠在他底肩上，兩眼朝上望着那覆在他們面前櫻桃枝上的深藍的、無邊的、溫暖的烏克蘭天空。「你看：那些遠遠眯着眼睛的小星，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不是真的嗎，這不是上帝底天使們開了他們天上的光明殿字底窗戶在望我們嗎，是不是，列夫叩？這是他們在望我們地上罷？若是人能像鳥一樣，也有兩隻翅膀，那麼就以可高高地飛，高高地……呵哈，可怕！可惜我們這裏沒有一株伸到天上的榭樹。有些人說，在一個地方，一個很遠的地方，有這樣一株樹，它底葉子在天上響着，每到『復活節』底前一夜，上帝就要攀着這株樹走

到地上來。」

「不是的，甘榴上帝有一架極長的，從天接到地的梯子。在『復活節』之前，天使長們把它豎起來，上帝將跨上第一個梯級的時候，一切不潔的精靈就都飛快地掉進地獄裏去了，因此在『復活節』這天，人世間是沒有一個鬼怪的。」

「這水波動搖得多麼安靜，像嬰孩睡在搖籃裏一般！」甘娜接着說，手指着一灣小池，它陰沉地藏在黑暗的楓林和哀泣着自己底細枝被吞入池水裏的可憐的柳樹後面。這池水有如一個無力的老人，用他底冰冷的兩臂，抱住遼遠的幽暗的長空，並且把冰冷的吻，分給游在夜晚空氣的溫暖的海洋裏的許多星辰，這景象，是預示莊嚴的夜神就要降臨了。離樹林不遠的山坡上，睡着一所窗門緊閉的古老的木屋；青苔和野草舖滿了它底頂蓋；繁茂的蘋果樹生在它底窗前；被自己底蔭影吞吃了的樹林，投給它一片荒野的陰暗；胡桃樹的行列從它底基脚一直伸到池邊。

「我記得，可是記不清楚了，」甘娜說，兩眼叮叮望着他：「很久，很久了，還是當我幼小在母親身邊的時候，有些人講過關於這房子的可怕的故事。列夫叩，你總會知道的，講給我聽呀……！」

「願上帝保佑他們，我底美人！村婦愚夫們的嘴裏什麼不亂說？你總好自找煩擾，聽了又要害怕，睡不着覺。」

「講吧，講吧，親愛的，黑眉的青年！」她說，抱住他，把自己底臉緊緊貼上他底臉。「不，顯然你是不愛我了；你有了別一個姑娘。我不害怕；我在夜裏會睡得很安穩。現在你若不講，我就不去睡。我要胡思亂想。講吧，列夫叩！」

「真的，人們說得對，姑娘們身旁坐着一個鬼，專來逗引她們底好奇心。好聽着吧。多年前，我底親愛的，在這房子裏住過一個騎兵中尉。中尉有一個女兒——一

● 即哥薩克騎兵百人隊隊長。——譯者。

個漂亮的小姐，雪白的小臉，和你底一樣，中尉底太太早已死了，所以他想要另娶續室。『爸爸，等你娶了別一個女人的時候，還能照舊地愛我嗎？』『當然，我底女兒，並且要比以前更堅牢，把你壓在我底心坎當家，我底女兒，並且要給你更明亮的耳環和項鍊！』

「中尉已經將年青的太太接進他底新屋子了。一個美好的年青的女人，生得有紅有白的臉；只是那樣可怕地看她底繼女，甚至她一看見繼母，就會驚叫一聲，可是繼母說不定還整天拿話支使她。到了夜間，中尉帶年青的太太到自己底寢室去了；把漂亮的小姐關在他底過堂裏。悲苦磨難着她，她哭了。忽然，她看見一隻可怕的黑貓向她撲來；牠渾身的毛鋒發光，鐵爪在地板上敲出聲音。她慌急了，跳到長櫥上——貓追着她，她又跳到臥榻上，貓也跳那裏去，冷不防那貓又竄到她底頸上，扼她。她狂喊着把牠擲在地板上。兇惡的貓重又衝上來。憂憤奪擯了她，她一眼瞥見

牆上掛着的父親底腰刀，她就摘下它來對地板擲去——只見鐵爪的脚一躲閃，那貓便怪吼一聲逃進黑暗牆角去了。年青的太太第二天整天沒有出屋；第三天纔托着纏了藥布的手走出來。可憐的小姐猜想，她底繼母定是一個妖婆，她底手也是被她砍壞了的。到第四天中尉就命令他底女兒去担水，洒掃庭院，好像一個普通的農人，不給她有一點小嬾樣的安閒。災難降到這可憐的姑娘身上，沒有辦法，只得遵從父親底意思。到第五天中尉就把他底光着脚的女兒從家裏驅逐了，臨走時連一塊麪包也不會給她。那時這小姐只有兩手掩着她底雪白的小臉哭泣：「爸爸啊，你害了你自己親生的女兒了！妖婆把你底靈魂弄成癱瘓的了！願上帝饒恕我，我這不幸的，顯然是他不容許再生活在光燭的世界上了……」——「唉，你看見了沒有？」列夫叩轉頭朝着甘娜，手指着木屋。「往這方面看：離房子不遠，有一處高岸就是從這高岸那小姐跳下水裏了，也就是從這時候她便不在人世了……」

「妖婆呢？」甘娜畏怯地問，眼淚汪汪的注視着他。

「妖婆嗎？老太太們傳說，那時以後一些女淹死鬼們都在月夜到紳士底花園裏晒月光，那中尉底女兒做了她們首領。有一夜，她看見她底繼母站在水池旁邊，就向她撲去，澎的一聲把她拉進水裏去了。妖婆，也有法術的，在水底也變了個女淹死鬼，並且當她們拿蘆草要鞭打她的時候，她從蘆草底下脫身逃遁了。老太太們都相信是這樣的，她們還傳說，小姐每夜把女淹死鬼們召集到一處，對着一個個的臉上細看，爲要從她們中間辨認出那個妖婆，但到現在也沒有辨認出來。如果活人誰碰見了她，她就強迫他去猜尋；不然就叫那人也淹死的。喔，我底甘榴，這就是老人們講談的了！現在有一個紳士預備在這地方建築一所酒廠，還特地請了一個釀酒師來，我是聽人家說的，聽唱歌的人們回來了。再見啦，甘榴好好地睡，不要去胡思亂想這些婆婆經吧。」

說完，他緊緊地抱住她，吻了一次，就走了。

「再見啦，列夫叩！」甘娜回答，一雙眼睛還沉思地凝視着黑暗的樹林。

這時候，偉大而輝煌的月亮已經莊嚴地從地面抬起頭來。它底一半還掩藏在地平線下，全世界就充滿一種神秘的光明了。池水擊着閃爍的碎光，樹影清晰地劃在悠暗的草地上。

「再見啦，甘娜！」聲音響在她底腦後，隨着被吻了一下。

「你又回來了！」她說，轉頭來看，面前站着的是一個不相識的青年，她往後退了兩步。

「再見啦，甘娜！」又一個聲音，什麼人又在她底頰上吻了一下。

「呵，又遇一次鬼！」她忿怒地說。

「再見啦，親愛的甘娜！」

「又第三次！」

「再見啦！再見啦！再見啦！甘娜！」各方面的接吻擋住了她。

「這是他們一羣賊黨！甘娜叫着，拼力地從爭先要攔抱她的青年們中間掙開了。」他們可倒不討厭這不斷的接吻，真是，以後簡直不敢再到街上來了呢！」

隨着這幾句話後，門關了，只聽見轉動鐵鎖的嘩啦一聲。

一一 村長

21

你們知道烏克蘭的夜嗎？噢，你們不會知道烏克蘭的夜的！你們朝它看吧：一輪明月從天空當中向下窺視；懸着的無邊天幕展開着，展到無窮無極；它燃燒着，喘息着。全部大地浴在銀色的光輝裏；奇妙的氣息，幽涼地充滿了甜醉，播泛着芬芳的海



洋莊嚴的夜呀！迷人的夜呀！樹林是不動的，靈感的，充滿着昏暗，從自身投出一片巨大的影子。小池安靜底在休息；它底又冷又黑的積水被深綠的圍牆悶悶地遮住。宛如處女的洋櫻草，戰戰兢兢，把它們底根子紮進冰冷的水裏，並且等到俊美的浪遊者——夜風，偶然跑來偷吻它們一下的時候，就立刻嚙嚙地搖起它們底葉子，好像憎惡和詛咒這種孟浪。全部的風景都睡熟了。可是天空依然在喘息着；一切是神秘，一切是嚴肅。同時在心靈裏也是遼曠的和不可思議的，那銀色的幻像羣就在它地深處和諧地滋生了。神秘的夜呀！迷人的夜呀！忽然，一切都蘇醒了。樹林，池水，郊野，烏克蘭的夜鶯底嘹亮鳴聲散布着，連月兒也覺得驚異，坐在天心靜默地傾聽。

彷彿失神的村舍，伏在高崗上打盹。照在月光下的房屋，越顯得明亮，越顯得美麗；房屋底矮牆也越眩目地由黑暗裏反射出來。歌唱已經停止了。一切已經沉寂了。那些敬神的人們已經睡覺了。有幾處低小的窗戶還透出燈光；這是那耽誤了晚飯時

間的人家，此刻正在室內吃飯呢。

「是的，勾巴克舞。不是這樣跳法！這我看，全不貼譜。乾爸爸是怎麼說的？」

「呵，試試看：高卜——特拉拉！高卜——特拉拉！高卜，高卜，高卜！」一個醉酒的中年男子，一面在街上跳舞，一面這樣對自己說。「真的，勾巴克舞不是這樣跳法！難道我說謊？真的，不是這樣的！呵，試試看：高卜——特啦啦！高卜——特啦啦！高卜，高卜，高卜！」

「這人真發瘋了！若是年青還可以，但已經是這麼老大的漢子了，半夜在街上跳，舞連小孩子也要恥笑哩！」一個懷裏抱着乾柴的過路老婦人呵責地對他說。「回你底家去罷！早是睡覺的時候了。」

● 勾巴克舞是小俄羅斯的一種跳舞。——譯者。

● 「高卜，特啦啦」是跳舞時喊的節拍。——譯者。

「我就去！」男子站住，回答。「我就去。我不管什麼村長不村長。他以為，入他媽的，他是村長，他就能在大寒，天拿涼水灌人嗎，吊起人的鼻子嗎！試試看，村長，村長。我讓自己做村長。唔，上帝罰我吧！罰我吧！上帝我讓自己做村長。唔，怎的，怎的，怎的，怎的。」

「他反覆地說，走到前面的第一所小房，在窗下站住了，伸手在玻璃上摸索，要尋找那木頭門。」老婆，開門，老婆，醒醒，告訴你呢，開門！哥薩克到睡覺的時候了！」

「你往哪裏去，卡連柯？你走錯別人的家了。」一羣唱完快樂的歌曲正要回家的姑娘，在她身後笑着喊叫。「要我們告訴你哪里是你底家嗎？」

「告訴我吧，可愛的小姐們！」

「小姐們？你們聽見沒有？」一個姑娘接着說：「怎樣有禮貌的卡連柯呀？爲了這句話也該告訴他哪里是他底家哩！……但不，你先跳舞看一看。」

「跳舞哈，你們，好乖伶的姑娘們！」卡連柯拉長喉嚨說，笑嘻嘻地搖着手，身

子踉蹌着，因為他底腳在一個地方再也站不穩了。「那麼能答應我和每個人接一下吻嗎？每個人吻一下，每個人！」……於是他拖着要傾跌的脚步朝她們奔去。姑娘們喊叫起來，互相紊亂了；當她們略為鎮定跑到另一方向之後，纔看見卡連柯幾乎是挪不動他底兩腿的了。

「這就是你底家」當她們經過一所較高的房子——本村村長底住宅時，指着它高聲地對他說。卡連柯就馴順地朝那所房子走去，嘴裏又開始嘲罵村長了。

這村長究竟是誰呢，為什麼給自己惹出這樣不利的怨罵呢？啊！這村長是一村裏頂重要的人物。趁着卡連柯還沒有到達他底行程的終點，我們湊機會約略地談談他底事情吧。全村的居民，每次遇見他，都得脫帽致敬；就是那些最幼小的女孩們，也得說一聲「日安。」青年們哪個人不羨望做村長？村長可以隨意解開任何人底樺木鼻烟壺，就是那強壯的男子漢，也要脫下帽子恭謹地立着，等候着，當村長底粗

大而野蠻的手指伸進他底烟草袋的時候。在村會議中，或大工程上，不怕有些人反對他濫用權力，村長總是置若罔聞，任自己一意孤行，他高興誰，就分派誰去修道平路，或挖壕掘溝。村長底面貌是嚴峻而帶幾分怒氣，不喜歡多說話。還是多年以前，女皇迦德鄰駕幸克里木參禮的時候，他被選做護送者，這是兩整天的職務，因此他竟得和皇家車夫同坐在一個車板上。從那時候，村長學會了沉思地莊重地低了頭，撫摩他底長長的燃垂的鬍子，用惡狠狠的眼光看人。也是從那時候，村長，無論別人同他談到什麼事，他總不忘重復說他曾經怎樣護送女皇，怎樣坐在御車的車板上。村長時常喜歡裝聾，特別是如果他聽見不愛聽的話。村長是不習慣奢侈的：永遠穿着一件黑的家常絨外套，束着一條毛織的花腰帶，誰也沒有看見他換過第二件衣服；只在他護送女皇赴克里木的時期，算是例外，那一次他穿了一件哥薩克式的藍外套。不過這個時期全村的人們誰能還記得呢；何況那件外套又被他牢牢地鎖在櫃

裏了呢。村長是個鰥夫，但他底大姨子住在他底家裏，她給他煮飯，擦傢具，掃院子，縫襯衫和管理所有的家務。村裏人們說，似乎她完全不像他底親戚。我們早知道了，村長有許多仇人，焉知這不是他們故意捏造的謠言？然而，這中間也有令人發生懷疑的理由，譬如說，村長若走進有女人在播種的田裏，或者去拜訪一個家有年青的女兒的哥薩克時，大姨子就準會不高興起來。村長雖然瞎了一隻眼睛，剩下的獨眼却更是一個奸徒，距離很遠它就能望見有姿色的農婦。但他每次把自己底視線射向俏麗的女人面龐之前，先要留神看一下大姨子是否在哪里窺察着他。凡是應說的關於村長的話，我們在上面大概都說完了，可是那醉漢卡連柯還在半路上，沒有走到，一面用他底無次序的、模糊不清的言語所能表現的精彩句子來款待村長。

## 三

## 意外的情敵·陰謀

「不，青年們，我不爲什麼這樣放蕩！你們不討厭這種惡作劇嗎？並且天知道，我們已經變成怎樣的流氓啊。最好去躺下睡覺吧！」列夫叩這樣對勸誘他再做些新把戲的遊玩的同伴們說。「再見啦，兄弟們；祝你們夜安！」他拔起飛快的脚步，從街上離開他們了。

「我底漂亮的甘娜睡了沒有？」他想，向我們所熟悉的那所前面有櫻桃樹的草房走去。

在靜寂中他隱約地聽見了低聲的談話。列夫叩站住了。樹的空隙中間亮閃着白的襯衫……「這是什麼意思？」他問自己，又往前移近些，藏在樹幹後面。月光照出立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姑娘底臉……這是甘娜！但是背她站着的那個高大的人又是誰呢？樹影從頭到腳遮蔽了他；他白白地看了這些工夫。過一會列夫叩懂一點了；他底漸漸移前的脚步差不多催促他就要把憤怒揭開。但他決心站在這裏不動，

又悄悄地靠在樹幹上了。這時候那姑娘清清楚楚地說起他底名字。

「列夫叩，列夫叩還是個乳臭小兒！」高人半音地啞着嗓子說。「如果什麼時候我遇見他在你這樣，我要拔下他的頭髮的……」

「我倒願意知道，這賊禿怎麼敢大膽拔我底頭髮！」列夫叩在唇邊說，同時伸長脖子，努力不使聽漏一個字。但不相識者以後把聲音壓得很低，一句也聽不清楚是說些什麼。

「你怎麼不覺得羞恥！」他底話停止時，甘娜說。「你撒慌；你欺騙我；你並不愛我；我永遠不相信你是愛我的！」

「我知道，」高人接着說。「列夫叩屢次地對你捏造鬼話，把你底頭腦朦混了，」（青年辨出那不相識者底音調不完全是陌生的，好像什麼時候他聽見過的）  
「我要叫列夫叩自己知道的！」不相識者又接着說。「他以為我不曉得他底全盤



的鬼計。他小心着吧，狗仔，瞧我底拳頭怎麼樣！」

因爲這句話，列夫叩不能再忍吞他底無名火了。便朝那人湊上幾步，運是全身力量，準備攔他一個耳光，雖則不相識者顯然是很強健，但也許來不及招架這冷不防的巴掌呢。正當這時，一綫月光落在他底臉上，列夫叩呆住了，他發見立在面前的乃是他底父親。他搖搖頭，只能輕輕咬着牙齒洩出他底驚忿。隨着近處起了喧鬧的聲音；甘娜一溜烟地跑回屋去，關了門。

「再見啦，甘娜，」這時一個青年從後把村長抱住，叫道——當他觸着了堅硬的鬍子，立刻惶急地跳開了。

「再見啦，美人！」另一個喊；這一次把亂衝着的村長差點碰倒了。

「再見啦，再見啦，甘娜！」幾個青年一齊抓住了他底脖子，呼嘯着。

「滾開，該死的無賴們，」村長怒吼了，踢着兩腳抵抗他們。「你看我哪裏像甘

「娜滾去跟你爸爸絞腦袋吧！鬼小子們！你們像蒼蠅吃蜜蜂一般黏上了我給你們甘娜！」

「村長！村長！這是村長！」青年們喊着說，都往各處逃散了。

「啊哈，爸爸喇！」列夫叩從驚惑裏鎮定過來，在後面望着且走且罵的村長，說：「這就是對你開的好玩笑！好極了！難怪我反復想不懂，因為什麼原故，每逢對他談到這件事，他總是裝聾等一會，老骨頭，你將從我這裏知道在年青的姑娘底窗下逛蕩要怎樣，你將知道破壞別人的姻緣要怎樣！咳，青年們！這裏來，這裏來！」他喊着，對那些重又聚到一處的青年們招手。「到這裏來呀！我剛纔勸你們去睡覺，可是現在又打算要和你們玩一個通夜啦！」

「這纔是正經事！」一個闊肩的肥胖的青年說，他在村裏是被認是第一個游蕩和輕佻的人的。「我看見不能按照計劃做出一點把戲時，我就要作嘔。好像失落

了帽子，或烟袋，總留下一些遺憾；一句話，不夠一個哥薩克，只是，」

「你們願意今天痛快地擺弄一下村長嗎？」

「村長？」

「是的，村長。他究竟想幹什麼？他管轄我們，真像怎樣的一個『海七曼』。他當把我們奴隸一般虐待還不夠，還要找到我們底姑娘們。大概，我想，全村裏沒有一個稍具姿色的姑娘，是不被村長拉扯過的了。」

「對的，對的！」青年們一致地喊着。

「那麼我們呢，兄弟們，做奴隸嗎？莫非我們不同他一樣，也是人嗎？感謝上帝，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我們給他看看，青年們，我們是自由的哥薩克！」

「我們給他看看！」青年們又喊。「若對付村長，連書記也不能放過！」

「也不能放過書記呵，我特地在腦裏給村長編了一首讚美歌。走吧，我來教你們。」列夫叩手拍着琴弦，繼續說。「聽着，把衣服穿好，誰都不要忘失了什麼！」

「遊玩啦，哥薩克村長！」一個強壯的風流少年，拍着手，敲着腳，說。「什麼叫榮華！什麼叫自由！奇怪，你一開始去狂放，就似乎憶起了早遠的年代。好呀，心懷是撩動的，靈魂像在天堂裏。咳，青年們，咳，遊玩啦……！」

於是一羣人喧嚷着奔跑在街上。一些敬神的老婦，被吵嚷聲驚醒，都推開窗戶，舉起做夢的手畫個十字，說：「呸，青年們，這時候還在遊玩啊！」

#### 四 青年們底玩戲

● 「敬神的」原義不一定是指宗教迷信者，有「規矩」「正直」意。——譯者。

只有一座草房還在街頭射出燈光。這是村長底住宅。村長早已吃完他底晚餐無疑的，這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客人——在自由的哥薩克中間領有一小部分田產的小地主派來建築酒廠的釀酒師坐在他那里，他也許早已睡熟了。靠牆角，上位，坐着客人，他是個矮的、肥胖的人，有一雙扁小的、常笑的眼睛，它們裏邊似乎表示着一種滿意，說他怎樣吸着他底短煙管，他不時的用手撥一撥煙斗裏快脫落的燒剩的煙灰。烟的雲朵迅速地繁殖在他底身上，給他蒙上一層老灰色的霧。那形狀就像哪家酒廠的大烟囪，厭煩坐在自家的房頂上，想消散一下，便端正地坐到村長屋裏的桌子旁邊來了。他底鼻下凸出一塊短而厚的鬍子；這鬍子隔着烟霧的雰圍顯得很模糊，宛如釀酒師侵奪了守倉的牡貓底特權，抓了一隻老鼠叨在他底口邊。村長，是主人，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條粗布的褲子坐着。他底鷹眼，好像向晚的太陽，開始漸漸地暝晦和消沉下去。在桌子那一頭吸着烟管的人是，執行村長命令的本村裏的一

名什長，他還穿着外套，惟恭惟謹地面對主人坐着。

「你最好不要好久。」村長轉臉對釀酒師說，一面將十字架貼上他底打哈欠的嘴。「你底酒廠就能建築成功嗎？」

「上帝若肯幫忙，在今年秋天，一定可以出烟了。不信就賭個東道，到『泡克洛甫』節。」村長老爺準要用兩脚在大街上畫德國鹹餅哩。」

說完這幾句話，釀酒師的眼睛完全消失了；代替它們底是一直擴展到頸間的幾條光線；整個的身體因笑聲震動起來，快活的嘴唇在冒烟的烟管上也顫抖了。

「但願如此！」村長說，他底臉上現出同樣的微笑。「感謝上帝，現在酒店開設

● 古俄曆十月一日，即公曆十月十三日。——譯者。

● 「鹹餅」是一種表面敷鹽的酥脆餅乾，狀如數目字。；俄名「可林結」，英名 PRETZEL。

至用在此處，則以形容醉漢的行路姿式。——譯者。

的還不多。可是，早年我護送女皇經過別列斯拉夫大道的時候，還是死去的別支包洛地叩……」

「噢，親家。想起這個時代了！那時，從克列門秋到洛門你數不出兩家酒店。而現在……你聽說那該死的德國人發明了些什麼嗎？人家說，不久他們就要不像所有的正直人民那樣，用木柴蒸酒，而要用怎樣的一種鬼蒸汽了……」釀酒師說到這里，沉思地看了一下桌子和放在桌子上的他底手。「這蒸汽什麼樣——的確莫明其妙」

「那些德國人真是渾蛋，上帝饒恕他們罷！」村長說。「我簡直想『棍』他們，狗小子們！用蒸汽可以煮熟東西，會有這樁事嗎？果然，湯匙也不能靠上嘴唇了，小心嘴唇當小豬肉給燒焦啦……」

「可是，親家，」交疊兩腿坐在臥台上的大姨子破聲問道：「你住在我們這裏

的時候，打算不帶太太來嗎？」

「她於我有什麼用處？但假使漂亮的話，就是另外一樁事了。」

「那麼不漂亮嗎？」村長問，眼睛盯着他。

「哪里會漂亮！老得像個怪物，整個醜臉埋在皺紋裏，像一隻空錢袋。」釀酒師底短小的身體又因洪大的笑聲搖動起來了。

在這時候，有什麼東西摩擦門；門開了——一個漢子，也不脫帽子，就跨進門檻，逕自站到屋子中央，好像在沉思，張着嘴，望着天花板。這是我們底熟人，卡連柯。

「喂，我回家來了！」他說，坐在靠門的長櫈子上，一點沒有注意面前坐着的人們。「看喲，冤家兒子怎麼把道路拉長了，魔鬼走走，沒有個盡頭！兩條腿好像被誰打斷了去，老婆子，把皮襖拿給我。我不能到火爐那邊去，真的，不能去，腿痛啊！把它拿來；它放在那邊，離那地方不遠；只小心點，不要碰倒碎烟罐子。或者沒有，不要動，不要動！」



你今天也許喝醉了！躲開，讓我自己來拿。」

卡連柯剛一抬起身子，立刻有種不能克服的力量把他又壓回到長橈子上了。

「我倒高興，」村長說：「他來到別人底家裏，當自己家一般舖排把他連瓢帶皮地摔出去吧！」

「停停，親家，休息一下！」釀酒師說，攔住了他底手。「這是個有益處的人：這類醉人越多——我們底酒廠進行得越會順利……」

然而，這些話並非由於善意而說。釀酒師是迷信一切預兆的，他以為現在若驅出這個已經坐在長橈子上的人，將來必會給他招來惡運。

「似乎是年紀老了！」卡連柯躺在長橈子上咕噥着說。「也許，人家會說是醉了。這不對，沒有醉，真的，沒有醉！我為什麼說說我預備把這去告訴村長。村長能把我怎麼樣？叫他斷氣，狗兒子！我唾吐他！叫他這獨眼鬼在車輪下軋死！他為什麼在大寒

天用冷水灌人……」

「瞎！豬竄進屋裏了，蹄子也踏在桌子上了。」村長說，怒沖沖地從座上立起；但這時候突然有一塊重石把窗戶擊碎，石頭落在他底腳下。村長站住了。「假如我知道了，」他說，拾起石頭：「是哪一個該絞腦袋的人拋的石頭，我會教他，怎樣個拋法！這些該死的！」他繼續說，冒火的眼睛看着捏在手裏的石頭。「我要拿這石頭把他壓爛！」……

「且住，且住！上帝保佑你，親家！」釀酒師臉白了，攔住了他。「上帝保佑你，在這里，在這世界上，拿這種怨仇替別人祈禱罷！」

「嚇，找到保護人了！讓他毀了吧！」

「不要多想啦，親家！你大概不知道，在我底故去的岳母家裏發生過什麼事情。」

「在岳母家裏？」

「是岳母家裏。一天晚間，大約比此刻稍微早些，他們坐下吃晚飯，有故去的岳母，故去的岳父，還有男僕，女僕，和五個孩子。岳母把麥糲從一隻大鉢裏倒一半在盆裏，爲的使那東西散出熱氣。工作後人人都飢餓了，耐不得等到麥糲涼却，就都用筷子挑着來吃。忽然不知從哪里出現了一個人：他是怎樣的一類，上帝纔知道吧，他要求允許他坐上飯桌。誰能見挨餓的人不理呢？他們把筷子給他了。來客吃麥糲好像是牛吃乾草。這一個還沒有吃完便把筷子戳上另一個，盆底光了——光得像似貴人底床面。岳母又添上了；她想，來客可不能再吃一點了。其實不然：吃得反而更凶！第二盆又空了。『這些麥糲是給你做的！』飢餓的岳母想。突然那人哽噎住，跌倒了。他們跳起去看他——斷氣了，死了。」

「對於他這樣短命的飯桶，應該！」村長說。

「不過，事情不這樣簡單的：從這時候起，岳母就不會得着安甯。剛黑天，死鬼就出現了。坐在烟囪頂上，該死的，嘴裏還銜着一塊麥糰。白天很安靜，不見他怎樣；一到黃昏，看房頂吧：那狗兒子早又坐在烟囪上了。」

「嘴裏還銜着一塊麥糰？」

「嘴裏還銜着一塊麥糰。」

「奇怪，親家我也從亡妻聽過一些和這相同的……」

村長說到這里停止了。聽見窗前有騷雜聲和跳舞脚步声。起初是琴弦柔慢地響着，一個聲音和着它：琴弦響得越有力了，就有幾個聲音唱和着——一段歌曲旋風似地喧噪起來：

青年們，你們可聽說？

我們底頭顱不堅固！

只有獨眼的頭顱——

頂上的鐵釘已冒出。

製桶匠，你來

給村長打一隻好鋼箍！

敲呀，製桶匠！

用木棍，用棍木！

我們底村長白髮且獨眼；

老得像怪物，爲何却糊塗——

荒唐而好色：

找小姑娘講愛，糊塗，糊塗！

你還要觸碰青年們，

你可早該進墳墓。

揪着鬍子，捏着嘴巴！

扯着頭髮，扯着頭髮……

「好歌曲，親家！」釀酒師說，歪着頭，轉向被這粗暴行爲驚得目瞪口呆的村長。  
「好！不過有點不干淨，對村長用了些不大恭敬的字眼……」

43  
他把手倚在桌上，眼睛裏蘊藏一種甜蜜的情緒，預備再往下聽，因爲窗外的人們正狂笑着嚷：「再唱！再唱！」但他底銳敏的眼睛立刻瞥見了村長很鎮定的、長久不動地站在那里。這正和一隻富有經驗的老貓一樣，牠有時任憑毫無經驗的小鼠圍繞牠底尾巴亂跑，而牠却要利用這一瞬間籌思怎樣纔能截斷牠底歸路的計劃。

村長底唯一的眼睛還貫注在窗戶上他底手已經給~~他~~長一個暗號去握住了門上的木門。隨後在街上突然起了一聲叫喊：釀酒師，原和他所接近的人是一邱之貉，於是也好奇地，匆忙地把烟草裝入烟斗裏，跑到了街上去；但惡漢們已經逃散了。

「不，你從我手裏跑不掉的！」村長叫，手裏拉着一個穿反毛黑羊皮襖的人。釀酒師趁這時候跳近前去，想要一看這沉默的搗亂者底臉；但等他看到了一個大長的下巴和一幅塗得可怕的醜臉，不由得吃驚地退後了。「不，你從我手裏跑不掉的！」村長叫，繼續把他底俘虜一直往堂屋裏拉，那人一點不反抗，安安靜靜地隨着他，好像到自己底屋子去。「趕快開乾草間底門！」村長告訴什長。「我們把他放在墨黑的乾草間裏！再到那邊叫醒書記，召齊什長，捕盡所有這批亂黨，並且今天就來判決他們！」

什長摘下了掛在堂屋牆上的鑰匙，去把乾草間底門開了。俘虜在這時候，藉着

堂屋裏的黑暗，突然以非常的力量從他手裏掙脫了。

「哪裏去！」村長叫，捉住了他，更堅牢地抓着他底衣領。

「放手，這是我呀！」聽見了尖細的聲音。

「不行，不行，兄弟，不要說裝女人，就是裝鬼，我也不能放你！」於是他被推進黑暗的乾草間了，不幸的俘虜呻吟着，仆伏在地上。於是村長在什長底護衛之下，又往書記家去了，他們的後面，跟隨着釀酒師，有如一隻冒着烟的輪船。

他們三個人都垂了頭，默默地往前走，當走到一條黑暗的胡同的拐角，都因為額上猛力的一碰，同聲喊叫起來，其時也有一聲同樣的喊叫回答他們。村長，斜睨着他底眼睛，驚惶中看出是書記帶着兩名什長。

「我正要到你那里去，書記先生！」

「我正要向你請命，村長老爺！」



「發生了奇事啦，書記先生！」

「奇怪的事，村長老爺！」

「怎麼回事？」

「青年們發狂了吧！成羣結隊地在街上胡調。他們拿這樣的話來報酬您底恩厚，總之可恥；醉酒的水兵也怕污了他底舌頭。（這個羸瘦的書記，穿着條紋布褲子和酒麪色的背心，說話時把他底長脖子向前一伸，立刻又縮回它到原先的狀態。）我剛纔打盹，就被這些該死的暴徒底猥褻歌唱和彈敲把我從床上吵起了！想好好地叱罵他們一番，誰知等我穿好褲子和背心，全都跑的無影無蹤了。可是，爲首一個，沒有逃出我們底手。他此刻在監禁囚徒的房子裏唱呢。我心裏急得冒火，想認出這隻鳥，但他底臉皮抹了煤灰，好像被釘子釘死的囚犯的鬼。」

「他穿的什麼，書記先生？」

「狗兒子穿的反毛黑皮襖，村長老爺！」

「你不說謊嗎，書記先生？假如那暴徒現在押在我底乾草間裏怎樣？」

「不會，村長老爺！請原諒我底話，你自己有些弄錯了。」

「拿燈火來，我們看看他！」

燈火拿了來，門開了——村長看見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大姨子，他驚疑地喊了一聲。

「請你說，」她隨着這句話朝他衝去：「你不是還沒有昏透嗎？你把我推進墨黑的乾草間的時候，你底獨眼的頭殼裏還有一滴腦子沒有幸而那鐵鉤子沒有撞破我底頭。難道我沒有對你喊叫——說是我嗎？你這不得好死的熊，用自己的鐵掌抓住我，就是一推在這世界上有鬼催逼你！」

她說完話就走出大門，到街上做自己底什麼事情去了。

「是的，我現在纔看出這是你！」村長醒悟似地說。

「你怎麼說，書記先生：那個該死的匪首不是大無賴嗎？」

「大無賴，村長老爺！」

「不是到我們把所有這批流氓好好教訓和按公法處置他們一下的時候了嗎？」

「早到時候了，早到時候了，村長老爺！」

「他們，混蛋們，自己以為：見鬼？我彷彿聽見街上有大姨子底叫聲。他們，混蛋們，自己底腦裏以為我和他們一樣。他們想，我是他們底怎樣一個兄弟，一個平常的哥薩克！」說到這里，他輕輕咳嗽了一聲，眼睛怒視着額下，這使周圍的人猜測到村長準備要說什麼重要的話了。「在一千這些討厭的年號，叫它死吧，不說了；反正那麼一年，那時候的總長，列大且，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從哥薩克裏選

擇一個頂精明的人。噢！（村長說這「噢」時，一隻手朝天指着）頂精明的充當女皇底護送者。我那時……」

「不用說啦！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村長老爺！誰都知道你怎麼受過皇恩。現在該承認，是我有理了；我底心裏很是抱歉，如果說——這個穿反毛皮襖的暴徒是我拿着的不是？」

「對於這個穿反毛皮襖的魔鬼，正可藉他以警效尤，給他帶上刑枷，依法懲治！使他們知道，什麼叫做官權！村長吃誰底飯，不是吃皇帝底嗎？然後我們一步一步再收拾別的小子們；我不會忘記，該死的暴徒們怎麼把豬羣趕進菜園，踏踐了我底白菜和王瓜；我不會忘記，鬼孩子們怎麼拒絕了替我打麥子；我不會忘記，可是他們投網了，我要即刻知道這穿反毛皮襖的是怎樣一個大無賴。」

● 「吃誰的飯，」照原文譯應是「受誰供給，」受誰育養。」——譯者。

「這自然是一隻有趣的鳥！」釀酒師說，當談話的這些時候，他不停地把濃烟好似裝入一杆攻城的大砲，吸進他的嘴巴裏，嘴唇剛一離烟管，就射出了一縷雲霧的噴泉。「這樣的人倒不壞，莫如把他留在酒廠裏做招徠，一定比懸在樹梢的幌子妙得多。」

這小小的打趣，顯示了釀酒師不無一些聰明，於是他決心不等別人的誇讚，就先報自己以聲音吵嚷的朗笑。

這時候他們走到了一所低小的、幾乎是陷入地裏的草房。我們底行者們底好奇心跳動了：都擁集到門前。書記掏出鑰匙，往鎖上亂擰一陣；但這是他底皮箱上的鑰匙。躁急越漲大了。他把手插入衣服裏去摸，翻攪，也沒有尋到它。

「這裏呢！」他說，最後，從他底褲子上的大口袋底下，把它找着了。

這一句話，把我們底英雄們底心溶成了一個，這顆大心躍動得這樣有力，它底

不平衡的碰擊聲，至於沒有被鑰鎖底相觸聲所掩蔽。門開了，於是……村長底臉白得像一塊布；釀酒師感覺着冷和頭髮往上豎。恐懼出現在書記底面部；什長們生長在地上了，不能自制地緊閉着他們底掀突的嘴；他們眼前站着的是大姨子。

她所受的驚惶也不少於他們，略一省悟，就向他們走來。

「站住！」村長用粗野的聲音喊，把她又關回門裏了。「上帝，這是魔鬼呀！」他繼續喊。「火點火！不必可惜這公家的房子！燒死她，燒死她，連一塊鬼骨頭也不許剩留在地上！」

大姨子在門裏聽見了嚴酷的判決，害怕得號哭起來。

「你怎麼了，兄弟！」釀酒師說。「感謝上帝，你底頭髮差一點還沒有白完，到此刻可仍然傻俚傻氣：那普通的火燒不了妖婆的，只有烟管裏的火纔能燒死她。住手吧，我現在一切都預備好了！」

說完他就把烟斗裏的燃灰撒在一束乾草上，吹這時候，失望降在可憐的大姨子底心裏：她大聲地向他們哀求和解釋着。

「且住，兄弟！爲什麼無益地犯罪？也許這不是一個魔鬼呢！」書記說。「如果她能在那里穩坐不動，聽我們底吩咐在自己身上畫十字，就是最好的證明。她不是魔鬼了。」

提議照行了。

「給我老老實實的，魔鬼！」書記又說，嘴唇貼着門縫。「如果你從那地方不跳起來，我們就開門。」

門開了。

「畫十字！」村長說，同時朝後看一眼，彷彿當退兵的時候尋找個安全的地點。  
大姨子畫十字了。

「見鬼，真的，這是大姨子！」

「什麼鬼把你拉進了這屋子，親家媽媽？」

大姨子啜泣着，說青年們怎樣在街上捉住她，抱着，雖然她抵抗，終於被他們投進這房子底大窗裏，並且把百葉窗釘了。書記看了一下：大百葉窗上的合葉裂開了，只有一塊木條在頂上釘住了它。

「你好，獨眼的鬼！」大姨子叫着朝村長奔去，他急忙地躲退，還繼續注視着她。「我知道你底陰謀：你願意找個機會害死我，你可以更自由地和女孩子去調情，使什麼人也看不見你這白髮老頭子怎樣糊塗。你想我不知道，你今晚同甘娜說些什麼話？噢，我一切都知道。我是不容易騙過，也不像你那種拙笨的頭腦的。我已經忍耐久，可是以後你別生氣……」

說到這里，她舉起拳頭對麻木了的村長搖兩搖，就很快地走了。



「不，不是玩笑，有魔鬼作怪，」他想用力搔着自己的頭蓋

「捉住了！」這時候什長們快樂地喊。

「捉住誰了？」村長問。

「穿反毛皮襖的魔鬼。」

「把他給我！」村長叫，把帶來的俘虜抓在了手裏。「你們瘋了！這不是醉鬼卡

連柯麼！」

「怎麼會漏掉呢！是到我們底手裏了，村長老爺！」什長們回答，「這些該死的青年圍在小路上，跳舞，鬧，說腌臢話，從手裏拿出……鬼附了你們……我們怎麼失落了那隻鳥，却抓住了，他只有上帝知道！」

「在我底權力上全村的人都得歸我指揮，」村長說：「現在立刻搜捕這些強盜，看情形不對，就把在街上找到的全捉來，交給我處辦……」

「饒恕吧，村長老爺！」幾個人叫着說，兩腳立正着，「假如看見了，怎樣的醜臉呀！上帝罰我們，也生下了，也受洗禮了——却不曾看見這樣不潔的像貌。還不夠罪過嗎，村長老爺？他們嚇那些好人，以後將沒有一個婆婆不提心吊膽的了。」

「我嚇你們一嚇！你們是怎麼的？不要聽嗎？你們，自然嘍，你們支架他們底手腕。你們叛黨！這是怎麼的？……呵這是怎樣的？你們煽惑謀反！……你們……你們……我去報告給特派員！立刻，你們聽啊，立刻你們逃罷，像鳥兒飛罷！我把你們……你們對我……」

全體散開去捉人了。

五 女淹死鬼

無論對於什麼沒有一點不安，也不顧慮被派出來追捕的人，這次動亂底禍首慢慢地向那老房子和水池走去。我想，我不用說明這人就是列夫叩。他底黑的皮襖是解開着；他把帽子拿在手裏；汗珠像雨點一樣從他身上流下來。楓樹林黑得莊嚴而陰鬱，只面朝月亮那一邊的樹頂濛着一層銀色的薄霧。靜謐的池水用新鮮的氣息吹着這疲倦的行人，他意不由主地走到岸邊。一切都是沉寂的；僅僅聽見樹林底深處有畫眉鳥底啼唱。不可抵抗的夢倏地遮閉了他底眸子；疲倦的四肢開始忘失和陶醉了；頭垂下了。……「不，我還是睡在這裏的！」他說，抬了抬腿，揉了揉眼睛。他一看：他面前的夜是更加雄美了。一種奇異的迷醉的光輝和月光交混着。他從來不曾遇見像這一樣的夜。銀色的霧籠罩着周近。開花的蘋菓樹和夜間的花底芳香流在全部的地面。他驚異地看着不動的池水：一座舊式的紳士的房子倒影在下面，它底外觀是雅潔的，而且顯得很莊嚴的。百葉窗後面露着明亮的玻璃窗和門。黃金

透過清晰的玻璃耀着光芒。奇怪呀，窗似乎開了。他振起精神，不動，也不把眼睛離開水池，他覺得彷彿移到水池深底了，他看見最初是雪白的肘腕倚在窗口，隨後出現一個可愛的女子頭面，靠在了肘上，一雙晶瑩的眼睛，安閒地在頭髮的黑波底空隙間流閃着。他看見她輕輕地搖着頭，她招着手，她笑了……他底心跳動了！水顫抖了，窗又關了。他緩緩地離開水池，又朝房子看了一眼：黝黑的百葉窗是開着的；玻璃在月下發光。「真的少要相信人們底傳說，」他私自想。「房子是簇新的，顏色是生動的，好像今天纔油刷了它；這裏一定住着什麼人。」他不聲不響地走近前去；但屋子裏完全是寂靜的。成羣的畫眉鳥有力地高唱着歡快的歌，當聽見了唿哨的音響和蝻蟲底雜鳴或水鳥用牠們底光滑的鼻子在平闊的水鏡上彈奏一聲，那時候，牠們就彷彿是死在疲倦和溫柔裏了。一種甘甜的安靜和適意，列夫叩在他底心裏感覺着了。他把四弦琴拿好，就彈唱起來。

噯，你，月呀，我底好月呀！

和你，雲霞，雲霞明亮！

噯，照向那所宅院吧，

那裏有一位美貌的姑娘。

窗慢慢地開了，還是他剛纔在池邊看見的那女子頭面，露了出來，注意地聽着歌。她底纖長的眼毛半遮了眼睛，她底面色蒼白，像白布，像月光；但奇怪，却是怎樣的美麗呀！她笑了！列夫叩打了一個寒噤。「唱給我聽，年青的哥薩克，隨便什麼歌都好。」她低聲說，傾斜着她底頭，放下了那極厚重的眼毛。

「那麼唱什麼歌給你聽呢，我底漂亮的小姐。」

眼淚緩緩地順着她底蒼白的面頰流下。「青年啊，」她說，在她底話裏顫抖着一種曖昧的聲音。「青年啊，把我底繼母找給我！我對於你什麼都不可惜。我酬謝你。我豐富而貴重的酬謝你！我有手鐲，綉花緞，珊瑚，項鍊。我贈給你真珠穿織的腰帶。我有金子：青年啊，把我底繼母找給我！她是一個可怕的妖婆：在光明的世界上她不會給我一天安寧，她虐待我，逼迫我工作，像一個普通的農夫。你看看臉，這是她用她底妖術酒杯在我底兩頰染了的紅疹。看看我底雪白的頸：它們洗不掉！它們洗不掉！它們無論怎樣洗不掉，這是她底鐵爪底青痕，看看我底雪白的脚，它們行走過很多，只不是在地氈上——在火熱的沙上，在潮溼的泥上，在生刺的荆棘上！它們纔行走過！再看看眼睛，看看我底眼睛：它們因為眼淚看不見什麼了！……找她，青年，把我底繼母找給我！……」

她底聲音突然提高起來，又立刻停止了。眼淚的河順着蒼白的臉流下。困重的

感觸充盈的憐惜和悲哀，壓住了青年底心懷……

「我準備爲你犧牲一切，我底小姐！」他義憤填胸地說：「可是我到哪裏尋找她呢？」

「看呀，看呀！」她着急地說：「她在這裏！她在岸上和我底姑娘們牽着手跳舞，晒月光哩。但她是詭詐和狡猾的。她把自己裝扮個女淹死鬼的樣子；但我知道，但我聽見她是在這裏的。因她，我痛苦，煩悶。有她，我不能像一條小魚那樣輕快和自由地游泳，我只好像一把秘密的鑰匙，呻吟地沉沒在水底下。捉住她，青年啊！」

列夫叩向岸上看去：姑娘們在銀色的薄霧裏閃爍着，輕得好像影子。穿着白的、彷彿用野百合做成的衣衫，金的項鍊，頸珠，杜卡特。在她们底頸間放光；但她們都是蒼白的：她們底身體像似透明的雲的層疊，在銀光的月下照得通亮。跳舞的圈子

轉得離他近了。聽見了聲音。

「來做烏鴉戲，來做一回烏鴉戲呀！」大家喊，彷彿黃昏寂靜的時光，被風神底嘴吹動了的塘裏的蘆葦。

「誰扮烏鴉？」

抽籤了——一個姑娘從羣裏走出。列夫叩看她臉，衣服，她底一切都和別個的一樣。他看出她不喜歡扮這個脚色。姑娘們擺開行列，並且等敵人一來侵襲，就都迅急地跑開了。

「不，我不要扮烏鴉！」那姑娘疲乏到無氣力地說。「我不願意去攪攪那可憐的母親！」

● 烏鴉戲是一人扮烏鴉，牠要掠劫別人所扮的小雞；另一人扮母雞，等烏鴉來襲的時候，

牠要保護小雞，去和烏鴉抗鬥。——譯者。



「你不是妖婆」列夫叩想。

「誰再扮烏鴉。」

姑娘們重又聚到一處抽籤了。

「我扮烏鴉！」裏面走出一個。

列夫叩開始仔細地看她底臉。她迅速而勇敢地追趕着，奔馳着，想立時捕獲她底目的物。這時，列夫叩發現她底身體不像別個那樣透明：它底內部藏着黑色的東西。忽然一聲長叫，烏鴉衝來抓住裏面的一個，撕她，使列夫叩驚異的，似乎看見她伸出利爪和在她底臉上閃着猙獰的惡笑。

「妖婆！」他突然用手指着她說，便轉回房前去。

小姐笑了，姑娘們嚷着，爭先地把烏鴉擒來了。

「用什麼酬謝你呢，青年？我知道，你不需要黃金你愛甘娜；但是刁惡的父親阻

礙你娶她。現在他不阻礙了，拿去吧，把這張使箋交給他。」

雪白的小手伸出來了，她底面龐奇異地光明了和活潑了。他帶着不可思

議的戰慄和心理迫壓的震動接過使箋。他醒了。

## 六 醒

「莫非我睡過了嗎？」列夫叩對自己說，從小土邱上站起來。「這樣真切，和醒着的時候一樣！奇怪，奇怪！」他重復地說，張望着。月亮正停在他底頭頂上，告訴他是半夜；到處是靜靜的；涼風從池面吹來；他前面悲哀地立着緊閉窗門的老房子；青苔和野草說明早就沒人在那裏居住了。他連動着他底做夢時壓得拘攣的胳膊；等他一想起了她底使箋，他幾乎驚得叫出聲了。

「哎，若是我能認識這上面所寫的字呀！」他想，翻來掉去地看那張紙。一陣喧嚷這時候起在他底身後。

「不要怕，一直去抓住他！怕什麼？我們是十個人呀。我擔保，這是人，不是鬼！」

「村長這樣對他底同伴們喊，於是列夫叩覺着被幾隻恐懼的不住打戰的手捉住了。」揭掉你底假面具罷，朋友。你把人們渾攪得夠了！」村長說，抓住了他底衣領子，忿怒地用眼睛看着他。「列夫叩兒子！」他喊，放了手，驚得朝後退。「這是你，狗兒子！看呀，鬼養的！我以為怎樣個大無賴，怎樣個反毛的妖怪開的玩笑呵，找到了，全是你！不消化的粉塊，堵住你爸爸底喉嚨！」你慫恿在街上搗亂，編歌曲：「列夫叩，列夫叩！這是怎麼的，很明顯的，你是有一條好脊背骨的，列夫叩！」

「等一等，爸爸准許我遞給你這張便箋，」列夫叩說。

「現在還不到便箋的時候，小夥子押起他！」

「等一等，村長老爺！」書記說，接過便箋：「特派員底手筆！」

「特派員？」

「特派員？」什長機械地重複一句。

「特派員奇怪，越加不懂了！」列夫叩私自想。

「念呀，念呀！」村長說：「特派員在上面寫的什麼？」

「我們聽聽，特派員寫的什麼！」釀酒師加一句，把烟管點着火，咬在嘴裏。

書記咳嗽了一聲，開始讀：

「字諭村長耶夫吐·馬叩合寧柯。查汝乃係一昏聩老物。須知汝之職責爲追索舊欠，維持村中秩序，今汝非惟不能克盡厥職，且放浪形骸，醜聲四揚。」

「喔，真的，」村長說：「一句也沒有聽見！」

書記又從頭讀：

「字諭村長耶夫吐·馬叩合寧柯查汝乃係一昏聩老物」

「住，住！不必念了！」村長叫：「雖然沒有聽見，但我知道，這地方還不會有重要的事情。念下一段！」

「准此命汝即爲汝子列叩夫·馬叩合寧柯與本村哥薩克女子甘娜·彼得雷可娃完婚，並從速修理驛道木橋，又無余允許，不得將居民之馬匹於司法官交付吏，雖彼等係逕自政府機關來。如余出巡發現有未能遵命辦理者，則必執汝是問。特派員，前陸軍中校叩之馬·介里卡·得理司潘諾夫。」

「就是這樣的事情！」村長說，撇着嘴。「你們聽見了嗎，聽見了嗎：一切都要村長負責，因此只有服從村長！絕對地服從！不然，請原諒。」而你，」他繼續說，轉向列叩夫。「爲了特派員底命令——即使我懷疑，他怎麼會知道的——我給你娶老婆；只是以後請你提防皮鞭子吧！你知道在我底牆上掛着它，我明天就把它弄好。」

你在哪裏拿到了這張便箋？」

列夫叩，雖然因爲他底事情這樣不意料的變化更生出了驚異，却有機智在腦裏預備下另一種回答，隱瞞住現在的秘密，說他怎樣拿到了便箋。

「我不在家的時候，」他說：「還是昨天晚上，在城裏，遇見了特派員，他跳下馬車來。問明我是我們村裏的人，他就交了這張便箋，還叫我口頭告訴你，爸爸，他回來的路上，要到我們這裏吃午飯。」

「他這麼說了？」

「說了。」

「聽見了嗎？」村長鄭重地、威嚴地說，轉向他底同行者們。「特派員要親身特訪我們弟兄們，就是說，到我這裏吃午飯。噢。」村長又把手朝天指着，把頭歪到那樣一種程度，看來像是在聽什麼。「特派員，聽見了嗎，特派員到我家裏吃午飯！你

以爲怎樣，書記先生，連你，親家，這並不光是一點子虛榮呢！是不是？」

「我還能記得一點，」書記搶上說：「沒有一個村長能得招待過特派員一餐午飯。」

「村長和村長都一般樣的嗎！」村長帶着驕傲的態度說。他底嘴唇朝下一彎，一聲頗像附近雷鳴的、困重的、駢笑在他底嘴邊響出來。「你以爲怎樣，書記先生，爲了尊貴的客人應當通知每戶——即使送來一隻小雞，一塊布，還有什麼？」

「應當的，應當，村長老爺！」

「可是什麼時候行婚禮，爸爸？」列叩夫問。

「行婚禮？我會給你行婚禮！」  
「噢，爲了尊貴的客人……明天找牧師給你行婚禮。鬼跟着你！讓特派員看看，什麼叫做公正廉明！朋友們，現在睡覺去罷！回到家裏去罷！」  
今天的事情使我想起那個時代，那時候我……說到這裏，村長照例

把他底嚴肅的有深意的眼光朝下看着了。

「哪，現在村長又要說他怎樣議送女皇了！」列夫叩說，他就邁開飛快的大步，快樂地朝着那所前面生着矮櫻桃樹的熟識的草房跑去了。

「上帝賜給你天上的王座，仁慈和漂亮的小姐！」他在心裏說。「讓你在那個世界裏永遠在聖天使中間微笑吧！我不對任何人告訴這夜所遇着的奇蹟，只對你一個人說，甘榴，只有你一個人相信我，能和我一同爲那不幸的女淹死鬼底靈魂祈福！」他走近草房了；窗是開着的；月光從窗口射進去，正照着他面前的睡着的甘娜；她底頭枕在手腕上；兩頰默默地汎光；嘴唇顫動着，朦朧中叫他底名字。「睡吧，我底美人，你得來了一切——凡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沒有比我們底醒更好的了！」他爲她畫了十字，把窗關上，就悄悄地走開了。幾分鐘後，村上的一切又睡熟了；只有一個月亮還光彩而奇異地游於華麗的烏克蘭的天空底無邊的荒漠裏。同時神秘在



空中呼吸着，和夜，神聖的夜，輝皇地燃燒着。同時大地罩在奇妙的銀光裏也更鮮艷了。可是沒有人來領略它們，都沉浸在夢鄉裏了。只偶然驛着靜默傳來幾聲若斷若續的犬吠，和醉漢卡連柯還長久地在已經睡熟的街上搖着，摸尋着他底草房。

# 魔地

（某村教堂底守者所講的往事）

N·果戈理作

原书空白页

真的，我已經講得討厭了！你們覺得怎樣呢？的確，是煩悶的，講啊，和講啊，簡直擺脫不了，好吧，我講，不過，說真話，這可是最後的一次了。是的，你們說過，正如一般的說法，認為人是可以支配不潔的精靈的。這當然，如果好好地想一想，在世界上有種種的時境，但你們不要說這些吧：魔鬼的力量想要迷惑你，就迷惑你了；真的，就迷惑了！你們聽吧，我底父親一共有我們四個人；我那時候還是一個糊塗蟲，我總共纔十一歲。還不是，不是十一歲。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候，有一次我竟用

四肢爬起來，並且狗似地吠叫着，父親搖着頭，對我喊：「哎，佛馬，佛馬！你已經是結婚的年紀了，可是你還混蛋，好像一匹幼小的騾子！」

我底祖父那時候還活着，兩條腿還能走——讓他在那個世界裏少打些飽咯罷，——很是健康。有時候他會想出一些花樣——但這樣叫我怎麼講故事呢？一個爲了自己底烟管，在火爐裏掘了整整一個鐘頭的炭火，另一個爲着什麼事情跑到過道屋裏去了。到底怎樣！如果不願意聽，倒好，然而又是你們自己要求的要聽，就聽呀。

父親還是在開春就趕着貨車往克里木賣烟草去了；不過我不記得，他是套了兩輛車還是三輛車；烟草在那時候正是好價錢。他把我底一個三歲的弟弟帶在自己身邊，想使他早早地學習趕車的職業；我們留在家裏了；祖父，母親，我，弟弟，和另一個弟弟。祖父在道旁種了一片瓜園，就移住在窩棚裏，把我們也帶在身邊，叫我們驅

逐落在瓜園裏的烏鴉和鵲雀。我們在這時候過的不能夠說壞，常常一天裏吃多少西瓜，甜瓜，蘿蔔，玉葱，碗豆，肚子裏，真的，好像總有幾隻公雞在叫。噢，瓜園是頗有進益的：大道上的過路人很多，每個人都要吃一點西瓜或甜瓜，從附近的一些村莊上有時候，人們還拿雞，雞蛋，印度雞來交換。居民們都是很好的。

但祖父最高興的是每天有五十輛營商的貨車經過。你們知道，他們是有經驗的人，只要講一點什麼，你底耳朵就得豎起來了！這對於祖父也一樣，好像餓肚子時候的湯糰。他時常遇見老朋友——每一個人都認識祖父——你們自己猜想一下那該怎樣吧，當一些老年人聚到一處的時候：那個，那個，那時候，那樣的事情，那樣的事情。噢，就談起了上帝知道，他們想起了多麼久遠的事情。

有一次——你看，真的，彷彿是現在發生的一樣——太陽已經落了，祖父在瓜園裏來來回回地走，從西瓜上取下爲使它們不被太陽曝曬，白天裏用來做遮蓋的

葉子。

「看哪，奧司大普，」我對弟弟說：「那邊來了幾輛貨車。」

「哪里有貨車？」祖父說，在一個大甜瓜上作了一個記號，恐怕被孩子們偷吃了。

大路上的確，走來了五輛貨車。在前面走着的一個車夫底鬍鬚已經灰白了。沒有幾步——怎麼對你們說呢——十來步吧，他站下了。

「你好啊，瑪克辛！上帝打發我們在這里遇見了！」

祖父斜瞬着眼睛：「呵，你好，你好！上帝從哪里把你帶來了呢？包列契卡也在這里嗎？你好，你好，兄弟們！什麼鬼呀！全都在這裏了！連科魯頭特雷勤克！連皮且雷恰連！未列叩！連史勤珂！你們都好呵，哈哈，喉，喉——於是都接起吻來了。」

牛都卸下來放到草地上去吃草，車停在路上；人們都在窩棚前面坐下，圍了一

圈，吸着烟管。但他們哪里是想吸烟，祇顧說些笑話和閒談，一個人也沒有正經地吸烟。晚餐後祖父開始拿甜瓜款待客人們。每個人拿了一隻甜瓜，用小刀乾乾淨淨地削了皮，（他們都是老手，跑過許多的道路，知道世界上的各種的吃法，他們現在好像就是坐在紳士家裏的食桌旁邊，）仔細地削過了，每個人又用手指把瓜通了一個孔，喝了裏面的汁液，然後纔把瓜分成一塊一塊，放進嘴裏了。

「孩子們。」祖父說。「你們怎麼張着自己底嘴呀。跳舞啊，狗孩子們！奧司大普，你底笛子在哪里呢，呵，呸——來。哥薩克舞佛馬，把手插在腰上！呸來吧，咕卜！」

我在那時候是一個活潑的少年。可詛咒的老年啊！現在我已經不能夠那樣地走了；代替了所有的跳躍的是兩腿底蹉跎了。祖父同車夫們坐着，久久地望着我們。我看出他底腿不能夠放穩在一個地方了；是的，好像有什麼東西觸動着它們。

● 「咕卜」是跳舞時喊的拍子。——譯者。



「看哪，佛馬，」奧司大普說：「如果這個老傢伙不跳舞纔真怪呢！」

你們想吧，怎樣他還沒有說完——老頭子就再也忍耐不住了！你們應該知道，他是渴望着要在那些車夫面前露一露臉哩。

「我說，鬼孩子們！難道舞是那樣跳法嗎？看看是怎樣跳法。」他說，踏起兩腳，伸開兩手，拍着靴後跟。

噢，沒有話說，他跳得真好，就是同海七曼太太也不會跳得再好了。我們朝後躲開了，老傢伙扭轉着兩腿，在靠近西瓜和壠吐的全部的光地上跑起來。然而剛跳到半路，將想要旋風似地去轉動自己底脚步，大跳一回的時候，——兩腳都抬不起了！就抬不起了！什麼鬼呀！他又轉向後面，跳到中間，——跳不動了他怎麼辦呢——跳不動了，就跳不動了！兩腿立在那里，好像兩支木頭。「看呀，這魔鬼的地方看呀，這

撒旦統治的地方是那個伊羅德，人類底仇敵攪進來了！「噢，他在車夫們面前怎麼能夠忍受這個侮辱呢？他重又跳起，而且開始跳着很小的、很好看的脚步，跳到中間——又不行了！他又跳不起來了，就完了！」

「呵，可惡的魔鬼！想叫我拿一個爛甜瓜摔你嗎？你想要在還是幼小的時候就死掉嗎，狗兒子！你看他給這個老年人加上了怎樣的侮辱啊！」——在後面確實有一個人笑了。

他朝周圍一看：沒有瓜園，沒有車夫們，什麼都沒有；後面，前面，兩旁，是光滑的田野。「噯！SSS……你看看啊！」他開始斜瞬着眼睛，——這地方似乎並不是完全陌生的：一邊是樹林，樹林後面伸出一枝竿子，遠遠地便可以看見它貼在天上。什麼鬼呀？那是牧師底菜園裏的鳩舍！另一方面也有什麼閃着灰澄澄的光色；他細一看，是縣書記官底乾草房。不潔的力量把他拽到哪裡來了呢！他轉了一個圈子，找到一

條小路。沒有月亮：乳色的光線從雲端裏射出，「明天要刮起很大的風！」祖父想。忽然——道旁的一座小墳墓裏出現了燭光。「看哪！」祖父站下了，兩手叉着腰，再看燭光消滅了，那邊不遠的地方又燃起了一枝。「寶物！」祖父喊：「我敢打賭，若不是寶物，上帝纔知道是什麼了！」他已經往手裏吐了口吐沫，預備去掘，但一下子想起手裏並沒有鋤，也沒有鏟。「哎呀，可惜！有什麼人知道呢？也許只要拔出一棵草根，把它放在這里就行了，呵，親愛的！沒有別的法子，至少這可以做一個記號，使得過後不致於忘記這個地方！」

他去拽過一棵折斷了的粗壯的樹枝，那顯然是被狂風刮下的，他把樹枝放在那座有燭光的墳墓上，隨後就順着小路走了。年青的橡樹林漸漸稀薄了：一道籬障顯露出來。「噢，是的！我說，這不是牧師底菜園嗎？」祖父想：「這也是他底籬障！現在離瓜園一里路都不到了。」

然而等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他連湯糲也不想吃了。他叫醒我底弟弟奧司大普，祇問一聲車夫們走了多久了，就裹進皮襖裏去了。當奧司大普開始問：「祖父，魔鬼今天把你帶到哪里去了。」「不要問啦，」他說，裹得更緊了。「不要問啦，奧司大普：否則——你底頭髮要變白囉！」說完就打起那樣的鼾聲，連那些落在瓜園裏的麻雀，都要驚得飛到天空去了。但他哪里就會睡成那樣呢！沒有什麼說的，他是一個狡猾的漢子。上帝給他天國的平安吧！他總是懂得佈置一切的事情的。有時候他會唱起那樣的歌曲，竟使你要咬住自己底嘴唇子。

在第二天，黃昏將纜蓋在田野上，祖父就穿上了外套，繫好了腰帶，腋下夾起鋤和鏟，把帽子戴在頭上，喝了一杯燒酒，用衣服邊子拭了拭嘴唇，就一直就奔牧師底菜園去了。他走過籬障，走過矮矮的橡樹林。這里有一條小路繞過樹木中間，通到田野；彷彿就是那條小路。他走到田野裏——完全是昨天的那個地方：那邊凸出的是鳩

舍，但看不見乾草房。「不，這不是那個地方，那個也許是再遠一點；顯然應當轉向乾草房去！」他向後轉了，走上另一條路，——乾草房看見了，可是鳩舍沒有了！他又朝鳩舍那邊走近些，乾草房又沒有了。田野上，好像老天故意地爲難，淋下小雨來了。他重又跑向乾草房，——鳩舍不見了。向鳩舍，——乾草房不見了。

「該死的撒旦，想叫你等不到看見自己底孩子們嗎！」這時候，雨却像從提桶裏倒下來一般了。

於是他脫下新皮靴，包在一塊布巾裏，免得被雨水把它浸透。他跑得那樣地快，就像貴人底走馬。他到達窩棚的時候，全都濕透了，他扯過皮襖，蓋在身上，便開始在牙縫裏抱怨着什麼，而且用我生來還沒有聽見過的那樣的句子咒罵着魔鬼。我承認，就是我如果在白天遇到這樣的事情，也會紅臉的。

在第二天，我醒來後，看看祖父已經在瓜園裏忙着了，彷彿沒有遇見過任何的

事情，並且拿牛蒡子遮蓋西瓜。到吃午飯的時候，老頭子又談話了，甚至還恐嚇我底小弟弟，說要把他當做西瓜拿去換一隻公雞；吃完午飯，他自己用樹皮做成一個笛子，吹起來了；一面又給我們甜瓜吃，叫我們高興，那瓜彎做三道彎，好似一條蛇，他把這種瓜叫做「土耳其人」。現在我無論在哪里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甜瓜，真的，那種甜瓜籽是他從很遠的地方弄到的。

傍晚，已經吃過晚飯，祖父爲了給晚生的東瓜掘挖新的壟畦，帶着鋤鏟走出去了。他經過那塊魔地的時候，不能夠忍住不在牙縫裏罵一句「該詛咒的地方」！他走到中間——那個前天他跳不起舞的地方，憤怒地用鏟敲擊了一下，他一看——他底周圍又是那樣的田野：一邊上伸凸着鳩舍，一邊上——乾草房。「噢，好，他想起這次他是帶着鏟了。那是那條小路那邊立着的是那座墳墓，那是他放上的樹枝，那邊燃着燭光，祇要我別弄錯吧！」

他悄悄地向前去，把鏟朝上舉起，好像去打那闖進瓜園裏的野豬。他站在墳墓前面了。燭光滅了。墳墓上躺着一塊生了草的石頭。「必須揭起這塊石頭！」祖父想，於是着手從各方面來撼動它。該死的石頭是很大的！然而他使兩腳緊緊地踏着地，終於將它推下墳墓了。「哈！」從那裏轉下，是一道山谷。「往那裏去是你底道路！現在可以很容易地去幹事情了。」

祖父站在那里，掏出了烟盒，把鼻烟倒在手裏，剛要向鼻子送去，突然有什麼東西「Tchee-hee」在他底頭上打了一聲噴嚏，從樹上洒了祖父滿滿的一臉。「你要噴嚏的時候，你也該把臉轉過去一點！」祖父說，擦着眼睛，他一看——什麼人也沒有。「不，大概是魔鬼不喜歡鼻烟吧！」他接着說，把鼻烟盒藏到懷裏，又拿起鏟來。「他混蛋，這樣的鼻烟不論他底父親、他底祖父都沒有福氣聞過的！」他開始掘了，——土是鬆的，鏟毫不費力地下去了。聽見有什麼東西響了。扒開了泥土，他看見一

隻鐵罐。

「啊，親愛的，原來你在這裏呢！」祖父喊，用鏟按着它。

「啊，親愛的，原來你在這裏呢！」一隻鳥嘴叫了，啄着鐵罐。

祖父往旁邊躲一躲，放下了鏟。

「啊，親愛的，原來你在這裏呢！」一個綿羊頭從樹上叫了。

「啊，親愛的，原來你在這裏呢！」一隻熊叫了，從樹木中間伸出自己底嘴鼻。戰慄擒住祖父了。

「在這里說話是可怕的！」他怨忿地對自己說。

「在這里說話是可怕的！」鳥嘴叫了。

「說話是可怕的！」綿羊頭叫了。

「說話！」熊叫了，



「哼……」祖父說，自己害怕起來了。

「哼！」鳥嘴叫了。

「哼！」羊頭叫了。

「哼姆！」熊叫了。

祖父恐怖地轉回身去：我底上帝，是怎樣的夜呀！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周圍是坑穴；脚下是無底的峻岸，頭頂上是高山，那山似乎就要倒在他底身上了！尤其使祖父驚異的是在山後面張望着一個醜臉，喂！喂！鼻子，——好像鐵匠的風箱；每個鼻孔可以裝一提桶的水嘴唇，真的，好像兩個水槽！一雙紅色的眼睛朝上翻着，舌頭伸在外面，發着怒。「鬼跟你去吧！」祖父說，拋了鐵罐。「讓你底寶物也跟你去吧！這樣的醜陋的臉！」他已經跑開了，但他一看——看見一切還是同先前一樣。「這只是不潔的精靈來恐嚇我！」

他又彎回去拿那鐵罐，——不能夠，很重！怎麼辦呢？放它在這裏是不行的！他運出全身的力量，兩手握住它：「一下子，一下子！再來，再來！」於是拽出了。「喔哈！現在聞點鼻烟吧！」

他摸出鼻烟盒。在沒有倒之先，他好好地看了一會，沒有什麼人嗎？似乎沒有；但又使他奇怪了，樹幹喘息和膨大起來了，耳朵露出來了，紅色的眼睛凝視着了，鼻孔張開了，鼻子皺縮了，看哪，又要打噴嚏了。「不，我不聞鼻烟了！——祖父想，收起鼻烟壺！——撒旦又要噴射我底眼睛了！」他趕快地抱起鐵罐，用出全部的精神跑開去；祇聽見背後有什麼東西拿棒子敲打他底腳跟：「！——哎！哎！哎！」祖父叫，一面儘着全力地跑。直等到跑近了牧師底菜園，才算喘上一口氣來。

「祖父到哪里去了呢？」我們想，足等了三個鐘頭。母親早就帶着一鍋湯糲從村裏來了。可是祖父沒有了！我們又是自己吃了晚飯，飯後母親洗了鍋子，便去尋找

傾倒髒水的地方，因為周圍全是壠畦。她看見有一個圓桶一直向她走來。天空是那樣的黑暗。當然，她以為是哪一個年青人淘氣，藏在桶後面，往前移動它。「正好，把污水潑在他身上吧！」她說，就把一盆滾熱的髒水潑過去了。

「哎！」那東西用低音叫了她一看——是祖父。但誰知道是他！真的，我們只見是一隻桶走來了！我承認，雖然這有點罪過，可是真的，當白了頭髮的祖父全身淋着污水，而且滿身糊着西瓜皮和甜瓜皮的時候，也真是滑稽呢。

「看哪，鬼婆子！」祖父說，用衣襟擦着頭：「怎麼拿熱水潑我呀！把我當做聖誕節用的豬嗎？小夥子們，現在給你們帶來買餅干的錢了，來吧，狗孩子們，來穿金的衣衫吧！看哪，這里來看哪，我給你們帶來什麼了！」祖父說，打開了鐵罐。

你們怎樣想，你們以為那裏是什麼？至少，你們以為那裏是好東西？金子？不是金子，是髒土，塵芥：說來慚愧，是什麼東西。祖父吐了一口，丟了鐵罐，隨後又

洗了手。

從這時候以後，祖父就叫我們發誓永遠不相信鬼怪。「你們也不要想，」祖父常常對我們說：「無論基督耶穌底敵人說什麼，都是胡謔，狗兒子！他連一個錢的真理也沒有！」並且，有時候這老頭子將一聽到在哪里有一點不安靜。「呵，來，弟兄們，畫十字！」對我們叫：「這樣畫！這樣畫！好，好！」他便開始畫十字。而那個該詛咒的地方，那個跳不起舞的地方呢，他用籬障隔上了，他命令往那裏傾棄一切的無用的東西，所有的亂草和從瓜園裏挖出的爛土。

你看不潔的力量怎樣地支配着人啊！我很知道這塊土地：不久以後鄰居的哥薩克從父親手裏租了它做瓜園。是一塊好地，收穫總是可驚的；但在那塊魔地上永遠長不出好東西來。種上，長出來的東西，簡直辨別不出是什麼，西瓜——不是西瓜，南瓜——不是南瓜，黃瓜——不是黃瓜；鬼知道是什麼東西！

原书空白页

# 馬車

N・果戈理作

原书空白页

小城B，當×××騎兵團開始駐紮在那裏的時候，就很有生氣了；這以前那裏却是沉悶得可怕。什麼時候，你經過那裏，你一看那些面朝街的、寒酸到不敢相信的、低矮的塗油的小房子，於是——沒法形容，那時候在心裏起了怎樣的觀感；是那樣的煩惱，彷彿，或者輸了錢，或者做出怎樣一件不合理的愚蠢行爲——一句話：不好。房子上的粘土被雨水洗掉了，牆壁由白色變成了花斑色；房頂大部份是用蘆草蓋的，如同在我們底南方的城市裏普通所有的那樣。爲了整頓市容，市長打早就命令



把花園裏的樹木砍倒。在街上你遇不到一個魂靈，至多是一隻雄雞橫過輾得像枕頭似的路去，這條路，因為舖着二寸半厚的塵土，下一點雨，就變成泥濘，那時候小城B底街道上便充滿了被本地的市長叫做法蘭西人的那種肥大的動物，牠們從自己底浴池裏擡出嚴肅的嘴鼻，揚起那樣的叫聲，使過路的人唯有趕馬快跑的一個方法。但是，在小城B裏遇見過路人乃是難事。少，很少纔碰着怎樣一個養有十一名農奴的地主，穿着棉布的禮服，坐在半似蓬馬車半似送貨車的車裏，顛顛簸簸地走下街去，一面從堆積的面粉袋後邊向外窺視，一面輕輕地打着粟色的牝馬，在牝馬身旁跑着一匹馬仔。那交易市場也有幾分悽淡的景象：一家裁縫店不把全部正面現出，而特別愚蠢地突出一個稜角；對着它是一座建築了十五年的、有兩扇窗戶的石頭房子；再遠一些是那孤零零站着的時髦的板壁，用灰漆油成了泥土一樣的

顏色，這是市長在自己底青年時代造起給別建築物做模範的東西，那時候還沒有吃完中飯立刻午睡和夜間喝乾楊梅熬製的藥酒的習慣。在其他的方面幾乎全是柴籬。廣場底中間，有幾所很小的店舖；在它們裏面時時可以看見一束面包圈，一個纏着紅頭巾的農婦，一普特●肥皂，幾磅苦杏仁，射擊用的散彈，木棉，和整天都在門前玩着索釘●遊戲的兩個店員。

可是騎兵團剛纔開始駐紮在小城B裏，一切便都改變了：一些街道染上顏色，活潑了，……總之，完全換了另一副樣子；那些低矮的小房子時常看見敏捷而結實的軍官，頭頂豎着纓毛，從旁邊走過去和一個同事談論晉級，談論各種不同的烟草，有時候還把一輛輕馬車放在紙牌上做賭注，這輛馬車可以叫做團部的，因為它從

● 一「普特」合三十中國斤——譯者。

● 遠遠立起幾根小木柱，用一隻木球擲過去，多的便贏——譯者。

來沒有離開團部，它曾經巡閱過所有的人。今天少佐坐在它裏面，明天它會出現在中尉底馬廐裏，過一星期，看吧，又是少佐底馬弁給它擦油了。房子和房子中間的木柵上，全都掛滿了拿出來晒太陽的軍帽；灰色的外套，不斷地顯現在什麼地方的門口；小巷裏有許多兵士，生着一嘴堅硬的鬚鬚，好似皮靴的刷子。這些鬚鬚到處都看得見；攜着屏斗的鄉下女子們集聚到市場裏嗎——她們底肩膀後面，一定是鬚鬚們在看着。

軍官們帶活潑了這處以前祇由一個同某助祭底太太住在一間屋子裏的法官和一個機警的人物，却是終日從午飯到夜晚從夜晚到午飯總在睡覺的市長所組成的社會。自從旅長將軍底旅部移到這裏，這個社會就更增加了人數和興趣。附近的地主們，關於他們底存在，以前誰也沒有想到過，現在也開始屢次地鑽進縣城，和軍官老爺們會晤，而且有時候還要玩一玩紙牌，這東西很早就非常模糊地夢見

在被播種，老婆底命令和野兔弄疲倦了的他們底頭腦裏了。

很是遺憾，我不能夠憶起，因為什麼事情旅長將軍擺設了一次大宴會這宴會底準備是大規模的；將軍底廚房裏的廚師們底菜刀響聲，在離近城門口那裏就聽見了。這次宴會把整個的市場都搜集去了，因此法官和自己底同居的助祭底太太只好吃蕎麥粉做的煎餅和澱粉質的蒸糕。將軍的旅部底小小的庭院裏排滿了輕馬車和篷馬車。這個集會是由男子組成——軍官們和幾個附近的地主。地主們中間最著名的是皮伐勾耳·皮伐勾洛未奇·且爾透庫次基，他是B縣裏重要的貴族裏面的一個，在選舉會上他比任何人要喧噪些，並且乘一輛華麗的馬車到那裏去。池以前曾在一個騎兵團裏供職，也屬於那些出名和顯耀的軍官們數目中的一員；至少，只要他們底團部駐紮在那裏，人們就可以在許多跳舞會上和聚會裏看見他；關於這種事情，最好去問湯鮑夫斯基縣和新比爾斯基縣。底姑娘們。如果他不

是因爲一樁事情退了職，後來在別的縣份裏，也頗有再給自己獲得順利的榮名的可能，這種事件普通叫做不愉快的事件——在早年他打了別人一個耳光呢，還是別人打了他一個耳光呢，這當然不記得了，但事情底結局，是他們請他辭去了職務。然而，他一點沒有因這次事件損失自己底重要：他穿着一件腰身很高的、仿照軍人禮服式樣的燕尾服，皮靴繫着馬刺，鼻下蓄起一挫鬍子，因爲若不是這樣，貴族們會以爲他從前是在步兵裏做事，他是輕視步兵的，有時候把他們叫做小步兵，有時候叫做步丘八。他去赴所有很多人的鄉會，這種地方是俄羅斯底腑臟，參加的分子是乳母，兒童，姑娘和肥胖的地主，他們快快樂樂地坐在四輪馬車裏，雙輪馬車裏，輕馬車裏和誰在夢中也沒有看見過的那種馬車裏。什麼地方駐有一隊騎兵團，他用鼻子就能嗅出，於是時常去拜會軍官老爺們，在他們面前很敏捷地從自己底華麗

● 且爾透庫次基以前在軍界服務時所住的地方——譯者。

的馬車或輕馬車裏跳出來，一下子就熟識起了。上次選舉的時候，他款待了貴族們一頓很好的酒宴，他在席間宣稱，假如他們選舉他做貴族會會長，他將給貴族們獲到極好的地位。按照在縣裏和省裏的說法，他底生活是純然貴族式的；他和一個很漂亮的女子結了婚；他從她得到兩百個送做嫁奩的農奴和幾千現金。這批現金即刻被他用來買了六匹真正優秀的駿馬，一把鍍金的門鎖，一隻家裏養的馴猴，和雇了一個法國管家。把那二百個農奴，以及他自己原有的二百個農奴，一起抵押到銀行裏，爲了怎樣的一些商業的周轉。一句話，他是一個地主，像應該是的……合身分的地主。

除了他，在將軍底宴會上還有另外幾個地主，但是關於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話。其餘的客人全是本團的官員，和兩個參謀，一個大佐和一個十分肥胖的少佐。將軍自己是一個粗暴而肥胖的人，然而是一個好長官——軍官們這樣批評他。他用

很滯重的近於驕傲的低音說話。宴席是過分豐富的：鱈魚肉，大白鱈魚，小蝶鮫，野雁，龍鬚菜，鵝鶉，鷓鴣，磨菇，證明了廚師還是從昨天就不曾把熱物放到嘴唇上；旁邊有四個兵，手裏拿着刀子，工作着，幫助他，整夜在剝肉和熬菓醬。巨量的酒瓶，長的裝着拉菲特<sup>●</sup>，短的裝着馬結利亞<sup>●</sup>；美麗的夏日，窗戶通暢地敞開着，冰盤擺在桌子上，寬大的禮服底所有者底弄皺的襯衣前胸，被將軍底聲音遮蓋住的和被香檳酒沖跑了的十字形的談話，一切都是頗為自然。宴會完畢之後，都在肚裏裝滿了快樂的重壓站立起來，大家吸着長嘴的和短嘴的烟管，手裏端着一杯咖啡走到簷下的台階上。

「現在可以看看牠了，」將軍說，「請你，我底親愛的，」他接着說，轉向自己底

● 一種紅葡萄酒底名稱——譯者。

● 也是一種紅葡萄酒底名稱——譯者。

副官，一個面貌和善的靈敏的年青人：「去告訴，把那匹棗紅色的牝馬牽到這裏來，您們自己看一下吧。」

將軍從嘴裏拔出烟管，吐了一口烟。

「牠還沒有十二分養好，該死的小城，沒有一所整齊的馬廄。馬，撲夫，撲夫，倒是很整齊的呀。」

「很久，大人，撲夫，撲夫，您就有牠了嗎？」且爾透庫次基問。

「撲夫，撲夫，撲夫，撲夫，不很久，我從牧場得到牠，統共才有兩年。」

「您已經把牠訓練好了嗎，還是正在此地訓練呢？」

「撲夫，撲夫，撲夫，撲夫，夫：夫：撲夫，此地。」說完這句話，將軍整個消失在烟霧裏了。



在這當兒，一個兵士從馬廐裏跳出來，聽見了馬蹄敲擊的聲音，最後出現了另一個穿着白色的外套的、生着烏黑的大鬚鬚的兵士，緊握着繮繩，牽着驚惶的戰慄的馬，牠忽然昂起頭來，差一點把像是蹲踞在地上的兵士連同他底鬚鬚一塊拋到空中去。

「噢，阿葛拉菲娜·伊萬諾夫娜！他叫，把牠拉到台階前面。

牝馬底名字叫阿葛拉菲娜·伊萬諾夫娜。牠是強壯的和粗野的，恰如南方的女人一樣，牠將蹄子在木頭台階上敲擊着，突然站住了。

將軍放下了烟管，開始以一種滿足的態度看着阿葛拉菲娜·伊萬諾夫娜。大佐親自走下台階，抓住了阿葛拉菲娜·伊萬諾夫娜底嘴巴頭。少佐拍着阿葛拉菲娜·伊萬諾夫娜底大腿，別的人們則用舌尖嘖嘖地稱讚。

且爾透庫次基也走下台階，從身後湊近牠。那個硬挺挺站在那裏拽着馬繮的

兵士筆直地望着這個來賓底眼睛，彷彿是想要跳進它們裏面去。

「很，很好的，」且爾透庫次基說，「好體格的馬呵，請告訴我，大人，牠走得怎樣？」

「牠底脚步不錯，只是……鬼纔知道他！那個糊塗的醫生助手給了牠一種什麼丸藥吃，吃得已經有兩天總是打噴嚏。」

「很，很好！呵，大人，您有一輛合適的馬車嗎？」

「馬車？……但牠是一匹騎馬。」

「我知道這；我是問，大人，您有一輛用別的馬來駕駛的合適的馬車嗎？」

「噢，我底馬車不很令人滿意。我對您說吧，我從早就想有一輛新式的馬車。我把這事情寫信託付了我底弟弟，他此刻住在彼得堡，但我不知道，他能給辦來呢，或不能呢。」

「我想，大人，」大佐加上說。「沒有比維也納的馬車更好的了。」

「您說的對。撲夫，撲夫，撲夫。」

「大人，我有一輛超等的馬車，道地的維也納的出品。」

「怎樣的是您坐來的那輛嗎？」

「噢，不；這是路上用的，專預備我在旅行時候坐坐，那一輛……是優秀輕，好似羽毛，當您坐在它裏面的時候，簡直，彷彿，請大人不要見怪，彷彿乳母攀着搖籃搖您一樣！」

「那是很舒適的了？」

「很，很舒適；靠枕，彈簧，一切都像圖畫上畫的一般。」

「這很好。」

「而且，這樣寬敞！大人，我還不曾看見過這樣的馬車。當我供職的時候，我在車

箱裏裝了十瓶糖酒，二十磅烟草，此外，我還攜帶六件左右的軍服，兩支以上的烟管，大人，頂頂長的，而且，在車兜子裏可以放一隻整牛。」

「這很好。」

「我，大人，花去四千盧布●買了它。」

「照價錢說，應該是很好的啦。是您親自買了它的嗎？」

「不，大人，碰着一個機會，它落到我手裏。我底一個朋友買了它，他是一個很難得的好人，我底童年時代底伴侶，您同他一定處得來；與他，我們，什麼是你底，什麼是我底——都是一樣。我和他打牌贏了它。您方便嗎，大人，可能賞個光，明天到我底家裏吃午飯嗎？同時看一看馬車。」

「我不知道，這該怎麼向您說，我一個人去，似乎：莫非您已經答應我同軍

● 俄國幣名——譯者。

「官老爺們一起去嗎？」

「也至誠地歡迎軍官老爺們。諸位老爺！我在自己底家裏會見您們，認爲是一件光榮的快事。」

大佐，少佐和別的軍官們都以恭敬的鞠躬致謝了。

「我，大人，自己有這樣的主見，覺得如果買東西，必須買好的；如果買壞的，那就毫無用處。您們明天賞臉到我底家裏來的時候，我願意給您們看看我在自己底家庭裏所置備的各種事物。」

將軍朝他望了一眼，從嘴裏噴出一團濃烟。

且爾透庫次基非常高興，他給自己邀請到了軍官老爺們；他先在自己底頭腦裏備辦了肉包子和醬油，很快樂地扭着軍官老爺們，這些人們，由自己方面，也像似都在用兩倍的敬愛回報他，從他們底眼睛裏，和類乎半鞠躬的小動作裏就看得出

來。且爾透庫次基更自由了似地踱到前面去，他底聲音裏蘊着柔弱——被快樂壓倒的聲音底表現。

「在那裏，大人，您將認識認識我底家庭底主婦。」

「我很高興。」將軍說，摸着鬍子。

隨後，且爾透庫次基就想趕快轉回家去，以便趁早預備一切，招待明天來吃午飯的高貴的客人；他已經把帽子拿到手裏，但說來奇怪，他却又停留了一些工夫。這時候在屋裏擺好了牌桌子。馬上全體便分成了幾個四人組來打紙牌，在將軍底屋裏的各個角隅裏坐下了。

蠟燭端上來了。且爾透庫次基有半天拿不定主意，他是加入還是不加入紙牌遊戲呢。但等軍官老爺們一開口邀請他，他就認爲若是拒絕，那是對於社會生活底禮節上很說不過去——他坐下了。不知不覺地在他面前出現了一杯彭司<sup>●</sup>，他糊

里糊塗地立刻把它喝了。過了兩次羅別爾<sup>②</sup>，且爾透庫次基又在手底下找到了一杯彭司，他又糊里糊塗地把它喝乾了。雖然他首先說：「到時候了，老爺們，我要回家了；真的，到時候了。」可是他又坐下來，繼續去戰第二場。

這時候室內各個角隅裏的談話完全是個別的性質。打紙牌的人們都極其沉靜；但沒有打牌的，坐在旁邊沙發上的人們，却談着自己底話。在一個角隅裏，上尉參謀把靠枕挪到自己底膀臂下面，牙齒上銜着烟管，正在十分泰然而流暢地講述自己底愛情的奇遇，並且完全吸引住了聚到他周圍的一圈人們底注意。一個過度肥胖的生着有幾分像似兩隻成熟馬鈴薯的短小胳膊的地主，帶着異常的甜蜜的神情傾聽着，祇偶爾勉強地把自己底短小的胳膊伸向寬大的背後去，從那裏取出鼻

②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味酒。——譯者。

③ 三次勝負爲「羅別爾」。——譯者。

烟壺。另一個角隅裏起了關於騎兵隊演習的頗爲熱烈的辯論，且爾透庫次基呢，他在這時候也忘記了皇后，竟連連兩次擲出了小兵，又突然插入別人底談話，從自己底角隅裏高喊：「在哪一年」或者「哪一團」他也不管有時候問題是全部弄錯了。最後，在晚餐前幾分鐘，紙牌停止了，但它仍舊在談話上面接續下去，彷彿每個人底腦袋裏都填的是紙牌。且爾透庫次基很明白，他贏了許多，但不曾伸手拿來什麼，就從桌子後面站起了。他佇立了許久，那情形就好像一個衣袋裏忘記帶了手帕的人。這時候晚飯開來了。誰都知道，這裏不缺少酒，使且爾透庫次基不得不時常給自己斟滿一杯，因爲在他右邊和左邊都豎滿了酒瓶子。

桌子上面拖了長長的一串談話，然而，談話底形式真是不可思議：一個還是會

● 牌名。——譯者。

● 牌名。——譯者。



在一千八百十二年的軍隊裏供職過的大佐，講了一段什麼時代都沒有發生過的那樣的戰爭，後來半點不知由於什麼原故，他從一隻酒瓶口上拔出了塞子，把它按進點心裏了。總之，當他們開始分散的時候，已經三點鐘了，車夫們照例要往馬車裏抱過幾個人，好像買來的東西捆子；且爾透庫次基也再不顧自己底一切貴族的氣派，臨坐上馬車，那樣低低地行了禮，他底腦袋擺動得那樣地利害，等走到家裏，把自己底鬍子竟搖成兩塊餅兒了。

家裏的一切全都睡熟了；車夫好夕纔找到了一個僕人，這僕人引導老爺走過客廳，把他交給了一個女僕，由女僕照管着，且爾透庫次基算是到達了寢室，就一頭睡在自己底年青的美麗的太太身旁，她穿着雪白的睡衣，以一種嬌俏的姿式躺着。她底丈夫上床的振動把她驚醒了。她伸了一回懶腰，揚起睫毛，迅速地展了三次眼睛，帶着半嗔半怒的微笑睜開了它們；但，看見他是分毫不想在這時刻表示任何的

親近，她使惱怒了，轉向另一面去，把自己底鮮艷的面頰埋在臂裏，很快地在他之後睡着了。

III

已經是這種時候，照鄉村底習慣說，不算早了，這時候年青的主婦在發鼾聲的丈夫身旁醒了。想起他昨天夜間四點鐘纔回到家，她不忍得喚醒他。她穿上她底丈夫從彼得堡定購來的拖鞋，披上白色的寢衣，寢衣飄散在她底身上，有如流着的清水一般。她走進自己底化妝室裏，用和她自己同樣新鮮的水洗了臉。又走到鏡台前，細看了自己兩次，她看見她今天實在是不壞。這一點子瑣碎的事情居然使她在鏡前正正坐了兩點多鐘。最後，她打扮得很可愛，就到花園裏去呼吸空氣。好像天造地設，那時候的辰光是極美妙的，祇有南方的夏季纔有這樣的日子。太陽，升到天空當中，用全部強烈的光焰燃燒着；但在幽暗的樹叢下的甬道上散步却很涼爽，被太陽曝晒着的花草，三倍了自己底芳香。可愛的主婦完全忘記已經是十二點鐘，而她

底丈夫還在睡覺。同時，睡在花園後面馬廐裏的兩個車夫和一個馬夫底午飯後的鼾聲，已經傳到了她底耳鼓。但她還一直坐在樹叢下的甬道上，從那裏一抬頭就能望見大路，她忘神地遠望着大路上的不見人蹤的空寂，忽然遙遙地捲起的塵土引動了她底注意。一細看，她立刻認出是幾輛馬車。前頭走着一輛敞開的兩座位的馬車裏面坐着一個將軍，他底厚大的肩章在太陽光中閃耀，同他並排坐着一個大佐。在它後面跟着另一輛四座位的馬車，裏面坐着少佐，將軍底副官和其他兩個倒背坐着的軍官；這輛馬車後面便是大家都熟悉的團部的輕馬車，在這一次，它底主人是一個肥胖的少佐；輕馬車後面——一輛四座位的法國式馬車，裏面坐着四個軍官，第五個——坐在他們懷裏；法國式馬車後面又隨着三個軍官，騎着高大的黑花的棗紅馬。

「莫非是到我們這裏來的嗎？」家庭底主婦想。「啊，我底天呀！真的——他們

已經拐上橋頭了。」她叫了一聲，驚慌地張着兩手，穿過花壇和花叢，一氣跑進自己底丈夫底寢室裏。他是死人似的在深睡着。

「起來，起來！快起來！」她喊，拉着他底胳膊。

「呵？」且爾透庫次基咕嚕着，翻一個身，並沒有睜開眼睛。

「起來，木頭人你聽見了嗎？客人！」

「客人什麼客人？」說完這句話，他輕輕吼了一聲，彷彿牛犢用嘴頭尋找自己底母親底奶子的時候所叫的聲音。「姆姆……」他呻吟着：「伸過你底脖頸來，寶貝，我要吻你一下。」

「親愛的，起來，爲了上帝，快一點，將軍和軍官們！呵哈，我底天呀！你底鬍子揉成了一塊餅兒！」

「將軍呵，他已經到了嗎？這成什麼樣子，鬼捉了的。誰也沒有來叫醒我呵，酒席，

酒席怎麼樣了？都準備在那裏了嗎，齊全了嗎？」

「什麼酒席？」

「呵；難道我不曾吩咐過嗎？」

「你你在夜裏四點鐘回到家來，我問你多少話，你却一句也不會回答。早晨我沒有叫醒你，木頭人，因為我可憐你，你一點沒會睡覺。」她用沉鬱和不安的聲調說出這最後一句話。

且爾透庫次基圓瞪着兩隻眼睛，好像受了雷殛，又在床上躺了一分鐘；最後，他祇穿着一件襯衫從床上跳起來，忘記這是太不成體統了。

「呵哈，我是一匹驢子！」他說，在額上打了自己一下，「我請了他們來吃午飯，怎麼辦呢？他們還遠嗎？」

「我不知道：他們這時候應該已經來了。」

「親愛的……你藏起來！」

「哎，誰在那裏？你，丫頭過來——怎麼，蠢物，害怕嗎？」  
軍官們立刻就來了：你說，老爺不在家；你說，將整天不在家，還是從早晨就出去了。聽見了嗎？把這話告訴所有門上的人，趕快去！」

說完，他急忙抓起睡衣，跑了出去，躲在馬車房裏，以爲在那裏自己是處於十分安全的地位了。但，立在小房中的角落裏，他覺得在這地方還是容易被人家發見，「呵，唔，這就更好了，」在他底頭腦裏一閃，一分鐘之內，他便放下了停在旁邊的馬車底踏板，跳了進去，關下了身後的門，爲求更大的穩妥起見，又蓋上車篷和下部的遮皮，完全靜默着，彎曲在自己底睡衣裏。

這時候那些馬車已經跑到台階前面了。

將軍跨出來，抖擻了一下；隨他後——大佐，用手把自己底帽子上的纓毛理順；以後是肥胖的少佐，提着腰間的指揮刀，從輕馬車裏擠下來；再後，那些纖細的少尉

和坐在懷裏的旗手從法國式馬車跳下來；最後，是那幾個神氣活現的騎在馬上的軍官落鞍了。

「老爺不在家，」一個僕人走到台階上，說。

「怎麼不在他，但是？一定會回來吃午飯吧？」

「絕不。他們要在外面逗留一整天。大概到明天這個時候纔能回來。」

「喔你，哪！」將軍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承認這是開玩笑，」大佐說，微笑着。

「不的吧，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將軍很不高興地接着說。「醜鬼……！」

「呸，你不能够接待，爲什麼要請人家呢？」

「我，大人，不懂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一個年青的軍官說。

「什麼？」將軍問，他有一種老脾氣，當他同一個尉官說話的時候，時常要帶出

這句疑問的小詞。

「我說，大人，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自然！——呸，也許發生了什麼事情吧！——可是至少也得通知我們，或者當初就不請。」

「還有什麼，大人，沒有辦法，我們回去吧！」大佐說。

「自然，沒有別的辦法，不過，沒有他，我們也總可以看看馬車。料想，他沒有把它坐走吧。喂，誰在那裏過來，弟兄，這裏來！」

「叫我幹什麼？」

「你是馬夫嗎？」

「馬夫，大人。」

「把你底老爺不久買來的新馬車給我們看看。」



「那麼，請到馬車房來吧。」

將軍和軍官們一同往馬車房去了。

「請讓開，我把它推出一點：這裏黑暗。」

「夠了，夠了，好！」

將軍和軍官們圍繞馬車行轉着，細心地察看着車輪和彈簧。

「噢，沒有一點特出的地方，」將軍說，「是一輛頂普通的馬車。」

「一輛頂粗陋的，」大佐說，「完全沒有什麼優點。」

「我想，大人，它萬萬不值四千盧布。」一個年青的軍官說。

「什麼？」

「我說，大人，我想，它不值四千盧布。」

「什麼四千！連兩千也不值。很簡單，什麼也沒有。莫非內部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親愛的，請你解開那遮皮……」

於是穿睡衣坐着的，彎曲得不成正經人形的且爾透庫次基呈現在軍官們眼前了。

「啊，您在這裏！」驚異了的將軍說。

說完這句話，將軍立時砰地一聲關了車門，又用遮皮蓋上且爾透庫次基，就同着軍官老爺們一起走了。

原书空白页

# 祈禱

L·托爾斯泰作

L·托爾斯泰（一八二八——一八九〇年）不僅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最偉大的作家，凡是略知文學的人，沒有不知道托爾斯泰的。羅曼羅蘭在他所著的托爾斯泰傳裏，一開始便說了這樣的話：「那俄羅斯的偉大的靈魂，光焰萬丈，百年以來，輝煌於地球之上者，實爲照耀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時期的最純潔的光輝。在垂暮的十九世紀的昏暗中，這是一顆撫慰的明星，其光明吸引了，安慰了我們青春的精神……」

「祈禱」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作品（一九〇五年作），從這篇小說裏，我們可以窺見他在暮年對於宗教的思想底一斑。

原书空白页

……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馬太福音」六章八節。

「不，不，不會這是不可能的。醫生！難道完全沒有辦法了嗎？您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年青的母親這樣說，邁着堅決的大步，從育兒室裏走出來，在這屋裏，她底第一

個也是唯一的三歲的幼兒因爲腦水腫快要死了。

正彼此輕輕地談着話的丈夫和醫生靜默了。丈夫畏怯地走近她，用手溫柔地撫摸着她底蓬亂的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醫生站在那裏，垂了頭，用自己底沉默和呆立表示着事情底無希望。

「有什麼法子呢！」丈夫說。「有什麼法子呢，親愛的……」

「啊哈，別說吧，別說吧！」她似憤怒似譴責地叫道，隨後迅速地轉過身，回到育兒室去了。

丈夫想要攔阻她。

「卡嘉！不要走……」

她，沒有回答，只用那又大又疲倦的眼睛看了他一下，便回到育兒室去了。

孩子躺在保姆底腕上，頭下墊着一隻白色的枕頭，他底眼睛是睜開的，但他不

是看她們。泡沫從皺緊的小嘴裏冒了出來。保姆帶着嚴肅的神氣，越過他底臉，看着什麼。母親進來也沒有使她動一動。當母親已經走近她，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想要從保姆接過孩子的時候，保姆輕輕地說：「離開吧，」就避開了母親。可是母親沒有聽她，以一種敏捷而習慣的動作，把孩子抱到自己底腕上。孩子底長長的、厚密的頭髮披亂了。她整理了它們，看了看他底臉。

「不，我不能夠，」她低聲地說，同時又以迅速的却極謹慎的動作把他交回乳母，走出屋去了。

孩子已經病了兩個星期。在病期裏，母親一天有幾次從絕望中發見希望。在這個時期裏，一晝夜她幾乎睡不上一點半鐘。在這個時期裏，她不斷地，一天幾次走進自己底臥室，立到那嵌在金框裏的救主底大像前面，禱告上帝，求他救救她底孩子。黑臉的救主在小而黑的手裏拿着一本金飾的書，書上面寫着黑字：「一切受



苦和負擔過重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安慰你們。」她立在這個聖像前面，祈禱着，把自己底靈魂底全部的力量都傾注於自己底禱詞裏了。雖然當祈禱的時候她在靈魂深處感到她沒有移山之力，和上帝不是按照她底意思去做，而是按照自己底意思行事的，但她仍然祈禱着，讀着人人盡知的禱詞和她自己編出的禱詞，她帶着特別的興奮高聲地唸出了它們。

現在，當她明白了他是死了的時候，她覺得在她底腦裏有什麼東西動作了，彷彿什麼東西失却了，隨後便旋轉起來，她走進自己底寢室，驚異地望着自己底一切的東西，好像不認識那個地方。後來她倒在牀上了，但沒有把頭放在枕上，而是壓在丈夫底摺疊着的寢衣上；她失掉知覺了。

她在夢中看見了她底考斯加●是健壯的，快樂的，披着鬆曲的頭髮，露着細細

● 小孩底名字——譯者。

的、雪白的小頸，坐在小安樂椅上，搖着兩條交叉的小腿，撇着嘴唇，努力地把一個洋囡囡騎在一匹缺了一條腿的破背的紙馬上。

「他若活着，有多麼好啊！」她想。「他若死了，又是多麼殘忍啊！爲什麼呢？難道上帝——我這樣地向他禱告過了，——竟能夠忍心讓他死嗎？上帝爲什麼這樣做呢？難道他擾害了什麼人嗎？難道上帝不知道我底生命全都在他身上，沒有他我不能夠生活嗎？可是突然來奪取和折磨這個不幸的、可愛的、無罪的造物並且毀壞我底生活了，而對於我底所有的祈禱，却以使他底眼睛凝固了，使他挺直了，僵冷了，作答覆。」

她又看見了。他在行走，這樣一個小孩子，在一座那樣高的門下走着，搖擺着手，像大人走路一般。他一面顧盼，一面微笑着：「親愛的上帝！竟要折磨他，叫他死去！如果他可以做出這樣可怕的事情，爲什麼還要向他祈禱呢！」

忽然，那個幫助乳母做事的使女瑪特列莎開始說出很奇怪的話來。母親知道這是瑪特列莎，但在這時候她又是瑪特列莎又是天使。「如果她是天使，爲什麼在她底背上沒有翅膀呢？」母親想。然而，她想起了，有一個人——她忘記是誰了，有一個人，一個很可相信的人，——對她說過，現在有些天使是沒有翅膀的。瑪特列莎天使便說道：「夫人，您對上帝發怒是無用的。他無論如何不能夠聽從一切人底話。他們時常地請求說，你給這個人做了事，却把別個人害了。我們中間祇有一位上帝。他得怎麼辦呢？」

「他得怎麼辦呢，夫人？」瑪特列莎說。

「是的，這是真的。這是老話了。這還是伏爾德說過的呢。誰都知道這個，誰都這樣說。我不是說這個。當我請求的並非有害的事情，而祇請求不使我底愛兒死去的時候，爲什麼他不能夠執行我底請求呢？我沒有他使不能夠生活呀。」母親說，同時

覺得彷彿孩子用自己底肥胖的小手腕抱住她底脖頸，她自己底身體感觸着他底溫暖的身體了。「好，沒有遇到這事情，」她想。

「不止這一樁呢，夫人，」瑪特列莎愚鈍地添加道，像平日一樣：「不止這一樁呢，就算祇有一個人請求他，他無論如何也還是沒有可能去做他（上帝）想要做的事情。這是我們完全知道的。我知道這個，所以我纔這樣說，」瑪特列莎天使說，那聲音的確像昨天夫人打發她到男主人那裏去，她對保姆說：「我知道這個，老爺是在家裏的，因為我講過話了，」的時候的聲音一樣。

「這講過多少次了，」瑪特列莎說：「常常會有一個善良的人——最多的是年青人——請求援助他，使他不作壞事，不酗酒，不放蕩，從他身上取出罪惡，就像挖出針刺。」

「是的，瑪特列莎說得多麼好啊，」夫人想。

「——但他無論怎樣是做不了這事的，因為每個人必須自己努力。祇有從努力中纔能夠獲得利益。您自己，夫人，教我讀過黑雞的故事。故事裏說黑雞因為小孩救了牠底生命，牠便給了他一粒妖術的麻菓，當那粒麻菓裝在他底褲袋裏的時候，一切功課，他不學就會了，和他怎樣又因為那粒麻菓完全荒費了學習，後來連記憶都失掉了。他，上帝，是不能夠從人們身上取出罪惡的。他們不應該請求這個，而要自己從自己身上拔去，洗淨，剷除它。」

「她從哪裏知道了這些話呢？」夫人想，說道：

「你，瑪特列莎，總是不答我所問的問題。」

「等一會，我全都告訴您，」瑪特列莎說。「還有這樣的事情：一個家庭毀壞了，却不是由於自己底罪過，全家人哭泣着，住在牆角裏，沒有了美麗的居室，甚至茶水也沒有，他們請求給他們以援助。但上帝無論如何也還是不能夠依照他們底欲望

去做，因為他知道，這對於他們也是利益。他們看不見，而他，上帝，却知道。如果他們生活在充裕中，他們也許全然地放蕩起來呢。」

「這是對的，」夫人想。「但她爲什麼也這麼卑鄙地講到上帝呢？『全然地』這完全不正確。遇到機會我一定要告訴她……」

「但我不是問這些。」母親又重覆說。「我是問：爲什麼，爲什麼你底這個上帝要從我奪去我底孩子呢？」於是母親看見了自己底活潑的考斯加立在自己面前，並且聽到他底小鈴似的響亮的、孩童底特別可愛的笑聲。「爲什麼他們從我把他奪去了呢？如果上帝可以做這事情，他便是一個惡劣的上帝，完全不需要他，我也不想知道他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瑪特列莎已經不是瑪特列莎了，完全是另一個新的、奇怪的、曖昧的物體了，這個物體大聲地說話，不是用嘴，而由於怎樣的一種特殊的能

力，一直地打進了母親底心。

「——你這個可憐的、盲目和無禮的、驕傲的人，」那個物體說：「你看見自己底考斯加，他像一星期以前一樣，有着結實的、彈性的四肢，長長的鬚曲的頭髮，和那天真的、甜蜜而可笑的談話。但難道他會永遠是這樣的嗎？從前，你因他會說出『媽媽』和『爸爸』和能認出誰是誰的時候而歡喜；再以前，你因他能漸漸立起來，搖擺着，拋着兩條小腿軟軟地跑向椅子的時候而驚喜；再以前，你因他像一匹小野獸似地匍匐在地板上的時候而驚喜；再以前，你更因他知道捉住乳頭咬進自己底還未生牙的嘴裏而歡喜；再以前，當他還沒有離開你底懷抱，你因他底美麗、可憐的叫聲，喚起了自己底快感而歡喜；可是再以前，三年以前，他還沒有出世的時候，他又在什麼地方呢？你們總以為你們是靜止的，並且你們所愛的人，也應該永遠像他們現在的一樣。但你們是一分鐘也不靜止的，你們全都好像小河一樣在奔流，你們全

都好像石頭一樣飛下去，飛向死，向那或早或晚等待着你們全體的死。你怎麼還不懂得呢，如果他仍舊好好地活着，也是一分鐘不靜止的，絕不會總像他臨死的時候那樣！正如他從胎裏生出一個乳兒，從乳兒變成小孩，從小孩變成小學生，變成少年，青年，成年，中年，老年，你當然不知道，如果他活着，他會變成個什麼樣子。我却知道。」

於是母親看見在一所飯館（一次她底丈夫帶她到過這樣的飯館）裏的一間燃着輝煌的電燈的隔間的雅座裏，在擺着吃剩的晚餐的桌子前邊，有一個肥腫的、滿面繃紋的、向上捲起兩拋鬍子的、硬裝着年青的老頭子。他坐着，深深地陷在柔軟的沙發裏，兩隻醉熏熏的眼睛貪婪地望着一個放蕩的、塗脂粉的、裸着肥胖的白頸的婦人，而且說着醉話，幾次地重復着那不聯貫的笑話，另外的一個，和他都滿意於那種稱揚的笑聲裏了。



「不對，這不是他，這不是我底考斯加！」母親喊，驚異地望着那個可厭的老頭子，在他底眼睛上，在他底嘴上，有些什麼特別地使人憶起考斯加，因此他顯得那樣地可怕。「好，這不過是一個夢，」母親想。「現在的這個才真是考斯加。」於是她看見了裸體的、白嫩的、胸脯肥胖的考斯加坐在浴盆裏，高聲地笑着，搖動着兩條小腿，她不僅看見，還感覺到他忽然抱住她底裸露着的手腕吻着，吻着，最後竟咬起她來，他不知道他對那隻可愛的手還要幹什麼纔好。

「是的，這纔是考斯加，不是那個可怕的老頭子，」她對自己說。當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她就醒了，並且懷着恐懼想到夢裏的事情，她已經完全清醒了。

她走進育兒室。保姆已經把考斯加洗擦乾淨了。他躺在一塊墊高的東西上，小小的鼻子像臘一般的放着光，鼻孔弛張着，頭髮緊緊地貼在額上。周圍燃着幾隻蠟燭，在頭前的小桌上擺着一些白的、紫的、薔薇色和各種顏色的堇花。保姆從椅子上上

站起來，揚着眉毛，撇着嘴，看着他底朝上仰起的、石頭般的不動的小臉，瑪特列莎帶着自己底單純而善良的臉和哭着的眼睛從另一道門走進來，正遇見了母親。

「她對我說了什麼呢，她不是說不該苦惱嗎，但她自己也哭了，」母親想。隨後她把自己底視綫轉到死者來了。頭一分鐘，死者底臉同她在夢中看見的老頭子底臉底可怕的相似震驚了她，但她驅逐了這種意念，她畫了十字，將灼熱的嘴唇貼上那冰冷的臘似的前額，然後又吻了那交叉着的涼却的小手，突然，堇花底香氣似乎告訴她一些新的事情：說他是沒有了，永遠不會再來了，她要慟哭了，他又在他底額上吻了一次，她第一次哭了。她哭，但不是用絕望的、而是用服從的、感動的眼淚哭。她固然痛苦，可是她已經不憤激，不抱怨，她知道應該發生的事情，一定要發生的，發生了，就好了。

「夫人，哭是罪過呀，」保姆說。走到小小的死者身旁，拿折疊着的小手帕擦去

滴在考斯加底臘似的額上的母親底眼淚，「眼淚會使他底小靈魂受苦。現在他是很好的。無罪的小天使。若是他活着，誰知道他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呢。」

「是的，是的，但總是傷心啊，傷心啊！」母親說。

# 頭等車乘客

A·契訶夫作

A·契訶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年）俄國劇本作家，短篇小說家；所作劇本、小說甚多，每篇皆膾炙人口。他原是學醫的，所以對於人生之觀察，也就像醫生之觀察病人一般，細密而深透。他底作品全部被一種憂鬱的情調貫穿着，但却時常露出諷刺的光芒，照得人眼花撩亂，正如所謂含淚的微笑。他底作品是充分地表現了當時的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苦悶病。

這裏所收的兩篇，是偶然隨便譯出的。

原书空白页

一位頭等車裏的乘客，剛才在車站食堂吃過午餐，因為稍有醉意，便躺在天鵝絨的沙發裏，甜蜜地伸開四肢，打着盹。睡不到五分鐘，他便張開了那雙油油的眼睛，望着 VIS-A-VIS ● 微笑着說道：

「我底父親有一種最心愛的習慣，他午餐後總叫女僕在他底腳趾上搔癢。我什麼都像他，但在這一點上我和他不同，每次午餐後我所要搔癢的地方不是在腳

趾，而是在舌頭上和腦袋裏。我喜歡吃飽了肚子說空話，這真是罪過啊。你允許我同你談談嗎？」

「願聞大教，」VIS-A-VIS 同意。」

「每次優美的午餐後對於我是「虛想」底源泉，這時在我底腦裏便湧出許多怪誕的思潮來。比如現在我們看見點心店旁邊走着的那兩個青年罷：你聽見了，其中一個怎樣讚嘆那一個有名譽：『我慶祝你，你已經有了名譽並且開始要獲得榮譽了。』當然，這不是俳優便是顯微鏡一樣的新聞記者了。且不談這些。先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特別應當去闡明『榮譽』或『名譽』這個字底意義。你以為怎樣？普式庚將榮譽這字叫做破衣服上的一塊顯目的補丁，我們也像普式庚一樣懂得這個字，不過主觀略有深淺的差別而已，然而始終沒有一個人能給這字加以清楚而邏輯的解釋。我從很久也就在尋覓這個解釋哩！」

「爲什麼這個解釋於你是這樣重要呢？」

「你看，我們若是知道什麼是榮譽，我們也許就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取得它了，頭等車乘客想了一下，接着說道：「不瞞你先生，我在青年時候，靈魂中的全部精力都傾注在名譽上面，我走向極端，也可以說是瘋了。爲了它我曾讀書，曾作工，爲了它我夜不安枕，食不甘味，甚至於失去健康。平心講，像我這樣努力於名譽，我以為是頗有理由向公道要求所應得的了。第一，我是高級工程師。我一生在俄國建造了二十座橋型，爲三個城市計劃開闢了水道，我在俄國，在美國，在比利時都工作過。第二，我在自己底學問方面寫過不少專門文章。第三，我底先生，我幼年時在化學底理解上倒很薄弱，但在研究這門學問工餘時我發現了構成有機酸素的幾種原理，因此，你可以在所有外國化學書上找到我底名字。我一直不會失業，而且擢陞到政府的參議官，在我負責的公事上面可說沒有一個小小的污點。我不再拿我底功績



和勞作來煩擾你底清神了，我祇想向你剖述我所做的事業實在比那些已獲得名譽的人還多呢！不是嗎？唉，我已經老了，墳墓等着我，我底名譽，不過像那邊土堤上奔跑着的黑狗一般了！

「你怎麼知道，或許你也是有名的人呢。」

「哈！我們現在倒很可以試驗一下 請你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你會聽

人說起這姓克里枯鬧夫的人嗎？」

VIS-A-VIS 抬起眼睛向天花板望着，想了一想，微笑了。

「沒有，沒聽見過。」他說。

「這便是我底姓。像你這樣有智識有經歷的人，還連一次都沒有聽人談過我——這就足夠做我失敗的證據啦！當然，我完全沒有摸到獲得名譽的那條路。我不知道一些兒適當的方法，却總想去捉住名譽底尾巴，終於走錯了方向。」

「什麼才是適當的方法呢？」

「鬼才知道哩！你將說：能力嗎？天才嗎？天賦嗎？完全不對，我底先生。我有不

少的鄰人若是，把他們所做的事和品行與我一比較，簡直成了空的，無價值的，甚至卑賤的。他們所做的事比我渺小一千倍；沒有能力，沒有才幹的人應該不配享有名譽了，然而請看看他們呀！他們底名字印在每種報紙上，掛在每個人底嘴上！若不討厭聽的話，我便給你舉個明顯的例。幾年以前我在K城造過一座橋。你可知道，這K城是一處又寂寞又腌臢的地方。如果不是女子和演戲廣告迷住了我，大概我早已離開那裏了。但這是過去的事了。我之所以羈留在那裏，實在是因爲一個歌女。鬼曉得，所有的人都發狂地稱贊她，擁戴她，據我底意見——怎樣說呢？——她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極平凡的、和一切別的女人一樣的女子。而且她頭腦簡單，性情暴躁，貪慾無度，並且愚蠢。她多吃，多喝，每天要睡到下午五點鐘——有時還睡得更久些。

我想此外她再也不會什麼了。她很像一個蕩婦——其實這才是她最適宜的行業。當一些人們想用文學的意味表現她時，常稱她爲女戲劇家和女歌家。以前我曾醉心於舞台藝術，因此這種惡作劇的、擺弄戲劇家這名詞的行爲，祇有鬼知道怎樣引起了我底激憤！我底小歌女她沒有一些些兒權利被稱爲戲劇家或歌者。她是一個全無才智、無感覺、也可說是一個可憐的生物。我還記得她底歌唱真是令人作嘔，她底唯一的優等『藝術』全在她高高的蹺起腿，到露出肉的時候，和人家走進她底化裝室，她作媚態的時候。她喜歡選擇些翻譯的附譜的俗調和找些女扮男裝的戲劇表演。總而言之——肉麻！唔，請注意一下罷。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們舉行莊嚴的新橋落成揭幕典禮，有宗教儀式，演說，賀電及其他節目。我，你知道嗎，我撫摩着我底創造品的時候是怎樣愛懼着，我底心快要被快樂的波浪衝毀啦。這過去的事也不必故作謙遜，我不能不說這橋我造得是非常優美！不是橋，而是一幅圖畫，一件聖品！開

幕時，全城人像瘋了的一般。『喔，我想，現在羣衆底眼睛要一齊看到我身上了。我要躲藏到什麼地方去呢？』但是我枉費心機，我底先生，我灰心了——『噯！除了我底同事們，無論什麼人都沒有擲給我即使一點小小的注意。人羣傍河岸站立着，有如一羣綿羊，望着那橋，可是這橋究竟是誰造的呢，他們決不留心。這些鬼打的，從這時起，真的，我就開始輕視我們這些夙受尊敬的羣衆了。好，我們接續說下去。羣衆們忽然騷動了！嚇嚇！啊啊！許多臉都微笑了。一排排肩膀移動了。『是我，當然，他們是看見我了，』我那時想。怎麼呢，這回可有把握了罷！但待我注目看時，原來是我底那位歌女，後面隨着一羣流氓，正從羣衆分開的狹路中間穿越而過，在這小隊伍後面急躁地追逐着羣衆們底視線。成百成千的聲音開始嚙嚙喳喳地說：『這是某女人：極美啦！媚極啦！』於是連我也看見了。那好像是一對青年夫婦——或許還是本城的舞台藝術底愛好者，——他們看看我，又彼此遞個眼風，低聲說道：『

那個就她底情人！『像這種話你願意聽嗎？』一個戴着怪樣高筒帽、面容不整的怪物，一步疊一步的圍我轉了許久，忽然回過身來向我說道：

「你知道剛才順着河岸走去的那婦人是誰嗎？她就是——她底喉音太低，可是她運用聲韻很好！」

「你能告訴我，這橋是誰建築的嗎？」我問那怪物。

「真的，不知道！」怪物回答。

「總是哪一位工程師罷！」

「啊，誰呢？」我問。「你們K城裏的教堂是誰造起的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以下我又問，K城裏誰是最好的教育家，誰是最好的牧師，對於我底每個問題，怪物都一概回答以不知道。

「請告訴我，」我最後問道：

「這位歌女同誰住在一塊兒？」

「同着個姓什麼克里枯鬧夫的工程師。」

啊，我底先生，這種話你高興聽嗎？……真正的音樂家和文學家在現代世界上是沒有的，他們底名譽多半是意外地由報紙鼓吹而出。在這新橋典禮的第二天，我懷着渴念捉住了本城的『新聞報』，往字堆裏去尋找我底名字，我底兩眼在那四頁全版上跑了半天，最後，我找到它了！天哪！我開始讀：『昨日，適於天氣清和，萬衆雲集之時，省長大人及諸位顯赫官員駕臨舉行莊嚴之新橋落成揭幕典禮……』在後端：又有『於典禮時，本城麗姝，吾人之天才女劇家××翩然蒞臨，一時觀衆湧塞，秩序爲亂。明星身着……』關於我不怕祇有一個字，或半個字也好！這還是件小事，不過你相信嗎，我那時却真傷心到流淚了！

我安慰自己地想，這城裏的都是愚人，在這地方什麼都不能希望，如果求名譽應該到文化底中心地首都去。恰巧這時在彼得堡陳列着我底一件參加競賽的作品。競賽期快要到了。

我離開K城到彼得堡去。K城離彼得堡路程很長，我爲避免路上煩擾起見，特別包租了一個房間。當然，還帶着我底歌女。我們一路上吃，喝香檳酒，和吸烟。

——吸——吸！我們終於到達文化底中心地了。我到達的那天正是競賽揭曉的日子，我底先生，我勝利了，我獲得頭獎了。天啊！第二天，我去到尼瓦街花七個「哥利文」●買了各種報紙，急忙地跑回旅館，倒在沙發裏，壓制着興奮，急忙地去讀。我檢查了一份報。——什麼也沒有！又檢查第二份——天哪，沒有！最後，在第四份報上印着這樣消息：『昨日隨特別快車來京者有本省著名女劇家××。南地之氣候將使吾人

之摯友益臻康健，將使彼秀美之顏……」——其餘我記不清了！在這消息底下遠遠地排印着一段極小的字：『昨日××競賽會之頭獎爲××工程師所得。』如此而已！感謝他們，連我姓的『字位』也錯植了：竟將克里枯鬧夫寫做里克枯鬧夫。這就是我會向你說的文化中心地了！還有呢……一月後我離開彼得堡的時候，所有報紙上爭着評論『我們底唯一的神技的、大天才的女劇家，』並且對我所愛着的這女子已經不稱她底姓，而單稱她底父名了。●

幾年後，我住在莫斯科，我到那裏是因爲市長給我寫了一封親筆信，邀我去辦一件工程，一件莫斯科和它底報紙宣傳了一百餘年的工程。我由於某種殷切之意在工作期間曾在某博物館作了五次公開講演，我以爲這事至少會使全城轟動三

● 俄人姓名共有三字，第一字爲本人名，第二字爲父名，第三字爲姓。如略姓祇稱本名及父名，爲示親愛之意。——譯者。



天，不是嗎？但是，沒有一種莫斯科報紙用一個小『字』論及我。論及火災，論及獨幕歌劇，論及有睡癖的市議員，論及酗酒的商人——論及一切，至於我底工程設計，幾次講演——唉！可愛的莫斯科人啊！有一次我乘電車時：……人擠得滿滿的：有婦人，有兵士，有大學生，有女學生——種種樣樣的動物。

『聽說，市政會邀了一位工程師來辦某件工程！』我向鄰座人大聲說，想叫全電車裏的人都聽見。『你知道不，這位工程師姓什麼？』

鄰座人厭煩地搖搖頭。其餘的乘客們略微地看了我一眼，在他們底每隻眼睛裏我讀出了『不知道』。

『聽說某人在某博物館公開講演！』我想引起談話，又黏黏地向他們說。『聽說很有趣呢！』

連一個點點頭的人都沒有。當然，不是人人都聽過講演，有些女仕們甚至不知

博物館底存在呢。這還算不了什麼，我底先生，你再看：乘客們忽然跳起來爭着爬到車窗上。什麼事呢？要做什麼呢？

『看啊，看啊！』鄰座人底肘腕觸觸我。『你看見了那坐在馬車裏的黑髮男子嗎？那就是有名的競走家炊哥！』

於是全電車裏的人底嘴都動起來了，於是談競走，競走在那時做佔領了莫斯科人們底思想。

我還能給你舉出許多其他的例子，但我想這已經夠多了。現在就算我承認我不自量，我是個無能力的說冷話人，可是除開我自己，我還能告訴你很多和我同時代的勤勉而有才幹的優秀之士，也都默默無聞而死。還有那些俄國航海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機械學家，農業管理家——他們曾被人們認識嗎？那些俄國畫家，雕刻家，文學家在我們有知識的民衆中也曾出過名嗎？我知道有一位窮而有才的文學老

狗，在印刷所門檻跨了三十二年，不知費了多少稿紙，並且受到二十次申斥，結果還沒有把脚步邁出他底蟻山以外！你將找不出一個我們底著名的文學家底榮譽是在他因決鬥而死，瘋狂，充軍或偷牌子出名以前爲世人所知道的。」

「是的，」他匆促地接着說：「和這相同的人我還能給你找出一百種，歌女，走繩索的，丑角，他們底名聲連三尺童子也知道。是的！」

門開了，一陣涼風吹進來，隨着走進一個身穿披肩長袍、頭戴高筒帽、鼻架藍眼鏡的面目猙獰的人。他恨恨地看看座位，皺皺眉，又往前走了。

「你知道他是誰嗎？」車箱極遠一角裏發出極低的胆怯的聲音。「他是N·N；著名的透爾的大騙子，被Y銀行爲某案所控告的那人。」

「你看！」頭等車乘客笑了。「他知道透爾的大騙子，你若問他，他知道謝米拉得斯基，柴可甫斯基，或索羅外夫教授嗎，他準會對你搖頭了。這些豬啊——」

沉默了有三分鐘。

「請允許我也問問你，先生，」VIS-A-VIS 羞怯地咳嗽噪子：「你知道那姓普司可夫的嗎？」

「普司可夫哈 普司可夫，不知道！」

「這就是我底『姓』呀，」VIS-A-VIS 狠狠地說。「很久了，你不知道嗎？我在俄國一處大學校裏已經當了三十五年教授……科學院底研究員……出版了好幾種書籍。」

頭等車乘客和 VIS-A-VIS 互相換視了一眼後，不由得都一同哈哈地大笑起來。

原书空白页

觀  
劇  
後

A·契訶夫作

原书空白页

娜嘉·芝列尼娜，纔隨着她底母親從戲院看完『耶夫金·奧涅金』回來，便一直跑進自己底寢室，匆忙地脫去外衣，疎散開頭髮，只穿着一條短褲子和一件白色的小內衣，便立刻坐到桌子前面，因為她急於想寫一封像大恰娜底那樣的信。

● 『耶夫金·奧涅金』爲俄國大文學家普希金底著名哀情詩劇——譯者。

● 大恰娜爲『耶夫金·奧涅金』劇中的女主人公——譯者。



「我愛你，」她寫：「但是你并不愛我，你不愛我呀！」

寫完，她笑了。

她現在纔十六歲，她還沒有愛過任何人。她知道，軍官勾爾諾和大學生各魯之介都愛她，但在此刻，在看完戲以後，她對於他們底愛情發生了懷疑。如果不被愛便不幸福——這是怎樣地有趣啊！當一個人熱烈地愛着，而別一個人却冷淡，這裏面就藏有一些說不出的美的、動人的和詩意的東西。奧涅金底興趣全在這種地方，就是一點都不去愛，而大恰娜可是迷醉的了，因為她是熱烈地愛着。若是他們同樣的彼此相愛而幸福，這將使人會想，他們也許要寂寞起來罷。

「請不要再對我說罷，什麼你愛我，」娜嘉繼續寫，她想到軍官勾爾諾。「我不能夠相信你。你是很聰明，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是很莊嚴的，你有頗好的才幹，同時那光明的前途正等待着；我呢，是個沒趣味的、無用的小姑娘，這些你都很知道，在你

底生活中我祇能做個障礙。真的，你傾心於我是因為你想我合了你底理想，但這是錯了，大概你現在也正懊喪地問自己道：爲什麼我遇着了這個姑娘？祇有你底仁心纔阻礙你去思想這問題！

娜嘉可憐她自己，她哭了，接着寫道：

「我不能硬起心腸拋下我底母親和我底兄弟，因此我曾希望能披上一件僧侶的袈裟走開去，向那眼睛所看到的方向去。你便可以自由了，再去愛別人。噯，若是我能死去呀！」

爲淚幔遮蔽得辨別不出寫的什麼了：在桌上，地上和天花板上有一條條的小虹跳動着——娜嘉好像從曲光鏡看出去一般。寫是不能了，她躲到椅子背後去，她又想起勾爾諾了。

我底上帝，怎樣有趣啊，這些男子是怎樣地迷人啊！娜嘉想起那軍官具有怎樣

的美麗，賦媚和溫柔的表情，當他同他們辨論關於音樂的時候，他是怎樣留心地在克制着自己，怕他底聲音響得太高。在一般驕傲和無感的人們都計算着去接近受好教育的和貴族的人，以便給自己帶來一些意趣。然而他不同，他沒有這習氣，誰都知道他，他是瘋狂地喜愛音樂。關於音樂的無盡頭的爭論，人們底難懂的可笑的解釋，使他處於不斷的緊張的狀態之中，這使他恐慌，憂慮，至於沉默。他很會奏鋼琴，有如一位時髦的鋼琴家，如果他不是做了軍官，無疑，他必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了。

熱淚又湧出眼睛來。娜嘉想起勾爾諾曾告訴她愛情是和諧的集合。

「我快很樂，你，終於和那大學生各魯之介夫相識了。」她接着寫。「他是位很聰敏的人，當然你一定也喜歡他。昨天他在我們這裏坐了足有兩鐘點之久。我們真快樂極了，不過我很可惜那時候你沒有來。他講了許多別具見解的事。」

娜嘉將頭欹到橫在桌上的兩腕上，她底頭髮埋住了那封信。她想，大學生各魯

之介夫也愛她，同樣他也有像勾爾諾在她底信裏所有的權利。其實，若給各魯之介夫寫不是更好些嗎？沒有一點原因，突然在她底心裏產生一種快樂：這快樂最初很渺小地在她底心裏顫動着，好像水面浮起的氣泡，以後便擴大和波動起來，好像波浪。娜嘉已經忘記了關於勾爾諾和各魯之介夫，她底思想很凌亂，那種快樂越加生長，從心爬到手上，又爬到腿上，她覺得有如一陣小涼風似的吹到她頭上，掀亂了她底頭髮。她底兩肩被輕微的笑所震動，並且震動了桌子和玻璃燈罩，她底淚從眼裏滴在信紙上。她簡直沒有力量止住這笑，她自己也知道她笑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她是想起了什麼可笑的事。

「怎樣可笑的小哈吧狗啊！她對自己說，她感覺她笑得有些苦悶了。」怎樣可笑的小哈吧狗啊！」

她想起各魯之介夫昨天茶後怎樣戲弄那哈吧狗瑪可西，怎樣講一個頂聰明

的哈吧狗在院裏追撲烏鴉，那烏鴉斜眼看牠說道：

「惡漢呀！——啊哈，你。」

哈吧狗不知道牠對多智的烏鴉做了什麼，牠由羞愧而忿怒了，她便大聲狂吠起來。

「不，還是愛各魯之介夫好些，」娜嘉決定了，她撕碎了信。

她開始迴想那大學生，想到他底愛情，想到自己底愛情，但是忽然許多思想鑽進她底腦裏來，使她想到一切：關於母親，關於大街，關於鉛筆，關於鋼琴。她懷着

快樂地想，她發現一切都是好的，美麗的；快樂告訴她，這還不是全體，稍等一會還有更好的到來呢。春天快要降臨了，夏天接着就來了，那時候她隨着母親往哥爾賓避暑去，自然，勾爾諾在放假日也要來的，於是就能同他在園裏散步和保護園子了。各魯之介夫也要來的。他會同她作戶外的擲球遊戲，他會給她講可笑的或怪異的故

事聽。她貪婪地想佔有園子，夜，純淨的天和星。她底兩肩重新被笑震動了。她感覺屋裏充滿了花的香味，又好像有樹枝敲在窗上。

她走到床前，坐下了，她不知道對自己底廣大的快樂怎麼辦纔好，這快樂壓迫着她。她一眼瞥見掛在她底床後的聖像，不由隨口唸道：

『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

**原书空白页**

# 片刻

V·柯洛連科作

V·柯洛連科（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是俄國近代文學中的一個大家。所寫的小說最著名的有瑪加爾底夢，從薩哈連來的人，森林喧嚷着，惡黨，等等，他底散文也是很有名的。克魯泡特金說「在他底短篇小說裏有一種力量，一種均衡的意義。一種描寫個性的優美的技巧，和一種藝術底完整。」

他也被捕過，放逐過，並且在恢復自由後，有幾年不許他居留在有大學的城市，恐怕他底思想「傳染」。

高爾基就受過他許多有益的指導。

「片刻」在河氏底短篇小說中，是譯者最愛讀的一篇。讀着那怒海、暗夜和逃走的囚犯底描寫，就像聽着一首雄渾而悲壯的詩底朗誦。



原书空白页

平靜的。」

「暴風雨來了，伙計。」

「是的，隊長，兇猛的暴風雨來了。我最知道這種東風，夜裏在海上一定會很不

「聖約西甫。保佑我們底船手們，讓漁夫們也趕得及都收拾起來……」

「可是您看：那裏是什麼，彷彿，我看見船帆了。」

「不是，那是飛鳥底翅膀閃動着。刮風的時候你可以躲在牆垛口裏——再見。」

過兩個鐘頭換班……

隊長走了，崗兵停留在一座不大的、四周被搖動的波浪包圍住的堡壘底小牆上。

果然，暴風雨臨近了。太陽落下了，風更尖利了，西天邊下燃起了紫紅色的火焰，隨着這火焰向天空擴展底程度，——海底暗藍色也就成爲愈加深奧的和清冷的了。許多波浪底銀白的峯巒已經在一些地方衝破了它底黑暗的浮層，那時，就好像，由於長久地忍耐着的憤怒而煩惱和邪惡了的海洋底秘密的深處試圖要看看外面是個什麼樣子。

天上也佈滿了急劇的驚騷。雲，拖延了長長的一帶，從東朝西飛馳了去，在那裏一片一片地燃燒起來，有如颶風把它們投進一個巨大的炙得通紅的火爐口。

壓迫下來的雷雨底呼吸已經接觸到海洋上面了。

在黑漫漫的波濤上，確如受驚的飛鳥底翅膀，船帆閃現了：遲誤的漁夫，在暴風雨頭前急奔着，顯然，他已經不希望到達那離遠的邊岸，並且掉轉自己底小船向堡壘來了。

那遙遠的邊岸早就迷失在霧裏，水沫裏和逼近的黃昏底幽暗裏了。海在深沉而迂緩地吼叫着，一排波浪追着一排波浪遠遠向那邊在輝耀的地平線滾去。船帆閃爍了，又消失了，又顯現了，小船頂着風勢，往前推進。艱苦地戰着波濤，緩慢地向海島行近了。崗兵，從堡壘底牆上望着它，覺得昏黑和懷着惡意的大海急速地要用霧淹沒自己底荒野的波濤底轟鳴埋葬了那唯一的小船。

堡壘底牆上燃起了一點火光，又燃起了第二點，第三點。已經看不見小船了，但漁夫能夠看見火光——在模糊的、洶湧的海上有幾個戰慄的火花。

一一

「站住！誰在那裏走？」

崗兵在牆上向那小船叱問，同時舉起鎗對它瞄準了。

但是大海比這個威嚇更可怕。船夫沒有方法停住他底舵，因為波浪時常要把小船擲到石岩上去。也就是這個原因，那老舊的西班牙的鎗總不能瞄得準確。小船謹慎地，好似飄浮着的飛鳥，窺伺着波濤，它突然藏進了波浪底峯頭，突然降落了船帆。波浪把它湧到前面去，船肚就滑在一處小灣裏的碎石上了。

「誰在那裏走？」崗兵又高聲叱問，留心地觀察着小船有沒有危險的動機。

「弟兄！」漁夫答，「爲了聖約西甫，請開一開門吧。你看，是怎樣的暴風雨呀！」

「等一等，隊長就要來了。」

在牆上有些影子轉動了，隨後沉重的大門開了，一隻提燈照射出來，聽見了人們底談話。西班牙人收留了漁夫。靠牆下，在軍人的營房裏，他找到了避難所來溫暖這一個整夜。他將在平安中好好地回想一下那海洋底憤怒的吼鳴和深淵上的令人恐懼的黑暗，在那裏，剛纔不久還簸盪着他底小船哩。

大門又緊閉了，彷彿這堡壘和大海隔絕了，在海上，正神秘地閃動着燐燐的泡沫底光輝，這時候已經跑過了第一次狂風和急雨，在全部的海面，和地上。

在角梭形的塔底窗戶上朦朧地照耀着一點火光；被引入灣裏的小船，有韻律地搖震着，在反復的和破毀的打擊下悠悠地哀泣着，但波濤還是越加激烈起來。

在角棱形的塔裏有一所西班牙的軍事監獄底密室。有一會兒，紅色的火光從它底窗戶透出；暗了；一個人底姿勢在鐵格子後面畫了副半面像。誰從那裏看看黑暗的海就離開了。火光在波浪底尖頂上又顫抖着紅色的反照。

這是黃·馬利亞·和之·米古哀·既次，●叛徒和強盜。在西班牙人底過去的暴動裏他們俘獲了他，判決了死罪，可是後來，因為怎麼一種慈悲的慷慨，他被減刑了。他們把生命留給他，就是把他充遣到這海島，關在這燈塔裏。在這裏他底腳鐐摘掉了。它們是不需要的：是用石頭做的，窗戶上粗是堅的鐵格子，窗戶底下是大

● 以後簡稱黃·既次——譯者

海，他底生活建立在這上面；他能夠在窗戶裏瞭望遙遠的邊岸……回憶……也許，還有——希望。

起初的時候，在明朗的日子，那時太陽閃爍在青色的波浪底峯巒上，照出遙遠的岸邊，他長久地望着那裏，望到故鄉的山嶺底輪廓，望到凸起的峽谷底不明晰的曲線，望到幾乎看不見的遼遠的鄉村底黑點……他猜想着港灣，道路，山上的小徑，在小徑上，他猜想，徐徐地行走着一些影子，並且當它們中底一個接近他的時候……他等候着，在山上重新燜耀帶着烟圈的射擊底火光；從遙遠的邊岸那裏，順着波浪，吹來懸着暴動和自由的故鄉的旗幟的船帆。他預計到這些，就忍耐地、謹慎地、固執地用手指挖掘着生鏽的鐵格子底周圍的石頭。

幾年過去了。岸上一切都是平靜的，峽谷裏躺着灰色的烟霧，隔邊岸不遠停有一隻西班牙的防衛的小汽船，和一些馴順的捕魚的小船徘徊在海面上，好像海鷗



在尋找目的物……

所有已往的事情，對於他，彷彿做了一次夢。是在夢裏一般，平靜的海岸在金色的霧裏打着瞌睡；也是在夢裏一般，早已過去的幻想的影子在他底腦裏慢慢地爬過。當望見在岸邊冒出烟，分開波浪，一隻軍用的汽船馳來的時候，——他就知道，這是載送新換班的獄卒和守兵到島上來了……

又是幾年在這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度過了黃·既次安靜了，連自己底夢也忘記了。他甚至帶着遲鈍和冷淡的神情望着那遙遠的岸邊，而且早已停止挖掘鐵格子了：爲什麼呢？

祇是等刮起東風，在這個地方刮得特別兇猛的時候，波浪開始以石頭觸擊小島底斜坡，在他底靈魂底深處，也像這海底上的石頭，那無頭緒的和遲鈍的痛苦也開始曖昧地觸擊了。從被烟霧所彌漫的岸邊，這時他覺得，似乎重又顯現怎樣的一

些影子，走到波浪上來，同時大聲地、焦急地、悲怨地、惶駭地喊叫着什麼……可是他知道，這不過是海底喊叫。然而却又不能不耐心地去傾聽這些喊叫……於是在他底靈魂底深處揚起了艱重的、黑暗的波浪。

在他底小室裏，由這牆角到那牆角，順着中斜線，在石頭地板上有一條低陷的小道。這是當那些狂暴的夜間，他在自己底籠子裏奔跑，用赤裸的兩腳踏潰了石頭所成的痕跡。若遇到這樣的夜間，他就又來挖掘鐵格子周圍的牆壁。等第二天早晨，那時的海，平靜了，諂媚地舐着小島底石頭的堤階，他也就平靜了，也就又忘記那恍惚的時辰了……

他知道，這裏禁住他的不是鐵格子……禁住他的是那忽然陰險，忽然震怒，忽然和藹的海，還有……懶惰地和愚癡地在自己底霧裏打盹的，遙遠的岸上的夢一般的靜謐……

又是這樣幾年過去，這已經像過日子一般了。夢底時間對於意識是不存在的，而他底生活已經完全成了做夢，遲鈍的，困重的和無痕跡的。

但是近來在這夢裏重又開始閃出奇特的幻象。在極清朗的日子，岸上起了柴燒或者火災底烟。堡壘裏發生了異乎尋常的動作：西班牙人着手修理衰老的牆壁；把那些平靜無事的許多年來積下的損壞的地方，急切地去填補；在邊岸和小島之間，插着西班牙軍旗的小汽艇，比以前頻繁地奔馳着。有兩次，真像海裏一些怪物底碩大的脊背，好幾艘帶有燈樓的軍艦在海面上遲滯地爬着。黃·既次用朦朧的眼光望着它們，這眼光裏有時候貫澈着一種驚愕。有一次，他甚至於望見在這天被

太陽清澈地照耀着的峽谷和熟知的山崗底坡隘，騰起射擊底灰白的小烟，小小的，有如釘子的帽頭，突然湧現了，清清楚楚地印在暗綠的地上，以後漸漸消散到明亮的空氣裏。又一次，軍艦底細長的黑色的軀體向遙遠的邊岸駛轉了去，同時有幾下短促的破裂的轟擊從海上震動了他底窗戶。他用手握住了鐵格子，堅實地搖撼着它。它吱吱地發響和擺動了。碎石和屑片從釘子下脫落了，那裏有鐵條嵌牢在牆裏

但過了幾天：邊岸重又平靜和打盹了；海是愚鈍的，波浪靜靜地、沉思地一片追着一片流去，好像因為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就敲打着石頭的岸邊：他想，這又祇是做了一個夢。

可是從這一天早晨，海又開始刺激他。幾排巨浪已經越過分隔海灣的防堤；聽見在右面，似乎石頭從海底升上邊岸底斜坡：到晚間在窗戶底方形的亮處不

斷地閃爍着泡沫底晶亮的水點。激浪唱着自己底雄壯的歌曲，邊岸就用沉痛的呻吟和反響回答。

黃·既次聳了一聳肩膀，決心早些躺下。讓那大海自己說話，由它喜歡什麼；讓它隨便怎樣處置那波濤底紊亂的胸腹和他在窗戶上看見的、那隻遲誤的小船。從奴隸的邊岸來的奴隸的小船：他不論對於它，或對於海底聲音都沒有關係。

他躺在自己底蒲團上。

當守兵——西班牙人在照例的時間拿來一隻洋油燈並且從過道裏鎖閉的門上的小洞把它放置進來的時候，它底光便照到了一個臥着的人形，和一幅閉着眼睛的蒼白的臉。看來，黃·既次是穩靜地睡了；僅祇他底眉頭時常地皺一皺，臉上偶然地蓋過一陣遲鈍的痛苦底表情，好像在被催眠的意識底深處動盪着一種曖昧的艱重的東西，猶如在大海底深處的那些沿岸的石頭……

他一下子醒了，誰叫了他底名字。這是颶風，掠過防堤，碰到了牆壁上。在窗下的黑暗中衝來熒熒的泡沫底細片。轟鳴靜下的時候，小室裏還是充滿着唼刷聲和颶聲。回音穿通了鎖閉的門，鑽入過道裏去。彷彿什麼恐怖的妖物，有意地飛到海島上，又靜下了，消失到遠方去了……

黃·既次立刻站起了。他感覺，他僅僅纔睡了幾秒鐘，他向窗戶上看看，還希望發見遠處有小船底白帆。但窗戶上是昏黑的，海在嚴峻的黑暗裏瘋狂着，奔馳的疾風傳送着沓雜的吶喊。

雖然這樣的暴風雨並不是時常發生，他却仍舊能夠懂得那轟鳴，颶聲，唼刷聲，和石頭的邊岸底低地底顫抖。但是現在，粗亂的隆隆的聲音減低了的的時候，在它底下還聽見有一種新的聲音，那麼輕柔，親切和陌生……

他跳向窗戶去，重又用手攀住了鐵格子，朝黑暗裏看着。海是沒有定形的和野

蠻的。遙遠的邊岸完全被濃密的烟霧吞沒了。只在幾次轉瞬間從濃霧和浮雲底當中走過紅色的，朦朧的月亮。遠遠的，不分明的反光凌亂地在狂怒的波濤底高峯上晃一下就消滅了……遺留下的祇是喧噪威迫的，惡意的，匆忙的，和嬉戲地叫喚着的！

黃·既次覺得他底整個的內部都戰慄了，洶湧了，像大海一樣靈魂從一個長夢裏醒來了，意識清楚了，死滅的各種希望復活了……於是 he 倏地憶起了不幾天以前所望見在岸邊的……這哪裏是做夢！他怎麼能夠把那算做夢，那是一個行動，那是一些射擊，那是一次暴動！

颶風還在飛捲，又揚起了泡沫底白白的碎片，在唸刷和轟鳴的聲音底下又聽見了以前的聲音，陌生的和親切的。黃·既次投到鐵格子上去，在可怕的興奮底激烈中，猛力地搖撼着它。爲鹹水所浸蝕了的石灰和碎石脫落了，幾塊大個的石頭也

離開位置了，鐵格子就鬆活地從窗口拔出來。

窗戶底下，在小灣裏，小船振動着，發出清脆的叫聲。

## 五

牆上這時候更換了守兵。

「聖約西甫啊！聖母啊！」新來的守兵唸着，用頭巾包了腦袋，藏在牆垛口裏。海面，全部的幅原上，起來，落下，波浪底峯巒在黑暗裏奔流着。新的颶風刮起了。風，簡直是瘋狂了，小島前面已經在戰慄和呻吟着。從底下，好像一些灰白的精靈，那些成年睡在深淵裏的巨大的石頭都升到岸坡上了。

颶風恰好在這一分鐘飛到，那時候黃·既次剛纔跳出窗戶。水一下子灌了他，



打聾了耳朵，從腳下把他拌倒了……

有幾秒鐘他毫無知覺地躺着，只有一種恐怖留在靈魂裏；在他上面呢，是帶着號叫，壓來一些巨大的，粗野的，殘暴的東西……

當轟鳴稍微靜下的時候，他睜開了眼睛。天空流轉着烏黑的雲，沒有一絲光線，沒有一道輪廓。那些不可抵抗的，向西方衝去的雄偉的體積底行動，沒等看見，却先感覺着了。遠遠的地方又起了什麼，看不見的，但是威嚇的，而且沉悶地、不祥地、無休止地響着。

祇剩堡壘底石頭的牆壁不動地、安靜地站在普遍的活動中間。在黑暗裏可以辨認從砲眼伸出的砲口。從距離較遠的兵營，轟鳴比較輕些的當兒，斷續地傳來夜晚的祈禱底聲音，銅鼓敲了最後的一次。那裏，牆壁下，彷彿被靜謐閉塞了。燈火在他底小室裏射出了平板的、不貲斷的光。

黃·既次站起了，好像一隻挨了打的狗，朝這火光走去……不對海是虛偽的和可怕的。他又進入自己底幽靜的小室。他安置上鐵格子，就躺到自己底放在牆角的蒲團上，來做那艱苦的，然而無危險的，囚徒底夢。

不過他還得細心地釘好鐵格子，使那巡察兵不至於看破……他們還會想他要在這狂暴的夜裏逃跑！不，他不要逃跑……在海裏要淹死的……

他用手攀住滴簷，立到窗戶上，就在那裏站住了……

屋裏是空洞的，但比外面安靜。洋油燈底平板的淡黃的光落在牆壁上，踏陷的地板上，放在牆角的蒲團上……在由石頭砌出的枕頭上邊，顯現了字體：

「黃·馬利亞·和之·米古哀·既次，叛徒，自由萬歲！」

牆壁底各處，大形的和小形的，清楚的和模糊的，也在閃躍這樣的字體：

「黃·米古哀·既次」……米古哀，既次」……還有——數目字……

最初他以日子，星期來計算時間，以後以月份……「聖母呀，已經兩年」……

「三年……上帝，保佑我底智性，……既次……既次」……

用數目字一直算到第十年……再多的計算停止了……祇有那用虛弱和懈怠的手刻劃的名字，還在繼續地閃爍……洋油燈底淡黃的光，平板地和無感地落在這一切上面。

倏然間黃·既次看見了在他底牀上臥着一個人，睡在濃厚的夢裏。帶着遲鈍的安靜，胸脯輕輕地起落……這是他嗎？就是那個黃·既次，把尋求生活和自由的全部力量和熱情送進這裏來的那個人嗎？……

新的颼風攜着呻吟和轟鳴，飛到島上……黃·既次鬆了手，又跳下岸去了。颼風過去了，弛緩了……平板的燈光又從窗戶照向黑暗裏。

崗兵站在牆上，轉過脊背朝着風，一面用手扶着鎗，防備颶風把它擱下，他爲自己讀着祈禱，傾聽着海洋底地獄似的轟鳴和風底狂激的吼嘯。天還是黑黑的：有如全世界已經被這沒有定形的，同樣擁抱了雲，空氣，和海洋的黑暗吞滅了。僅只偶然在喧噪，轟鳴，激流中間出現着白色的浪峯，波浪向小島翻滾，遠遠地把浪頭摔過了低矮的牆台。

崗兵背誦完了所有的、凡他所知道的祈禱詞，就轉過身來面着海，立刻驚慌得發呆了。在海灣底背後，恍恍惚惚看見在黑暗裏，小船走動着，向那正刮大風的、黑暗的、浪山在佛騰和騷鬧着的、已經沒有方法被保護的地方走去，突然，白色的船帆掛

起了，鼓滿了風。小船搖盪着，升上，又落下：

在這片刻間黃·既次向後面看一看，他覺得黑暗的小島震撼了，同着直到這片刻以前還用自己底半死的光照耀他的燈火一起沉沒到深淵裏了。前面祇是混沌和暴風雨。佛騰的狂喜充滿了他底殭冷的靈魂。他更緊地把握住船舵，拉着船帆，大聲地喊叫起來，這是忍不住的快樂底叫喊，這是喚醒了和指示了自己生命的無限的狂喜。後面傳佈着隱悶的鎗的射擊底聲音，接着是被颶風所破壞和分散了的、大砲的射擊底隆隆聲從遠處飄來。颶風橫吹着，捉弄着小船。它升上來，升上來。沒有窮盡。黃·既次皺着眉頭，兩道頑強的眼光只注視着面前，雖則這樣，狂喜還是充滿了他底胸間；他知道，他自由了，在世界上現在沒有什麼人可以和他相比，因為所有的人都要生命。而他。他祇要自由。

小船升到了波濤底絕頂，它戰慄了，顛簸了，並且開始沉落了。他們從牆上

最後的一次望見了它  
但是那小小的堡壘還長久地向着瘋狂的大海放送一  
聲一聲的射擊……

七

到早晨太陽重又出現在明朗的青色上面。

雲底最後的集羣還紊亂地在天空奔走；海平靜着，輕搖着，好像害羞自己底昨  
夜的亂行。藍色的、沉重的波浪，靜悄悄地打着石頭，明亮的、愉快的浪屑閃耀在太  
陽光裏。

187  
遙遠的被風雨洗濯新鮮的岸邊，畫在透明的空氣裏。到處有在狂暴的夜以後  
蘇醒了的生命晒笑着。

一艘不大的輪船傍着海岸遊巡，在波浪上拖了一條黃褐色的烟的尾巴。一堆西班牙人從堡壘底牆上注視着它。

「一定淹死了。」一個說：「這是真正的神經錯亂。你怎樣想，頓——菲爾南斗？」

年青的軍官轉過身來，面對剛纔說話的沉思的臉。

「是的，當然，淹死了，」他說：「或者也許，他此刻正從那山上望着自己住過的監獄呢。總而言之，海至少給了他幾個自由的片刻。誰知道，真實的生命底一瞬果然不值生存底若干整年嗎？」

「但那邊是什麼您看？」軍官指着靠山崖的海岸底南端。在被叛徒們底野營所佔據的那些偏僻的海峽底一處海峽上，那裏青色的地帶上亮閃着烟底小

● 「頓」是西班牙的對人尊稱，等於中國的「先生」——譯者。

塊的白光。什麼聲音也聽不見，祇有馳迴的烟顯現了，消滅了，奇妙地活潑了那荒野的峽谷。在海上回答着大砲的射擊底斷續的轟隆聲音，當烟縷全都伏在波浪底晶瑩的光輝上的時候，一切又沉寂了。邊岸和海也靜默了。

軍官們察看過了。這曾經暴動的土人們底陣營裏的不能明瞭的復活是什麼意思呢？是回答關於破獄人底命運問題嗎？或者只是意外的騷亂底、突然的射擊呢？

回答却沒有。

光閃的波浪，謎昧地晒笑着，跑到岸邊，大聲地在石頭上撞碎了！



原书空白页

# 杜 媪

M·高爾基作

M·高爾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年）這是我們最熟識的作家，去年纔死，我想關於他底一生和藝術，讀者一定很清楚，這裏似乎不必多說了。

本集中所收的高氏底幾篇作品，是數年前，從他底回憶錄裏選擇的，雖然是短短的幾篇，但棄之亦覺可惜，所以就收在這裏了。

原书空白页

有八個肺病患者，——這都是些情感極易變動的人，他們底體溫一升高到十度之二三，他們便因為恐懼、憂鬱和急燥，性質變得完全不同了。

肺病菌有一種滑稽的特性：它殺人，却又挑動人對於生的渴望；若證明這話祇須看那些肺病患者多數是色情亢進，和臨死的時候還相信自己已是健康的這點便可以明白。記得病理專家斯伯倫曾把這種現象稱做「肺病患者之希望。」

這八個病人都住在克里米底一所宿舍裏，一個名叫杜嫩的女僕服侍着他們，

她是個藉貫不明的女子；她有時說她是愛司吐克人，有時又說是克列爾克人。但是她說話卻帶安立強地方的口音，也常常夾雜一些像韃靼人的或阿爾緬人的聲調。

她底身體高大，肥壯，但她底兩腳很輕快，她底行動敏捷而靈活。她天生一幅老實的馬式的臉，她底紅嘴唇被她底肥碩的微笑拉得很長，這種微笑底油脂並且灌進她底一雙驚奇的海水色的大眼睛裏去了。當她沉想的時候，這雙微覺遲鈍的眼睛便變得像陰了的天，它們底光勢有如鉛塊一般。

她沒有知識，而且愚蠢。特別是在劃想什麼詭計的時候，更顯出她底愚蠢。病人們因此也就略不忠厚地叫她：

——杜墟。

但是，這種稱呼並不能激怒這肥壯的少女和澆滅她底微笑。杜墟對待病人們

是仁慈的，彷彿母親對待孩子們一樣。偶然那患肺病的男子們用他們底灰白而汗溼的手伸來貪婪地捏捏她底健康的充滿了熱血的身體的時候，她總是很泰然地用她底紅色的大手推開那些死底汗溼而可憐的手：

「請別亂抓罷，這樣會損害你底健康呢！」

有許多很誠實的人都熱心地諂媚她：小商人們，經濟人們，其中還有一個死了妻的粗魯而結實的漁夫；她底不聰明的姿色，體力，專心做工與平板的性格引誘了他們，每個人都希望得到這個幽靜、單純、近於人性的生物給自己做一生的工作。但是她對男子們的態度就好像一個自由的富翁，他深知應該在什麼時候並且應用怎樣最好的方法去處理他底資產一樣。她以一種曖昧的、然而帶着安慰的微笑，像看護情感多變的病人和從她底心裏推出他們底煩厭的撫愛一樣拒絕了那些求婚人。

她就是在那種天氣：不怕那時候是刮着呼呼的北風，或大霧底鬱悶的溼氣包圍住宿舍——那坐在山上的小屋，不怕是病人們蜷縮在大衣裏咒罵寒冷的天，她也會覺得熱。夜裏，等我們都睡熟以後，杜媼便把一塊方角上印着紅玫瑰花的黑巾披到頭上，走到露台去，在那裏，她跪下來，兩眼定定地望着天，開始了長時間的祈禱，那種斷續的聲音飄過我底窗來：

「啊，聖母……耶穌，我們底主啊！還有你，偉大的使者，尼古拉啊……」

對於歌詞，抒情詩，杜媼全沒有一點兒興趣，她不愛花，因為她以為花底芥蒂會把屋子弄髒。有一天夜間，一個患肺病到「第三期末期」的女尼熱烈地讚美天和星，杜媼卻用幾個極無情的字眼把她底熱情壓下去了：

「天，天好像雞蛋餅……」

一天，又來了第九個病人。這人費了很大氣力，喘喘地，纔爬上了露台底階梯，他

把住了最後的一節欄杆，向杜媼說：

「喂，真美麗的衣服呀！——你好嗎？」

他說話時的神情，顯着又是可憐，又是快樂。他笑謎謎地望着這個肥壯的少女，望着她底胸上的兩個饒勇的突起物。

「噢，真強健呀，」他沙聲地說，接着是一陣緊喘。

「哪，看吧，你會減輕我底病呢，不是嗎？」

「啊，當然，」杜媼用阿爾緬人說話的聲調回答他。

他生着一幅貓頭鷹似的臉，一雙圓圓的貓眼，一隻向下彎曲的鼻子，一部小小的黑鬚，他底態度像是邪惡的和滑稽的。

從這一天起杜媼忽然像中魔似的，她改變了，我們病人因此受到很大的不利；她忘記了我們求她做的事情，毫不在意地潦草地收拾着屋子，對於我們底抱怨和



責難她祇用沉默的無言作回答，同時在她底一雙馬眼裏似乎充滿了一種酣醉樣的東西。她好像耳也聾了，眼也瞎了，常常忘記一切地把她底頭往露台那方面伸着，那裏躺着氣喘、咳嗽、蜷縮得真像一隻貓頭鷹的矮小的大學生飛里泡夫。祇要有一點兒空閑的時間她便跑到他旁邊去，等到太陽一落山，她又埋進那大學生底房間裏了，那時候你很難能夠從那裏把她叫出來。

啊！後來他死了。他死得真有點不同：他始終是微笑，談諧，並努力想用嘴唇吹出一隻小曲，雖然他底咳嗽阻礙着他。雖則他時常不免有些嫉妬的，甚至無恥的矯傲，但是他這種矯傲却是很圓滑的。

「怎麼，朋友，你喜歡這些小『矛盾』嗎？」有一次他眨着那雙貓眼問我。「你歡這些嗎？白天，夜，誕生，愛情，智識，死，啊！好像法蘭西人常常問的一樣。這問題對於一個二十六歲年紀的人是特別有興趣的——我說的是自己呢：杜妲！」

在什麼地方有盃盤碰擊或移動家具的聲音。杜媼跑來了，鼓着兩隻眼睛，靜靜地等候着這人吩咐她。

「我底好姐姐，你取給我一些葡萄酒吧，要新鮮的！」他指揮她去了之後，又向我說：

「這是一個頂無知識而愚蠢的東西。」

他輕視所有的病人，並且以苛薄的話嘲諷了每一個人。別人當然也不喜愛他。不過他對我還有一些友誼，因為他嗜好文學，這是唯一維繫了我們的原因。

「文學是人類一切發明中最好的東西，」他底灰色的舌頭在嘴唇上舐了兩下，說。「它越是離生活遠，——越好！」

我想，他致死的主因不僅由於肺病，大概還由於她底靈魂上受了嚴重的打擊罷。

他在宿舍總共過了六十九天生活，臨死的時候，嘴裏說着這樣的嚙語：

「菲瑪——一生 祇有你，我祇愛你：永久啊，小菲瑪呀。」

我坐在他腳下的牀頭上，杜媞憂愁地站在他底枕頭旁邊，她一面啜泣，一面用她底大手撫摸着死人底枯萎的頭髮。在她底臂下夾着一個類似衣捲的東西。

「他說什麼？」她問，不安地。「他說的是什麼，什麼是『圍瑪？』」

「當然啦——不是個姑娘便是個婦人，他曾經愛她，現在還在愛她。」

「他嗎？他愛這個圍瑪嗎？」杜媞驚異地高聲問。「不是的，他愛的是我呢。他從到這宿舍那一天，便愛上我了。」

但是她又聽了大學生飛里泡夫一些嚙語之後，她高高地揚一揚她底灰色的眉毛，撩起她底圍襟擦了擦自己底汗溼的臉，使把那個衣捲似的東西摔在我底膝前，說：

「這是些——他底裝死的東西。褲子，襯衫，靴。」

於是她靜默地走了。

過了二十幾分鐘那大學生飛里泡夫纔停止了嚶語。他態度莊嚴地望望白壁間的黑色窗框，嘆了一口氣，——我想，大概他想要說什麼罷，但要說的話還沒有走到他底喉嚨時候他就斷氣了，他底小小的、瘦得只剩骨頭的身體安安靜靜地伸直了。

我跑出去尋找杜媼。這時她站在露台上，兩眼俯視着山下，山下，海和天的顏色混成一片，好像到了黑夜。她轉過她底大臉迎着我，她底表情是那樣地嚴峻，使我非常駭異。

「他死了。你去替他穿上衣服罷，杜媼。」

「我不。」

杜媼底脚在地上摩擦起來，彷彿要踏碎一塊唾沫似的。

「我不，」她又說。「連看他一眼也不願意——我也不希望。請你想想啊——他是怎樣一個人！他說他愛我，其實……」

「但是，你看見了，他已經死了啊……」

「哪，死了怎樣；自然我看見了，難道我是瞎子嗎？我並且用了自己底錢，替他買了裝死衣服呢。他一到這裏的時候，我就明白了，我想啊……這人要死的呀！誰都要死的。爲什麼欺騙我？他說他什麼時候也不會愛過一個女子。哪！你看吧，這就是你底女子，你死，可是你不要欺騙……」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好像她嘴裏所說的不似她心裏所想的。隨後她忽然很痛苦地，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就像喝了一大盃熱湯燙得她底腸胃發疼一般。

「我們去罷，杜媼！」

「你去罷，你若有這樣慈心，你就自己去替他穿衣服罷。我可是沒有這樣慈心。我不願意他對我做了什麼呢，——是遊戲嗎？」

「我不會替死人穿衣服……」

「我又怎樣呢？我和他也沒有關係呀。——但是，他是死了啊。」

「哪，死了又怎樣？請你不要再遊說我罷，我不願意看那樣的東西。凡是人總不要欺騙……」

她這樣說了也沒有去替死者穿衣服，還是呆呆地站在露台上。

正在替那大學生飛里泡夫穿衣服的時候，我聽見一種很低但是很沉痛的聲音。於是我跑向露台去。

每個人藏有一種狂熱的泉水似的眼淚，杜婭所流的便是這種眼淚，她跪着，把頭不住地往欄杆上碰，一面哭，一面傷心地叫出一些無稽而不自然的話：

「你雖然欺騙了我，你還是我底……小醜人……孩子……我永遠不能忘記  
的孩子……」

守  
墓  
人

M·高爾基  
作



原书空白页

當我把守墓人鮑列金早就熱望得到的口琴贈給他的時候，他，這獨眼的、襤褸的人，將他底右手緊緊地按在胸間，顯着極快樂的神情，閉上他底那隻孤寂、和善、——但不是常如此——痛苦的眼睛，說：

「噯·哈·」

他爲興奮所窒息了，喘上一口氣來，纔又搖搖他底禿光的頭，說：

「等到你死了，列克賽·瑪克西麥奇，我必要好好地守護你的！」

他即使在替人掘坟穴的時候，也決不會忘記把口琴帶在自己身邊，當工作乏了，他便溫柔而幽靜地吹一段「波蘭跳舞曲。」他有時叫那曲是法文的「特別·白蘭」有時是「得里·布郎。」這是他所會吹的唯一的歌曲。

有一次，當他又吹起那曲子的時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有一位牧師正爲死者禱告，禱告完，他將鮑列金叫到跟前，罵道：

「你侮辱了死者啦，畜生！」

鮑列金向我申訴他底委屈：

「當然，這是我不好，但是，他怎麼能知道這就侮辱了死者呢？」

他相信，所謂「地獄」是沒有的，好人底靈魂在肉體死後便飛進「純潔的」樂園去，而那壞人底靈魂仍然存留於肉體中，住在墳墓裏，一直到肉體腐爛完的時候。

「以後大地便將靈魂蒸發到空中，又被風將它吹化成爲毫無感覺的灰塵。」  
一天，當把我底一個最可愛的六歲女孩尼可賴瓦底屍體葬進墓穴後，所有的人都離開墓地了。鮑列金一面用鋤頭修平墳頭的土塊，一面安慰我道：

「你，朋友，不要再悲哀了！也許他們在那世界上正用別的話語說着話，比我們更好更快樂呢；也許他們什麼都不說，只在那裏玩着四弦琴呢。」

他愛音樂到了一種可笑的忘己的程度；不怕聽見遠遠地有無論軍樂，手風琴或大鋼琴的聲音，這時他便呆了，將脖頸伸向聲音所來的方向，兩手反撐在背上，身子像釘住似的，大大地張着他底那隻黑沉沉的眼睛，好像要用那隻眼睛去聽一般。有時候他在大街上也這樣，有兩次他被馬踢倒了，車夫並且很很地打了他幾皮鞭，但那時的他，是失了魂的，佇立着，並不會聽到那警告他的叫喊，不會看見那立即臨頭的危難。

他解釋說：

「我每次聽見音樂時——於是，便像埋在河水的湍流下面了！」

他追逐一個墓地側近的酗酒窮婦，索羅金娜，她比他大十五歲，而他却是已過四十歲的人了。

「你喜歡她底什麼呢？」我問。

「啊，有誰能安慰她呢？除了我，一個人也沒有。我願意安慰那些最無安慰的人。我沒有個人的痛苦，因此我就去分担別人底痛苦了。」我們是立在樺樹下談着話，正意外的降着六月天的傾盆大雨。

大雨點打在鮑列金底瘦骨崢嶸的頭蓋上，他卻快意地一縮一縮地對我悠然說道：

「我最快樂，當用我底話能夠擦乾淨別人底眼淚的時候。

後來他得了一種腸胃病，呼吸時便發出一種死屍腐爛時的臭味。他不能夠吃一點東西，常常要嘔吐，但他仍舊努力地工作，喜洋洋地在墓地間逡巡，他臨死的時  
候，還正和另一個傻守墓人鬥着紙牌戲呢！

原书空白页

劊子手

M·高爾基作



**原书空白页**

「尼熱格勒區憲兵隊長格列涅爾是個詩人，他底作品在保守派的刊物「田野」或「故鄉」上發表過：

「煩惱常從爐後走出，

常從一切門庭中邁出它底大步，

雖然它會將你底精神破壞，

但你將快樂地生活——若與它同在。

離開煩惱使我感到孤獨，

彷彿大地上沒有人類沒有牲畜。」

在某夫人的像片冊上，他題過一首情詩：

「在莊麗的院門之前，

立着個七歲的幼年。

爲什麼我看他是如此面熟？

呵，這就是我，真遇鬼囉！」

以下便開始難瞭解的比喻和寓意的句子了。

格列涅爾後來被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當時有名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遼·尼開否爾夫底兒子亞歷山大·尼開否爾夫殺害了，這老尼開否爾夫是個頗具戲劇色彩運命的人；他有四個兒子，一個個都遭了不幸。第一個兒子是社會民主黨員，因為多次繫獄和流逐的刑苦，使他得了心腸病死了；第二個跳進煤油坑把自己燒死了；第三個服毒死了；那最小的一個，沙絲，因為殺死格列涅爾上了斷頭台了。他殺死他的時間是白天，在大街上，幾乎就在憲兵隊的門前；當時格列涅爾正同一位婦人挽着臂走在街上，沙絲追上他，喊道：

「啊哈，憲兵隊長！」

這時格列涅爾回過身來將要叫喊，小尼開否爾夫便對準他底頭部和胸部連放兩槍，沙絲立刻被捕並判了死罪，但是在尼熱格勒監獄中的犯人誰都不願意給自己接受這種醜惡的殺人的工作，那時做市警察所所長的樸里，以前巴拉諾夫省長底廚師，是一個自慢自誇的醉漢——他稱自己為著名的滑稽大家卡藍斯底親兄弟——他以二十五個盧布的代價運動了一個捕鳥人名各里·明爾庫夫的去處死沙絲。

各里也是一個酗酒的人，三十五歲。生得長瘦，但筋骨却很發達；在他底馬臉的腮下生着一片黑密的鬍鬚，在他底濃重的長眉下露出一雙貪婪的半睡的眼睛。他殺了小尼開否爾夫，便去買了一條紅圍巾，纏上他底生有大結子的長頸，酒也不喝了，但開始了似乎很重而響亮的不斷的咳嗽，朋友們問他：

「你怎麼了，各里，受了風寒嗎？」

他解答道：

「我負有一件於國家有利益的秘密的任務呀！」

但是當他對人說起他做過劊子手的時候，人們便打了他，都離開他了，他氣極了，跑去請求憲兵隊長開夫金准許他穿紅制服和縫有紅側縐的褲子，他說：

「爲使一般市民們明瞭我是誰，不敢用他們底污穢的手觸犯我——罰惡底劊除者。」

開夫金又派他再去處死幾個人，各里這次是到莫斯科去了，在那裏他更加自視不凡起來，但他一回到尼熱格勒便去找西門諾夫內科醫生，說他底胸部皮膚下面有個「氣泡」常常把他向空中吹上去。

「吹得是這樣有力，幾乎使我離開地面，我必得抱住什麼東西，免得跳起來給人嘲笑，我得這病是在處死罪人以後，從那時起我底胸裏就漸漸膨脹了。現在真重

啦，我連睡覺都不能，夜裏會將我吹向天花板去的，怎麼辦呢，我把所有的衣物都壓在身上，連袖口和袋子裏我都裝進一些東西，爲的防備吹起來的，我把桌子壓住我底胸和腹，把兩腳拴在床上，但是一樣，還是把我往上吹。我誠心請求你割開我底皮膚，放出這氣泡來，這樣我便可以很快地又在地上好好行走了。」

醫生勸他到精神病院去療治，但各里忿然地拒絕了。

「我這是胸裏的病，不是腦裏的病呵……」

不久，他從屋頂上跌下來，折斷了脊骨，摔裂了頭，當快要死的時候，他問涅夫道  
勾胞夫醫生：

「葬我的時候——有音樂隊嗎？」

在臨斷氣以前幾分鐘他喘了一口氣，咕嚕着說：

「唔，看，我飛起了……」

# 革命與戰爭

M·高爾基作



原书空白页

莫斯科的一個車夫，滿臉生着蓋住眼睛的鬍髭，他底那匹駕車的馬馴良得好，像駱駝和綿羊底混血種一般。他頭上戴着一頂折皺了的破帽，藍色短外套底袖口已經破綻，披下了一條條的布丁；從皮靴底裂洞——流出一塊污穢的纏脚布。這很容易令人相信這人是故意把自己裝扮成這個襤褸模樣，以便給人的

看，  
說：

「請看，我窮到怎樣的地步了呀！」

他坐在車前部的高座上，每經過一所教堂時他便畫一次十字；並且無精打彩地講些生活程度是怎樣高的話，似乎他並不覺得這是一種愁苦，一直用他底沙音講着。

我問他：「你對於戰爭，怎樣想呢？」

「我們有什麼可想？皇帝要戰爭，他自己會想的。」

「報紙，你看報紙嗎？」

「我們不看。我們只在喝茶的時候聽人說：敗退了，或進攻了。報紙是什麼？在我們鄉間若有一個青年人欺騙了別人，人們便叫他是『報紙。』」

他用皮鞭底木柄在腋下擦了一會癢，問道：

「德國人現在打我們嗎？」

「打。」

「啊——那麼，誰底人多些，我們，還是他們？」

「我們。」

於是他揚起鞭子向馬屁股上興奮地打了幾下，接着像一位哲學家似地坦然地說道：

「喔，看哪，油是不能沉沒在水裏的……」

二

理髮師，正爲一個穿綠制服的稅吏剪髮，他很自信地說：

「當——當然，德國人在算計我們，他們常常都打敗我們。」

那稅吏駁正他：「不，我們也打敗過他們，例如在伊利沙白女皇時代，我們連柏林都佔領過。」

「可不會聽說過，」理髮師說。「我在那時候也當過兵，可不會聽說過這事。」  
但是他又推想

「也許是我們故意編造出這個故事來安慰自己，爲使我們底精神能從新振作起來罷？」

在去年宣佈戰爭以後，這理髮師告訴我，他怎樣跪在冬宮前面，一面流着淚，一面唱「上帝，保佑我皇！」

在這偉大的快樂的時辰，連他底靈魂裏都唱起來了。

「你爲什麼這樣願意戰爭呢？」我問。

境地吧！

「願意嗎？不，可是爲了我們底尊嚴的國家，我們底善良的人民，我們要負起我們底任務！——這理髮師像位幹練的政治家一般發表了他底意見，他底目光尖銳地截住我底視線，意思好像問我：你說不是嗎？又像對我說：『你是不能不佩服我這見解的！』」

「據你看，我們俄國人底前途是很有希望嗎？」

「當然——很有，很有」理髮師自信地答道。「沒有一國人有像俄罷斯人的這種堅實的精神，他們底魄力是藏在內部的，不容易給你看見，但等它發動的時候，也不容易被你阻止住。」

我沒有話可說了，這種自信力擊碎了我底一切意念底影子，俄國人底這種思想也許把她造成一個永久的頑固者，也許把她引入一種更新鮮、更活潑、更進步的

在「人民委員會」對面的公園裏，有一堆種類不同的人們圍住一名矮小的兵士，聽他講述他底英勇的戰爭故事。他底頭部纏着綳帶，一雙明亮的小眼睛精靈而感動地放着光輝。他用手去捉住別人底臂，以爲因此更可使人們注意去聽他，於是用次中音高聲地說道：

「實際——我們是很有力量的，但從全部而言，我們要敵抗他們却是不可能！德國人的戰爭有策略，他們深謀遠慮地去研究怎樣用兵纔算經濟，然而我們呢——咳，上帝是要一下子把所有的麥粉都傾倒鍋裏去呀！」

一個穿着破舊農夫外套的又高大又結實的男子說道——聲音低而重：

「在我們這裏，感謝上帝，甚至連人都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安置。在我們這裏乃是另一種策略：所要做的是怎麼纔能更多地掠奪一些。」

說完便很適意地打了一個呵欠。別人覺得他底話似乎近於諷刺，但是他底面部像石頭一樣，兩眼是安靜的，和做夢一般。

穿灰衣的矮小的人附和着他。

「對的！對的！戰爭便因此發生，或者去侵奪別人的土地，或者去打死別人。」

矮小的兵士繼續說道

「在這種事情上也有過錯誤。我們把土地交還給波蘭，他們底人却逃散了，一些逃到他們那方面去，一些逃到我們這方面來，這樣一鬧簡直混亂了！然而自己可  
不能打自己。——

高大的男子自信而泰然地說道：



「強迫執行——他們便會去的，如果對於人們強迫執行，他們便會去打的，人民本是性喜鬥爭的……」

## 四

關於這醜惡而可恥的屠殺，大部分市民們是把這事件完全當做外人底事情一般談論，他們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好像旁觀者似的，並且甚至時常懷着一種惡意的快樂，但我却不懂得：這惡意的快樂究竟是加於什麼地方和什麼人呢？一切不加批判地——那些批評家們對於「政權」漸漸地發生一種厭倦的意念，中階級的無政府主義便有抬頭之勢了！

將工人們底意識和市民們底意識一比較，就可很明顯地看出，他們對戰事悲

劇的注意較爲關切。至於他們對於「國家」或者更認真說「人」的觀念也同樣比市民們更爲進步。我們且不用這種觀察去說那「在黨」工人，卽在那些「無組織」的工人中也是相同，比如——皮哀斯可道夫，幾天前他曾對我說：

「我們底階級要從戰爭恐怖中取得勝利，這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在精神上是依然受着刺激。戰爭真可恥啊。民衆是怎樣地可憐——我簡直無法說出。是的，請想，在戰場上犧牲了的那些極健全的人，就是明天便需要他們去做工的人啊。革命底要求是使自己達到最健康——而我們達到這目的沒有？」

他並且很了解文化底意義：

「有人說，文化是資產階級底並且是於我們有害的東西，這是愚蠢的話。我們底文化便是我們底合法的工作和財產。我們自己可以把文化中殘廢的和有害的分析出來，再自己把它們清出去。我們最初應該細加審視，什麼是還有存在價值的。」

除了我們之外誰都沒有權力來處理的。不久，在我們山收尼夫工廠有一位同伴攻擊文化足有一點半鐘之久，我想：這個人是想證明給我草鞋比皮鞋還好罷！這也是所謂人之師哩！聽覺最好和這種論調遠遠地隔離開——」

## 五

Z教授，是一位細菌學者，他告訴我：

「一次，在會見B將軍的時候。我向他說，我很希望能夠得到幾隻猿猴供我底幾種試驗。」

將軍嚴肅地問道：

「——啊『猶大』●不可以使用嗎？我這裏有許多『猶大』，這是些奸細呀，

現在我就叫人去把他們捆起來，你把這些『猶大』拿去罷！

還沒有等到我回答，他便差遣一名軍官去查問有多少個奸細應該上斷頭台。我向他聲明對於我底試驗「人」是不適用的，但他並未聽懂我底話，瞪着眼說：

「然而，人總比猿猴聰明得多，若是你注射任何毒物到人底身體裏，他可以告訴他底感覺，然而猿猴可不能告訴你！」

軍官回來報告說，在捕到的犯有奸細嫌疑的俘虜裏一個猶太人都沒有，所有的都是柴乾人和路緬人。」

「連柴乾人也不適用嗎？」將軍問道。「可惜！」

● 俄人以前因仇視猶太人，故又名奸細爲「猶大」，因其字之第一發音相同——譯者。

人們一想到猶太人，便感覺對於自己底名譽受了污損似的。

但我個人而論，在我底一生裏，對於這剛強而堅苦的種族，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任何惡意的事，但是當我每次遇見猶太人的時候，我使想起自己底那些懷着發狂的反對猶太人思想的親族，同時我又聯想到對於我底同種人的這種風氣的我底責任。

我曾很用心地讀了不少關於反對猶太人的書籍。這全是些讀之令人頗覺痛苦而不願再讀的書，這些書都是被一種卑劣的目的所支配而寫的特地來毀謗一個民族，一個完全的民族！這真是可驚嘆的工作啊！在這些書裏我什麼都找不出來，

除了道德底無知，暴惡的叫喊，野獸的狂吼和嫉妬的切齒聲。如果照這樣辦法，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文字去謗毀一切別的民族，像對於猶太人一樣。

輕蔑猶太人，莫非因為他們在所有的混血民族當中是比較更多保持有顏面和靈魂的純潔的民族嗎？那猶太種族的「人」難道不比反猶太的「人」更多嗎？

×

×

×

那些著作家們所編造的「猶太人」故事一類的文字，確實使反猶太主義這宗可恥的工作在羣衆中發生了很有力的作用。

最奇怪的，是他們常常會遇見猶太人也許，他們之中有些人想表示猶太人底民族的悲哀底滑稽美！希望籍此喚醒他底仇敵對自己民族的同情心吧。也許，

有些故事家們或想籍此表現出猶太底可笑，以示一般愚人他（猶太人）完全不足畏吧？但事實，他們這些著作家中間確實有我們底民族底落伍者和惡徒存在。

這類「著作家」們，我想，特別是在八十年代爲多。文貝爾·普司金是其中最著名的。人家叫他是卜·義·文貝爾的弟弟——「唐包的海涅」。因爲他是亨利·海涅詩集底專門翻譯家。這位文貝爾·普司金甚至也印行了一兩部極愚蠢而無才氣的所謂「猶太逸話」或「猶太生活舞台」一類的書。然而我很喜歡聽他講故事——他是位極有趣味的故事大家，因此我常到卡暫街的潘涅夫公園去，文貝爾常在那裏的露天舞台上出現。那時候我是一個麪包工人。

有一次我同一個矮小的大學生各爾曼——一個很和氣的人，到那公園去。（他以後不久自殺了。）當時文貝爾底笑話使我笑得不可抑止，但忽然聽見在我後面發出喘噴聲，這是當一個人被人扼住喉嚨時纔會發出的聲音，我便回頭去看——各爾曼底臉爲月光與演台上的紅煤氣燈所照耀，變成灰而綠的、極反常的顏色，面

部長得可怕，並且不住地顫抖着，連牙齒也切擊着，這青年底嘴弛開着，兩眼濕濕的，好像把血灌進去了一樣。各爾曼沙聲地說：

「流氓 啊，流氓」

他伸出手來，穩慢地舉起他底小小的拳頭，好像那拳頭有兩「布代」●重一般。

我停止笑了，而各爾曼呢，斗然轉身低着頭走開了，好像這一下子他就觸倒了所有的聽衆似的。我也在這時候走了，但不是找他去，而是和他取相反的方向在大街上蹣跚了許久。在自己面前看見那被摧殘的人底面孔，我很了解，並且在這種嘗試中我也得到了滿足的參加啊。

當然，我沒有忘記，人類專以許多種種的惡行互相加害，但我還是一樣把那反



猶太主義看做比任何都卑劣的事。

## 七

地方裁判所底房屋被火燒起來了。

房蓋已經傾坍下來，火焰在牆裏咆哮着，黃而紅的紙物從窗口噴出，把那焚餘的灰燼向夜的黑色天空投去。沒有法子消滅那火勢。

有三十幾個看熱鬧的人在那裏讚賞火勢底妖異。他們像烏鴉一般，有的立在兵工廠陳列着的廢砲旁邊，有的坐在長砲筒上面。這些砲筒似乎顯着愚笨和頗有經歷的神氣；砲位都是馴順地斜對着「國會」那面，那裏的「人生」正如開水似地沸騰着，將一批緝獲的將軍和部長引渡或綁上汽車，並且有一堆一堆的黑色人

羣驚惶地走着，奔跑着。

一個年青的聲音響亮地叫道：

「同志們，誰失掉的一個面包？」

有一個頭戴羊皮帽的高大的駝背人像步哨似的圍繞廢砲閑踱着，他底臉幾乎全爲那皮衣底大領子掩蓋了。他站住了，沉重地向什麼人問道：

「怎麼，決定要廢止裁判嗎？他們要廢除刑罰嗎？是嗎？」

誰都沒有回答他。這是一個寒冷的夜。居民們縮着身，呆立着，迷惑地望着那石牆裏面偉大的火窖。火光照澈了他們底濕濕的臉，也反射出他們底無生氣的眼睛。在廢砲周圍的這些人們，當俄羅斯正轉入一條新的、更困難、更英勇的道路的這夜，他們好像反變成軟弱的、頹廢的、可驚的無用的了。

「我說，囚犯怎麼辦呢？裁判所沒有了，不是嗎？」

有人低聲回答他，嘲笑地。

「不要害怕，不會冤枉了你，他們自然判罰的。」

這些夜裏無用的人們底不可思議的談話還是無精打彩地接下去。

「裁判——將來總會有的。」

「誰是這放火的罪犯？」

「當然也要審問的，這些是賊。」

「於他們——有利益嗎？」

「喔，這個麼，這怎麼……」

戴皮帽的人尖苛而高聲地說道：

「我固然不是被審判的——不是賊，乃是這裁判所裏的一名守衛。現在誰都不在那裏了，而我却在！」

號：

他在脚下吐了一口痰，然後用他底沉重的橡皮套鞋在石地上細心地揉踏了

很久，纔又接着說道：

「我很懷疑，如果決定饒恕一切人，這時候還早。開始應該廢除一切犯罪。燒文，燒房屋還是小事，先要驅盡所有的犯人，然後纔好從新編製案卷，成立裁判所，起造監獄。我說：一下子應當剷除一切禍患……一切過去的。」

他搖一搖頭，又補充說道：

「我，唔，我去，我去告訴他們什麼是應當做的……」

他斗然轉過身去，順着斯伯列爾街向「國會」走了。人們用一片曖昧的、嘲諷的戲聲送着他，其中有一個人甚至笑得喉裏發出一種怪音。

這人是第一個決然現身的，但不是由於理智，很顯明的是由於他底本能的口

「要剷除一切！」

現在，在夏天，關於這题目的談話，越加有勢力越加多起來了。昨天當「人民委員會」開完大會後，一名滿頭鬍鬚的兵士，在一羣五十多人的面前，吃吃地，用他的半截話激昂地分析道：

「他們說些什麼？他們，真的是叫我們再去經過一番災害不！同胞們，我們要把一切都還給他們；用呀，吃呀，喝呀！隨他們自己怎麼辦，但是對於我們百姓可不要騷擾！我們是自己底。我們拔除了我們底所有的莠草，我們底意思是希望斬絕一切根子，芽子，——唔，不是嗎？」

人們中十多個聲音附和他：

「是的，對呀！」

「好好，那麼就應當簡捷地對他們說，退開吧，老爺們，到別的地方去吧，不要再

打混了，不要再打攪了。你們喝，你們吃，可別觸動我們。他們說，又進攻了，又打仗了。不的，不的，同胞們，我們早就彼此進攻到生命線上了，不的，不的，不是嗎？」

羣衆幾乎一致地附和他：

「對的！」

×

×

×

澈底地社會革命的必要——這種呼聲從羣衆中間漸漸高喊出來。在羣衆裏正醞釀着自己負責任推向積極生活的波浪。這波浪應該能把羣衆組織成功，使他得到政治的透視。

「首領」——不爲人們所信仰了。幾天前在莫迭爾馬戲場有個青年人，看樣子頗像汽車夫，巧妙地嘲弄「首領」和「手拷」這兩個同音字。兩百多人聽他並用笑聲來讚美他。

244

伸張……

生活一天天地滲進更嚴重更尖銳的性質了，處處都感覺到這性質力量底

# 叩 娜

E K · 葛巴絲衛里作

E K · 葛巴絲衛里（一八五一——）是現代的哥魯金共和國（英文作 Georgia 蘇聯聯邦之一）底第一個偉大的女作家。她已經八十多歲了。她從小生長在勾里地方，所以對於哥魯金的鄉土生活非常熟悉。父親是一個進步的律師，這在她底思想上是不無影響的。

葛巴絲衛里最拿手的是描寫本地生活的小說，一直到現在，關於描寫最近一百年來哥魯金底生活的本地作家，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她。她底筆一點也不誇張，有什麼，就寫什麼，而且善於運用事實上的材料。

葛巴絲衛里底作品，沒有一篇不是人生的真理底吶喊，在哥魯金文化上還是那樣落後的時代，她就能寫出這樣東西，是頗令人驚嘆的。



原书空白页

她對他們說：

孩子向馬爾塔·阿哈卡次懇求。

「媽媽，面包！媽媽，面包！」在一個美麗的五月的早晨，四個因飢餓而衰弱了的

「你們底不幸的母親，她拿什麼給你們吃呢？」馬爾塔想，但，爲了安慰孩子們，

粉。」

「靜些靜些，我立刻給你們煮木荷，●到明天父親就回家來的，他會帶來面

粉。」帶來面粉真的嗎？帶來面粉！四個孩子低聲地重復着，快樂得小臉上發光了；他們已經整整一星期不曾吃到什麼東西，除了用鹽水煮熟的青草。

母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知道，父親不一定能得到面粉，他自己還餓着肚子，在各村裏奔走，乞求施捨哩。

一連三年在克治克●沒有出產五穀，邊區上的一切收獲都丟了。一些富裕的家庭也破產了，千百的窮人，肩上背着袋子，漂流在附近的鄉村和城鎮裏。

女人和男人底羣集徘徊在田野裏，搜尋着一種無毒的草，就把它在鹽水裏煮

● 「木荷」音譯，一種可吃的草。——譯者。

● 西各那哈司克區底舊名。——譯者。

熟來吃。當他們找不到一點面包的時候，只有靠這作營養了。

不過全部邊區要依賴施捨生活，當然，常久是不行的，於是克治克底居民爲覓求食物都四散了，各人走自己底路。他們拋棄了整個的家庭，拋棄了自己底石頭的房子，和習慣了的故鄉，他們都奔向那希望中的以爲可以吃飽的地方去。

彼得萊·阿哈卡次並不是一個窮人：他有一所石頭的房子，一處石頭的獸欄和一片帶着一條水流潺潺的小河的廣闊的莊園。山上的健康的空氣和宅院底優秀的地勢給他成就了一種幸福。

三個弟兄，好像是終日終夜做工的巨人，簡直不停手。並且應該說，在他們底家裏什麼都是很豐足的了。彼得萊有用作耕耘的牝牛，又有專爲預備出賣的小小的家畜，在郊外還有一塊好田地。他耕種着縣區的田地，佔的面積比任何人都多。弟兄們堆起了那樣整齊的乾草垛，使整個的村莊都羨慕。

然而自然界却改變了人類，在三年之中這一朵鮮花似的家產同大地作了一次比賽。牡牛，家畜，建築得美觀的房子都消失到哪裏去了呢？一切都成了灰塵。最後的一隻古老的鐵箱——馬爾塔底嫁奩，爲了換面包，也被那無情的商人抬走了。彼得萊底兩個兄弟還是獨身，早就出外給人傭工去了，可是彼得萊自己，不到飢餓死死地抓住喉嚨的時候，他是不肯和他從幼在那裏生長而且是他底祖先們埋骨的地方離開的。

但飢餓可不是玩的事！飢餓的人把什麼都忘記，我只不寫出來。哭着，馬爾塔同丈夫和孩子們離開了自己底家室，走上了道路。

穿着襤褸的衣服，一半是裸露着，這一家人使你想起了流浪的柴干人。●他們長久地流轉在食物底尋覓上，終於在一個鬱悶的夏季的傍晚，彼得萊和馬爾塔帶

着三個孩子（一個在路上埋了）到達了阿福拉巴兒。

• 被飢餓摧殘了的孩子們底樣子非常難看。他們底腳因為長途的跋涉流着血，小臉被太陽底炎熱的光曬得又黑又焦了。城市可憐了他們，給了他們東西吃。他們找到一所大房子底耳廊，就在那裏過夜。在白天他們走到各處去求乞，到晚間，就疲倦的，回來睡在光硬的地面上。

他們一從飢餓恢復過來，自愛心也就復活了：求人家底周濟覺得羞恥，他們不習慣不做工生活着，施捨物是侮辱了他們。

鄰人們勸彼得萊往卡耳塔梨尼亞去。

「那裏底收穫很好，可以找到糊口的方法，並且那裏需要農人工作，除了這你

● 德契甫里司 靠山一帶高地底通稱。——譯者。

● 東哥魯金 (即 Georgis) 一州底舊稱。——譯者。

再找不到什麼更好的路子了」他們對他說。

彼得萊信了他們底話，就轉向卡爾塔梨尼亞去了。

在收獲底最熱鬧的時期彼得萊同着家人到了阿爾神德村。

農人們底心是一片仁慈底無底的海。

他們現在也幫助了彼得萊：一個農人把自己底小泥房分給他住。另一些鄰居把面包、牛奶、麥餅拿來給飢餓的孩子們。阿爾神德人們把關於他們的生活情形，對彼得萊講述了許久，一直坐到半夜纔都散回家去睡覺。

阿爾卡次底家庭在一個新的夢裏甜蜜地安睡了；希望到來了，這飄流的生活  
完結了。

阿爾神德村底位置正在卡耳塔梨尼亞境界底中心；那裏生長着很多巨大的白樺樹，有豐富的泉水。它底一面被稠密的森林遮蔽着，另一面——庫拉底平原鋪到村底旁邊。但是自然的條件底豪華並不會助長了阿爾神德底發展，或者竟是相反。這村裏的房子，無論是貴族底，是農民意底，都像陳舊的廢物。在大門旁邊堆着牛糞堆。你看不見一家底門前生有一株茂盛的樹，一棵綠色的草。藏乾草的小屋，乾草，獸欄，家畜欄，雞埕，——一切都破這些攪亂了。一所房子面朝南，另一所——面朝北，而且大都是參差地隔開着。彎曲和低窪的村路，若想通過一輛帶棚的馬車，如果沒有四個人從旁支持它，它是逃不掉壞運氣的。



在村莊底一頭上驕傲地踞着一所貴人底兩層的房屋，不過這只是離遠看時纔以爲它有一幅驕傲的面形，假使走近些，就知道 它簡直沒有一幅驕傲的面

形，這祇是一所比較高大的、好像一切起造於農奴時代的那樣的建築，但它使人起一種不快的印象。從油漆的正面看僅僅有三間屋子。從另一面看這建築已經衰老了，頹圯了。圍繞着這所房子的露台，有好些地方是脫落了，歪斜了，霉爛了。木頭破片在房蓋上引誘着風，叫着，有如一羣餓犬爭噬死馬底骨頭。牆壁上懸着一堆一塊的鳥巢，一些雀鳥自由地裝飾了有一時期曾經是黃色的牆壁。在房子前面，彷彿小雛失掉了母雞，亂散着煮蕎麥的爐台，廚灶，雞埘和其他家用的小建築物。在這宅子底大門前也有一條美麗的小河流，但因為缺少溝渠，它底水湧到門前，攪成了泥瀉。在爛泥渦裏睡着坏了的帶棚馬車，車轅扭到車腰上的破舊的旅行車，和不堪再用的木頭耕犁。這裏也有一些雄雞，鵝，豬，以及和貴人底房子不能分離的好朋友——獵

犬，洋洋自得地在散步。在露台上坐着侯爵夫人，玩賞着自己底這一片動的和不動的美麗的財產。

侯爵夫人巴爾巴蘭·塔甫布魯德還不老。她是契甫里司地方的一個屠戶底女兒，她不懂得怎麼裝扮自己，纔能像位侯爵夫人。她底身體很肥胖，帶着一個大肚子，整個月不動地坐在房子底最高的一層上，很少有走到下面來的時候。她在做什麼？她忙着什麼？關於這只好去問她底僕人了。整天，她罵了她們中間的這一個又罵那一個。不罵，休息的時候，就睡覺，醒了以後又罵。如果斯皮李東·塔甫布魯德在家裏，他是痛苦的。她拿自己底永遠沒有完的責罵譏諷他。爲了躲避這種災難，斯皮李東時常整個星期，至於整個月逗留在勾立和契甫里司，和朋友們一起遊蕩。偶然，斯皮李東在自己底家裏請一次客，那時就一切都底翻上了，牝雞底啼叫，羊犢底

吼鳴，僕人底奔走完全改變了塔甫布魯德家中常常總是沉悶的的面目。侯爵夫人在這種日子罵人的聲音更大；在露台上睡的次數也就比往時更多。她取出自己底嫁奩——絨氈，指環，銀器，桌巾——擺列在會客室裏。這真是一間奇妙的會客室呀！它底黃色的牆壁被雨水浸出一條條的痕跡，天花板上的油漆已經剝落了，在八扇或十扇窗戶上僅僅有幾塊整齊的玻璃，其餘都是用毛紙糊的，因此，雖然在極明亮的有太陽的日子，這裏也是很黑暗。一張長桌和六隻斷腿椅子，組成這會客室裏全部的陳設。魯西村也沒有這樣狼狽。

這一對尊貴的夫婦底後裔是這幾個人：斯皮李東底第一個太太遺留下的十三歲的兒子列萬，和巴爾巴蘭親生的三個挨肩的女兒。

馬爾塔·阿哈卡次就把自己底最大的一個女兒叩娜送進了這個家庭。侯爵

● 這大約是指一處很窮的村莊。——譯者。

夫人和馬爾塔商量妥了各種條件：他們把叩娜放在巴爾巴蘭那裏做十年工，巴爾底報酬是教她手工和識字，要好好地待她，過了十年，若有看上她的人就把她出嫁，由侯爵夫人陪送給她相當像樣的嫁奩。

馬爾塔是萬般痛心，兩眼含着淚水，抱住了自己底女兒，吻了她。

「你征服不了貧窮，我底孩子，」馬爾塔悄悄地对叩娜說：「難道我是這樣個硬心腸的人，願意把你交到別人手裏嗎？可是，女兒，能在這裏吃一個飽，總比在家裏受餓好得多哩。父親每天出去做工，還不夠供給我們吃，等到冬天——連這種工作也要沒有了呢。」

她底理由是充足的，但叩娜當然，不會懂得它底意義，緊緊地伏在母親底胸前，悲哀地哭了。別人底家裏，同母親分離，這一切對於她都是可怕的。然而事情總是一樣，十歲的叩娜終於被她底親人留在塔甫布魯德家裏了。

從這一天起，叩哪成了塔甫布魯德家裏每個分子底卑順的奴隸。

她底教養，巴爾巴蘭完全委於了殷沙哈耳。她，殷沙哈耳，是斯皮李東底第一個太太底女僕，同時是這所房子底柱石，家庭底主事和僕婢們底鞭子。她有一個高大的身材，生着堅硬的鬍鬚，並且有一道粗野的嗓音。殷沙哈耳實在像一個上了年紀還沒有生鬚的男人，不像女人。她從來沒有出嫁過，沒有養過孩子，因此也就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她以冷酷著名於全阿爾神德。村裏的青年們偶然遇見她，當她把自己底鷹眼朝他們投送一下的時候，他們不由地都害怕得緊貼着籬根走。這家庭底所有的鑰匙都繫在她底腰帶上，她終日不停脚地從樓頂到樓下，從樓下到樓頂，來回

跑着，爲什麼呢？她怕什麼人偷吃一塊面包或什麼人乘看不見躺下休息。斯皮李東家裏如果不是有她，那麼一定也不能還像這樣安全。他底財產竟許喪失一半了，他底家庭生活竟許早已陷於困窘的境況中了。

般沙哈耳便是這樣的一個女人。此後叩娜就成爲她底獻祭物了。般沙哈耳從頭一天就命令因爲痛苦而低着頭、拘縮着的叩娜坐到搖籃旁邊。女孩子整個鐘點地蹲着，拉動着搖籃。這單調的運動使她底頭腦旋轉起來。若是叩娜偶然打盹了，那——啊，可怕！「睡着了，無用的！」般沙哈耳用腳踢她，叩娜嚇了一跳，醒了，重又開始拉動着搖籃。

天剛剛亮，那時候，夢是這樣的香甜，尤其在一個十歲的孩子；然而他們却毫不顧惜地把叩娜推起來。她光着腳，穿着襤褸的長衫，先得到河邊去擔水，然後幫助洗刷屋子裏各種東西，整理房間，哄小孩子。般沙哈耳在她做這些事的時候一會兒不

離開，每一步都跟住她，若看見有一點不順她底意，就用兇狠的眼睛瞪她。對於叩娜底一切孩子氣的嬉戲的舉動，他們都囉嗦地給她以嚴厲的斥責，簡直叫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巴爾巴蘭底孩子們在旁邊玩耍着，喊叫着，但小叩娜沒有權利加進他們底遊戲。叩娜時常從心高興起來，微笑地望着他們。

「你要幹什麼，爛頭貨，」般沙哈耳說她，「莫非你想和他們結朋友嗎，昏東西！」

如果孩子們欺侮了叩娜，捉弄了她，撕了她底頭髮，她是不敢哭的。否則巴爾巴蘭和般沙哈耳會來怪她，打她。「看娜，她是多麼不知道天高地厚呀！孩子們已經不可以插她一下了，你應該快樂，賤人，像這樣的孩子們偶然和你開些玩笑。」

「叩娜，讓我騎馬！」八歲的侯爵女兒喊，倏地跳上她底脊背，叩娜就得爬下，用

四肢駝着她走，一直到筋疲力盡，連頭也抬不起的時候。

「打她！」那時候巴爾巴蘭告訴自己底騎馬的女兒。

於是在小小的女僕底肚子上開始受了雨點似的打擊。

等到吃好東西的時候，孩子們就把小叩娜完全忘記了；她祇能含着饑涎望着各樣甘美的食物。

「叩娜，從櫃裏把秋爾且荷爾 ● 給孩子們拿來。叩娜，從架子上把醬菓給孩子們拿來！」巴爾巴蘭發着命令，她可沒有想到給這可憐的小女孩子一點什麼吃。叩娜底饑涎流出了，但她不敢要求；如果她被誘惑不過，暗地撕下一小塊放進嘴裏，若被殷沙哈耳捉住，那麼，糟了，殷沙哈耳就會罰她——整天不許她吃一點東西的了。

● 一種葡萄和核桃混合做成的餅乾。——譯者。



叩娜在這種不幸的生活裏祇有一個同伴。雖然小列萬底情形不像這樣難堪，但他總是一個孤兒，和那幾個女孩子比較起來，他就要算是被輕視和被虐待的人了。這，自然會引起他對沒有保障的小叩娜發生同情。列萬從來不忘記同她分享那很少的繼母恩賜給他的東西。時常，受了巴爾巴蘭或愚頑的父親底不公道的責罰，他就去坐到叩娜旁邊，對她申訴自己底冤曲。午飯以後，當巴爾巴蘭和殷沙哈耳都去睡覺的時候，叩娜和列萬就帶着孩子們去到院裏，免得驚擾了老太太們；並且在這些午飯後的時間裏，兩個孩子，即使各人自己底境況上不同，一種共通的痛苦却把他們聯結住了。列萬和叩娜越長大，他們中間底友愛和同情也就隨之越深，越堅固了。

叩娜被凌虐到了最大的限度，很快地她就失去了那種兒童的天真。她常是低垂着頭，一幅苦臉，頑固地看着地下，彷彿要從那裏讀出自己底不幸底原因。有時她

憶起以前的自由的生活和母親的撫愛，於是就困重地喘息起來了。有許多次，她坐在搖籃旁邊，偷偷地哭了。

所有這一家人，大人們和小孩子們，不使她有一分鐘的休息。

「叩娜，拿水來！叩娜，拿火來。到這裏來！往那裏去！」從廚房到老爺底房間裏，各處都在喊叫着。夜間，疲乏了的叩娜就隨便蜷曲着睡在哪一個角隅裏，他們檢一床全是窟籠的破舊的棉被拋在她底身上。

馬爾塔看見了女兒底痛苦，但有什麼辦法呢？結果是沒有的。在春天，彼得染生病了，虐疾纏倒了他，整六個月不曾痊愈。馬爾塔自己出外給人家做工，還是供不上一家人底吃用。她不得不又把第二個女兒雇傭給別的人家；隨後她就同着一個兒子和病中的丈夫返回了故鄉，因為從那裏傳來一個消息，說有種籽分給農民，而且在這一年收成很好。阿哈卡次一家人剛剛聽到了這個傳聞，立刻像大旱時期忽然

得着雨水的頹萎的禾苗，恢復了精神，急忙趕回家去，預備重興自己底破落了的家業。最使馬爾塔感到挖心一般痛楚的，是把兩個孩子遺棄在別人家裏。但是有一個希望常常地在欺騙她，堅固她：

「上帝可憐，只要一兩次好好的收穫，我就一定去贖回自己底不幸的孩子們。」馬爾塔悽然地對自己說。

## 四

美麗的秋季的日子。

園裏葡萄架上掛滿了熟透的葡萄。草和樹上的葉子都枯黃了。暖和的空氣飽含着甜美的馨香。在阿爾神德連老帶少都忙着工作。男人們搬運玉黍，女人們收集

蔬菜，菓實。一切動物都在做着過冬的準備。祇在塔甫布魯德底門前是充分地靜寂。主人們都正在睡覺呢。在房子側近，溪流旁邊，圍聚着一羣孩子。離孩子們不遠坐着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姑娘，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年青人低聲地談着什麼。這是叩娜和列萬。

在過去這悠長的、難堪的五年裏，沒有一點可以認為稍好的傾向顯現在他們底黑暗的生活裏，他們仍舊同往日一樣，是兩個奴隸。巴爾巴蘭在這期間又增加了幾個孩子，而對於叩娜也有增加了工作。叩娜還是完全不得休息地終日勞苦着，並且所獲的報酬只是打罵。列萬，由於巴爾巴蘭底好意，和父親底粗心，到現在簡直還不曾受過教育。當夏季的幾個月裏，有一個帶着幾個學生的教員——一個本地的貴族底兒子，亞歷山大·勾各拉得支來到了阿爾神德。斯皮李東利用這個機

● 這是一句反話。——譯者。

會和亞歷山大商量，請他教授他底兒子列萬。自然，這樣偶然的學習不能灌輸列萬以充分的知識，但，算是他底僥幸，亞歷山大·勾各拉得支是屬於這類典型的人，只要誰和他接近，他就一定會把自己底深切的影響遺留在那人底身上；何況他也是具有培植青年的志願的人呢。如果說在三四個夏季他沒有能給這學生很多的知識，那麼至少他是在他底因痛苦而受傷的性格上增加了一種勇氣，即無論怎樣的情形，也許都不能阻斷列萬底志望。列萬底教育就在這幾次偶然的夏季的幾個月月的學習裏終結了。這個正當年富力強時期的青年人整天毫無所事地徘徊在村裏，他忽然走到堆乾草的小房去，找人閑談，忽然又望着馬廄。他沒有準備去做什麼工作，同時也因為沒有工作而煩惱。在最苦悶的時候，（這種時候由於繼母底慈愛，在他是儘夠享用的，）他祇從叩娜底身上找到了安慰。她底同情時常鎮靜了

● 這是一句反話——譯者。

他底騷動的靈魂。

一次，列萬對叩娜說：

「啊，叩娜，當繼母這麼不合情理地責罵我的時候，在我底腦裏是發生怎樣的意思呀！我真想去扼住她底咽喉，像一隻貓似的悶死她。也許因此毀滅了我；也許誰都不問，我爲什麼這樣做了。不，一下子逃到西伯利亞去；老實說，到西伯利亞去我生活得或者會好一點在那裏我雖然要挖掘土地，可是那地方對於我的關係不會比待遇別的工人壞；他們不會輕視我，像在這裏。你看見他們了，對待我們的情形有多麼不同啊？就是因爲我底姊妹和兄弟們有一個母親，他們就穿得好，吃得好，他們又教導他們。而我呢，祇因爲我遭遇了不幸，——母親死了——他們就擲揄我了。爲什麼他們不讓我也好好讀書呢？我現在是個什麼樣人？一無所知。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怎麼處理自己？爲什麼叫我做這樣個糊塗人呢？我犯了什麼罪？不，我不能再這

樣生活下去。我要走到無論哪裏去。世界是廣大的，隨使用什麼方法都可以生活。就是做一個農奴，也比這樣生活的好！」

「不，少爺，！請你不要這樣說吧。你往哪裏去？在別的地方，也許要更壞些呢。你也可憐可憐我。除了你，我什麼人都沒有，連我你也要離開嗎？如果不同你在一起稍微分受一點痛苦，那時我將怎麼生活？我們忍耐吧，尊貴的列萬，將來也許會從哪裏出現一些兒幫助的。」叩娜含着眼淚說。

「不要哭，叩娜，不要殘摧我吧。若在我底痛苦上再添加你底痛苦，那麼我更要遠遠地從這裏跑開了。來，叩娜，我們一起逃走，遠遠地遠遠地，在那地方誰也不會知道。你是一個女僕，我是一個貴族，我們一起去做工，我們靠自己勞動，積藏些錢，以後就。」

「以後就？」

「成家立業，生活起來，好像兄弟和姊妹。」

「叩娜！叩娜！」般沙哈耳底聲音叫着。「你在哪裏，該死的丫頭？你忘了，已經到回家的時候了嗎？到這裏來，不知羞恥的！」

叩娜站起了。她生長得是整齊的，但身體却是很柔弱。在她底姿式裏有一種自然的風韻和端雅。她底臉是蒼白的，她底一雙美麗的黑眼睛永遠是那麽憂鬱和失望地看着。縫製得極其粗劣的白棉紗長衫，退色的紅頭巾，破舊了的靴子，這就是她底裝束。她深深地嘆了口氣，對列萬斜看了一眼，就帶着孩子們回家去了。

## 五

列萬直挺挺地伏在草地上，兩手支着頭，看着面前永無休止地潺潺流着的水。



萬千的思想在他底孤獨的頭腦裏旋轉着：「我等待什麼？在父親底房子裏和在另一些人中間我底情形又都怎樣？泊甫里柯那小孩子，所知道的也比我多。我說不到兩句話繼母先就要用眼睛瞪我。一步一步她都在盡力毒害我底生活。例如在今天早晨——發生了什麼事情？最初她自己大罵，後來告訴父親，却說我罵了她，於是他差一點打了我。啊哈，如果他真的打了我，看我怎樣回答吧；那時候我就有理由發洩自己底野蠻了！父親這個沒有良心的，沒有理性的人！只要巴爾巴蘭給他安靜，那時即使叫他殺死這個十八歲的兒子，他也毫不關心的。『不要緊！——他說。如果他拼一拼我，我就要告訴他，這『不要緊』究竟怎樣。但爲了什麼名義我要忍受這許多煩惱？還有改變我底不幸的連命的希望嗎？難道叩娜能夠援救我嗎？我不知道，但每一次，我走到她跟前看見她底那憂鬱的臉，我都羞於面對這個朋友，我同她已經耳鬢撕磨五年了。可憐的姑娘！她把全部生命送進了『戰場』。巴爾巴蘭打她，殷沙

哈耳在旁助威。打了又打。她是該被欺侮的嗎？昨天他們說她做賊。叩娜真偷了東西嗎？莫非叩娜也會偷東西嗎！然而這裏又哪能容人辯解呢？叩娜是一個沒有保護的孤兒，沒有什麼人給她保障，因此她就永遠是有過失的人了。『我對誰伸訴自己底運命呢？——她說。可憐的！實際，誰又能可憐她呢？這家庭所有的人都把她看做一匹牲畜；我也丟下她嗎？不，我底責任是幫助她和自己。我要寫信給我底朋友亞歷山大，問問他底意見。他有那樣一副好心腸，他一定伸手來援助我。』

## 六

「亞歷山大，我底朋友和哥哥！」列萬在這天寫給亞歷山大·勾各拉得支：「您非常知道我底情形。我一向把您看做好像一個親哥哥，我願意像兄弟似的告訴

您一切，我底家庭是怎樣的。您勸我在希望中忍耐着，或者在我底父親底心裏會引起骨肉的感情，那時他將把我置於正當的途徑。但是喚醒父親底心，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實在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我有十八歲了。感謝您，我懂得了什麼叫作做人，我懂得了，怎樣一種關係，應該存在人與人之間，再往下忍耐是沒有方法的了。我底生活是不堪的：他們每天逼迫我，凌辱我。我要從這個爛泥坑裏跳出來，希望您賜給援助和指導。再得告訴您，另一個俘虜，她也需要同時被解放，她所處的境遇比我還要壞幾倍，如果棄她不顧，那簡直是沒有人心。我懇求您，急速答覆我。我底騷亂達於極點了，我害怕，也許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吧。假使他們再無理由地罵我一次，或用棒子打叩娜一次——誰知道呢，也許我再忍耐不住，竟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吧！請您指教，我應該怎樣做。請您指教！」

過一星期，列萬從亞歷山大那裏得到下面的回答：

「列萬，我很擔心。我灌輸了給你這些觀念。我原想使你做成一個人，却沒有想到會把你造成這樣一個有新奇思想的人；我原想使你做成一個人，却沒有計算到，在我還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達到這個志望底目的。我忘記了，在狼羣裏可以生活的祇有狼，小羊羣在牠們中間是免不了災禍的。但你有這樣一種可貴的才質，超過我底力量的任務或許是我無法協助的哩。我也明白你同時要解放叩娜的那種寬大的精神，可是在這上面我怎樣幫忙呢？你當然不知道，你還沒有完全成年，而且沒有權利離開父母底家庭，此外，還要奪去他們一塊甘美的肥肉——無報酬的女僕。按照法律，父親可以捉回你並且處罰你；隨後他們把更壞的條件加於你底生活上。雖然，如果你有妥善的方法去追求你底目的，我底房子底門時時刻刻都是對你開着的。爲了你底自由鬥爭，我是願意盡力的。現在，如果我們底努力歸於失敗，父親把你捉回家去，到這種時境，我們又怎麼辦呢？」

列萬把亞歷山大底回答告訴了叩娜。叩娜想到逃走，心裏就覺得害怕。太太要怎麼說呢？沒有太太底意思，她背地一點什麼事情也不敢做的。她是這樣習慣了做奴隸，幾乎失掉了一切恢復自由生活的勇敢。

「他們會忽然追上，把我們捉回來的！」

「捉回來。我們努力去做自己底事，等他們捉回了我們，到那時候再說。什麼辦法也沒有，只有硬幹，誰底力量大些，誰就得勝。你趁着機會把自己底東西收拾好。我到山上牧人那裏去也許，我能夠向他們借得一些錢。父親有時候打發我到山上去向那些人們借錢的；他們這次大概也不會拒絕。我們一達到鐵路線，那裏就有

「亞歷山大幫助我們哩。」

一星期以來叩娜和列萬都顛簸在巨大的波浪裏。若是有人留心觀察他們，很容易看出他們是被什麼事情騷擾着。列萬抱着頗大的自信，但叩娜却因疑懼而時常戰慄着。她屢次地忘記剛在開始的工作，呆立在屋子當中，並且嘴裏喃喃地說些什麼曖昧的話。孩子們吵鬧了，叩娜一點沒有聽見。殷沙哈耳對待她比平時更加兇惡了，猛力地打她，然而總不能從沉思裏把她拉出來。

「你這被聖喬爾該●詛咒的什麼東西附在你底身上了？你掉了魂嗎？我打你，也打不好。」

在星期日底晚上，列萬回來了，告訴叩娜：

「叩娜，我借到錢了，我們底事情成功了！預備妥當，等家裏人們一睡，我們就逃

● 神名——譯者。

走。」

「列萬，列萬，我不敢，我怕，我底腿都軟了。我相信，他們會捉住我們呀，到那時候就糟了！我不能，不能。你一個人跑吧，願上帝保佑你！」

「啊哈，你，懦弱的女人！難道我不是同你一起走嗎？如果誰敢撞你一下，那麼我就夠不上一個男子漢了。什麼也不要管，我們走吧。你不要害怕，真理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的。」

是半夜的時候，在塔甫布魯德家裏完全靜寂了。露台上的門輕輕地開了，立刻又輕輕地關上了。在黑暗裏有兩個人影，一個跟隨一個，牽着胳膊，悄悄地離開了那所房子。走到了一個相當的距離，列萬和叩娜站住了，朝自己底牢獄看了最後的一次，於是又用迅速的脚步向前面走去了。

天剛放亮，殷沙哈耳被孩子底狂激的哭聲驚醒了。她從床上爬起，去到太太底房間裏，不由驚得發呆了。巴爾巴蘭還在轟轟隆隆地打着鼾聲，而叩娜底牀是空了的。殷沙哈耳跑到院裏，高聲喊叫着；在一瞬間全家底人都起來了。他們各處尋找女孩子，可是沒有一個人想起列萬巴爾巴蘭彎得幾乎要貼在地上了，兩手抱着頭：

「我用怎樣的話回答那個母親呢？」她呻吟着：「那個母親，她把她——叩娜託付了我請幫助我，諸位，尋找呀，把她尋找來，我一定是的，我一定賞你們！」

鄉村也醒了。起了驚人的混亂。有一部分人高興遇見這種事件，另一部分人却覺得奇怪。在聚到大門前的一羣人中間，聽見一個男人底聲音，說：

「好，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早就應該這樣做。他們是那樣的打她！該死的農奴制度早已完結了，而這裏對於她反更壞些，還不如對待農奴。」

「誰知道，這個不幸的女孩子同個什麼樣的男子逃走了，也許害了她自己呢。」



「女人們加進來說。

正在慌亂的時候，一輛帶棚的馬車突然馳到了房子前面。斯皮李東從車裏跳出來，猙獰地命令僕人說：

「拉下這個奴才來！讓我告訴她，怎樣逃走！」

看見了這，巴爾巴蘭叫了一聲，殷沙哈耳幾乎昏倒了。大家都一齊擠到車前去，他們抓下那蒼白的、戰慄的叩娜，把她放在女主人脚前了。所有卑劣的、動物的本性在巴爾巴蘭身體裏活動了；她忘記了自己底顯貴的身分，把自己底沉重的身體整個跳在了叩娜底身上，開始用兩脚踐踏她。巴爾巴蘭不會想到這會有怎樣的結果，她只看見自己底逃犯，毫不憐惜地懲罰她。沒有一聲叫喊，或一聲哀求，從那不幸的女孩子底口裏發出。周圍的人們也沒有看出她已經昏厥了，這樣，叩娜竟會死在巴爾巴蘭底脚下的。

最後他們把不動的叩娜抬進了屋裏。

「你在哪裏拿到了這個髒丫頭？」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巴爾巴蘭泰然地問她底丈夫。

「在那裏拿到了？在車站呀。我剛從火車裏走出來，就看見列萬正和她肩靠肩也攀上那輛火車。他們一看見了我，就預備要跑，如果他們不跑的話，我也許還不會去注意呢！但這麼一來我猜着了，我追趕他們去，捉住了這個丫頭，列萬跑得快，不知藏匿到那裏去了。讓他去吧，他去不遠的，早晚還是落到我底手裏！我將打出他底糊塗來！我砍斷他底腿，叫他一輩子也不忘記。哈，她可真自由呀！她害了我們底兒子！哈，我爲什麼在過去時要把他交給了那個窮鬼亞歷山大·勾各拉得支呢？」

叩娜無知覺地長久地躺在牀上。沒有一個人同情她，沒有一個人看護她。由於發熱，疲憊，渴，喉嚨裏時刻總是乾燥的，沒有人遞給她一點水。她兩眼直盯盯地向上

望着，祈求着快死。殷沙哈耳以爲她是在裝病，有幾次她用盡力量把她豎起來，但叩娜一步不能走動，軟軟地，又跌倒在磚頭的地板上了。那時候他們就完全丟開她，由她去了。

這時候阿爾神德偶然來了一個醫生。鄰人勸巴爾巴蘭把病中的女孩子給醫生看看，她爲了良心底譴責把醫生找來了。醫生看了看叩娜底破爛的衣服，看了看靠近牀的潮濕的牆壁，告訴侯爵夫人說，在這種情勢之下她連一星期也活不上。侯爵夫人却錯認他在說叩娜底生命是絕望的了，所以從那一天起，她就決絕地對她搖手了。

祇在星期日，那時候村裏的女人們空閑了，她們來看看叩娜，並且用自己底方法醫治她，用一些草藥和各種家庭的偏方。其餘的時候就沒有一個人來照顧她，她孤零零地躺着。

醫生底話並沒有應驗。整整一冬，叩娜躺在牀上，但一到春日的太陽開始用它底迷人的光輝照耀的時候，她就稍微好了一點；到了和暖的三月一天，她能夠自己站起來了。但她底樣子是怎樣寒慘呀！臉是十分蒼白的，身體比以前彎曲了兩倍，喘着不斷的、絞腸的咳嗽。只有鐵石心腸的殷沙哈耳和無同情心的巴爾巴蘭纔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她們永遠不會有人類的同情，別人底眼淚對於她們是白費的，別人底痛苦也打動不了她們。她們，這兩人，猶如烏鴉，飛向自己底獲物，似乎深幸她沒有從她們底手掌裏逃出。

「你好，侯爵夫人！」當叩娜出現的時候，侯爵夫人帶着可怕的毒蛇一般的笑，拿這樣的話歡迎她。「休養得怎樣了，小姐？」

好像突然被螫了一下，叩娜站住了，她大大地張着眼睛，開始動搖了。

● 爵位是世襲的，因叩娜與列萬借過，故老侯爵夫人此時以「侯爵夫人」稱她。——譯者。

「你也許有資格夠做一個很好的侯爵夫人！」般沙哈耳加入說。「你底胃口真不壞。大概你已經把他在自己底腌臢的懷裏抱過了！請看，阿哈卡次底女兒多麼應該有一個爵位啊！當然囉，是母親暗示了你，叫你幹這事吧。用這個來報答人家把你這餓人養活了的恩惠。真是下賤人！」

「你若生得好看，倒也沒有什麼可說，這樣一副醜相，還想做貴婦人！小侯爵底未婚妻到處都是不害羞，不知恥看你——你彷彿什麼都不懂得，其實你有多麼狡猾呀！」

「是的，即使你浪繚了一陣，侯爵夫人你可沒有做成！」巴爾巴蘭把硬硬的拳頭打在叩娜底腦袋上。

「夫人，夫人，不要打我！」叩娜撕着自己底手，說：「饒了我吧，不要白白地怪責我吧，您知道，我連這種意思也不曾有的。爲什麼毀謗我呢，可憐可憐吧！」

「靜着，狗丫頭，你要敗壞我底家庭名譽，你要領壞尊貴的侯爵，我們就連一句話也不敢說你了嗎？」

「夫人，饒了我吧，我再不能了。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有人的血，我可以砍掉腦袋——如果——」  
 「叩娜強硬了，她底臉通紅了。這幾句話她是說得那樣有勇氣，甚至把自己底敵人驚住了。但過了一分鐘，她們重又對她咆哮起來。

「聽呀，她說什麼！莫非你就當真把自己看做一個侯爵夫人了嗎？你不打我嗎，怎麼這樣仁慈？你最好靜着，小心我拔下你底每一根頭髮！我打死你，連叫你底媽媽也不知道你是怎麼死的！」

「啊，上帝，上帝，請給我力量担受這一切！」叩娜顫抖着，緊咬着牙齒，走到院子裏去。

這樣逼人的侮辱完全改變了叩娜底嫻靜的、單純的性格。她不願再多地、冤屈

地服從運命了，並且在她底心裏隱伏了復仇的渴望。在漫長的夜裏，因為咳嗽，她不能安睡，就一面思想着，怎麼去實現她底計劃。「列萬時常都打算復仇，可是他害怕被懲罰，」叩娜對自己說：「是的，但我怕什麼呢？反正我底生命剩得這麼短促了。我死去，復仇呀！他們要用血賠償我底不幸的生命啊，列萬，列萬，你沒有解放了我，却把我害了！」

巴爾巴蘭和把自己當做奴隸一般敬順她的殷沙哈耳兩人底一些新的凌辱和嘲笑更堅固了叩娜底復仇決心。最後她竟到了每一時刻都騷動在這種思想裏的地步。「怎樣打死打死哪一個？」她不斷地問着自己。

恰好，翻了自己底箱子，她找到一把小小的銳利的削鉛筆刀。這是列萬底第一件贈品，她費盡了心思纔把這東西從殷沙哈耳底眼睛藏匿下來。有一次，客人贈給了叩娜一隻銀幣般，沙哈耳就貪婪地從叩娜手裏奪去了牠，差一點沒有拉斷她

底手指頭。

叩娜把小刀細心地看了一會，就裝在衣袋裏了。從這天起叩娜又完全改變一個人了。她挺得直了，彷彿長大了，她底眼睛射出光輝，蒼白的兩頰發出薔薇似的紅色了，動作也敏活了。她似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底殘餘，準備去執行自己底祕密的意志。機會沒有使她長久地等候。

有一天，叩娜偶然不小心，手裏的熨斗燙焦了巴爾巴蘭底貴重的背心。於是巴爾巴蘭大怒了，從叩娜底腦袋上扯下了頭巾，狠狠地揪撕她底頭髮：

「啊哈，你這賤物！啊哈，你這爛貨！現在讓你底侯爵來幫助你吧，讓他來奪去你吧，讓他來解放你吧！」她又用手抓破了她底身體。

般沙哈耳也急忙跑來幫着侯爵夫人。叩娜戰慄了，拼了最後的力量從巴爾巴蘭手裏掙扎出來。在這一瞬間，她非常可怕：嘴裏冒着白沫，眼珠快由眼窠裏跳出來



了，胸脯起伏地嘎喘着。她迅速地掏出小刀，一下子刺在了巴爾巴蘭底胸上。但代替滿足的，却是她震搖了，兩手按着肚子，無氣息地跌倒在巴爾巴蘭底脚前。血從她底嘴裏流出，和巴爾巴蘭底血混合在一處了。

就在這件事情剛剛發生的時候，馬爾塔·阿哈卡次跨進門來。她底肩上背着一隻沉重的棉布口袋，那裏面裝着給女兒帶來的土產。她是來看看自己底女兒的。此外，她來——還懷了一種空想，希望能夠取消契約，把叩娜領回家去。

然而等到她看見她了，已經晚了。她底女兒不用她就自己尋找到自由了——  
可怕的和永遠自由的「死」。

巴爾巴蘭底傷很輕。那件兇器和刺擊底力量還不夠，毀滅她底肥滿的胸部。

列萬就在從車站由父親手裏逃掉的那一天，去到了契甫里司，在一個木筏上做工。後來由於勾各拉得支底援助以及親族們底調停，斯皮李東居然和兒子妥協了，並且每月給他三十盧布作為給養費。因此，列萬就入中學讀書了，而且希望將來還繼續研求更深的學問。不過在他底辛苦的生活裏常常活動着一個意思，那意思使他覺得是他叛變了自己底朋友，是他把殘酷的犧牲，悲慘的結果加在了可愛的叩娜身上。

**原书空白页**

第三號包廂

E K · 葛巴絲衛里作

**原书空白页**

「起來吧，小麗芝，翻轉得夠了。雖然我們底屋子很冷，但躺在溫暖的牀上，你可走不到哪裏去。起來，努力去弄到一點什麼，明天就是你底命名日，應該做一位漂亮的小姐。去看看列尼，儘你所懂得的好好地求求他，多給送來一些煎餅，糖菓，包子……你告訴他們，叫他們相信，過三個月我們就還清，一定的；對他們說，我們接到

從彼得堡來的電報了……或者這一類的話。」

「呵哈，媽媽，如果您知道這一切對於我是多麼矛盾，我是怎樣地痛苦永遠是請求，哀懇，謙卑，撒謊……在怎樣的一個列尼，恰拉合恰，米里瑪諾夫或羅威諾夫面前撒謊。在商人們面前匍匐着，祇是爲了從他們手裏騙得一點什麼材料，在你底親愛的「美麗的女友」們面前誇耀一下。怎樣了？從這上頭能夠得到什麼呢？誰是我們需要的？誰在哪一方面對我們有一點兒的尊敬呢？我是早熟地枯萎了，乾瘦了，確像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由於不斷地憂慮着怎樣使人家不看出我們底貧窮。我們僅僅因爲別人底慈悲得以支持了自己底貴族的尊嚴。呵哈，媽媽，我們底生活是多麼空虛呀！我們是在怎樣的繁瑣小事上面消磨了我們底力量，我們底機能，我們底肉體和精神的寶藏呀！到什麼時候我們纔能夠擺脫這種苦惱的境遇呢？」

到什麼時候到獲得了力量的時候。是的，到困難的境遇毀滅了的時候。難道

你不知道我們沒有另一條道途，另一條出路嗎？你能夠指示怎樣的一條出路呢？難道我不曾整夜地思想着我們底生活是可怕的嗎？但我有什麼辦法？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出去做女僕嗎？做洗衣婦嗎？可笑，不是嗎？是的，把自己苦苦地介紹給那位名門的貴婦，溫柔的美人，侯爵夫人魏芝洛娃做拭衣捲袖的工作也同樣可笑。而你，我底小麗芝，對於斯洛瑪德府上的孩子們倒是一位很好的女教師。你去找我們底舊日的上司，恭恭敬敬地請求他：『斯洛瑪德老爺，我願意教授您底尊貴的孫子們以法文和英文，望您允許每月給我十五盧布的報酬。』——『哈——哈——哈！』斯洛瑪德大笑着，告訴自己底太太且德洛奈：『給侯爵小姐拿一把椅子和一杯冷水來，她，顯然，是不大健康的吧。』……不，小麗芝，我們拋開這種哲學，最好來聽取這樣的格言，有人說過，人應當相信自己底命運一直到死……快起來吧，用長春液。洗一洗臉。



真的最近在你底雪白的額上現出一些小紋了。這完全因爲你底額部總是蹙着。你不知道什麼叫做微笑。你看看我：我已經五十歲，可是我底額部還像一面鏡子。你底臉上的永遠的忿怒表情把崇拜者們都推出去了。候爵艾米爾汗斯基也許會向你做了十次的提議，如果你待他不是那樣地冷淡。我底寶貴的女兒，我底小美人，生命中的唯一的希望，別再對他那樣地嚴厲啦；人家說，他是一位極大的財主；工廠，製造所，全省的耕作地。」

「媽媽，我曾經一千次請求您不要同我談論這個。艾米爾汗斯基是你底朋友，你把他留給自已吧。」

「朋友這從哪裏說起，朋友？你總該看得見我底友誼不能夠再滿足他了；他希望做你底朋友哩！」

「夠了，夠了，別多說一個字啦，不然的話，我當真就去做女教師，或者……或者」

投河淹死……」

「噢，由你說吧。我靜默着，不過你應該知道，別的出路是沒有的。直到此刻我們底居住都是受着他底維持。去年夏季，我們底別墅在泊威格爾斯克以自己底帝王式的豪華結構和壯麗引起了全社會的讚嘆，而我們，却是那座別墅底居住者。最高的貴族也趕緊地跑來同我們攀交情。」

「不錯，引起了讚嘆，但對於我，這座別墅可是買了我底靈魂的安靜。在那裏我初次認識了悔恨。從那時候起我輕視自己並且祇知道服從『必需』，因為我沒有看見出路。這是我所選擇的比一切的『方便』都好的辦法。」

「好，好。不要放開自己底興奮的神經吧，——若把這樣的譏諷的嘲笑說給侯爵夫人李芝，她會一下子靜下來，在絕望中只用手遮蓋着臉。」

「這樣的精神錯亂你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侯爵夫人繼續說。「因為

什麼你總心煩呢？早早地毀壞了自己底青春，自己底無比的美麗。噢，如果我是你底年齡，如果這一雙巨大的、表情的眼睛，你底光潔的、高傲的額，典雅的姿式，迷人的微笑是屬於我的啊！」

侯爵夫人這樣說着，想起了自己底染色的頭髮，人工的牙齒，想起由於經常的憂慮而瘦枯了的胸部，小小的身材。假如她沒有了活潑與沒有了聰慧和燦明的，即使並不巨大的眼睛——他底唯一的裝飾，那麼她無疑地會情願餓死的了。

「我們且放下這個，」她繼續着：「起來吧，我再說一次，已經遲了。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去找女帽師傅，你看吧，她自己是不會來量的；祇不要對她發脾氣，要十分和藹地懇託她，請她在星期日以前給預備好，西利諾支音樂會到了。你不去做一件長衣服留看歌劇的時候用嗎，整個的契甫里司，都要到那裏去呢。」

「哈——哈——哈！」不也去做一件長衣服。」麗芝帶着痛苦的微笑說。「好像你不知道我們差不多已經騙來一百盧布和米里瑪諾夫一見着我們再也不肯走近賬房了。」

「關於這一點你不要耽心，你去做自己底事情：你到恰拉合恰那裏去，拿六雙手套，你得用長筒的手套，你底新衫不是短袖的嗎？」

「恰拉合恰不會把手套賒給我，我也不到他那裏去。」

「我同他早已講過了，他會一句話不說地把東西拿給你，隨便你選擇什麼。是的，差一點兒忘記了，告訴阿叩泡夫，叫他送來兩打撲克牌。明天晚上我們家裏將有五、六桌玩牌的客人。那時候我們連僕人喬治也給錢的，這個糊塗蟲倒走遍了所有的省分；我自己也想跑跑，但不成功。應當進一千個地方。整整的一天同你說話過去了！」

隨着這話，侯爵夫人就像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從華麗的床上跳起了，一面用力地拉了一下絲線縫子的叫鈴。女僕很快地進來了。侯爵夫人吩咐幫助她穿衣服。侯爵夫人帶着很大的興趣和精細的計算整理了自己底染色的鬚髮，用伶俐的手在頰上和額上抹了胭脂，拿肥大的粉撲擦了臉和脖頸，很快地都好了。隨後在鏡子裏看了自己幾次，滿意着一切還是動人的和有興味的，就走出家去了。

## 一一

新的歌劇院具有一幅莊麗的外觀。人衆在明晶晶的大廳裏急走着。特別是女人們走得更快。他們底敏感的、發了紅的臉，閃爍的眼睛，急躁的動作都在說明今天他們是音樂會底愛好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手裏拿着花。整齊的衣衫——白的，紅

的，深紅的，黃的，藍的。把包廂變成了許多華美的花叢。貴重飾品——金剛石，玉石紅玉——底閃光組成了一隻富麗的化粧台。

劇場滿了樂隊開始了自己底照例的不愉快的審詢手續——調整樂具。僅僅幾個包廂還是空的。

紳士們背向戲台立着，用長柄眼鏡望着太太們。

突然第三號包廂底門開了，侯爵夫人庫柯娜滿面春光地飛進裏面來了。她穿着黑的，用黑的透眼紗鑲製的長衫，通過衣服輝耀着她底白淨的，好像大理石的胸脯。隨着每一個動作，烏黑的頭髮上燦爍着有如小星似的放光的髮針。侯爵夫人皺着眼睛，努力地望着站在前排的紳士們。她摸到了繫在腰帶上的眼鏡，便開始用她瞭望了。現在她認出了他們，而且快樂地、親切地向他們點頭，隨後她就向婦女們底化粧投了疾馳的一眼，同時對她們中間許多人送了懇勸的微笑。她用機敏的意見

同一個鄰座的女人交談着，講着另一個女人底有趣味的新聞，幸福和滿足的微笑，沒有一瞬的時間離開過她底快樂的臉。僅只偶然當她向包廂門口投去一眼的時候，在她底臉上纔露出憤怒的表情，但這種表情立刻就變回以前的活潑和愉快的表情。

樂隊預備完了。演着前奏曲。全體坐下了。遲到的人們躁急地跑進來，找到自己底位置。幕懸起了。戲台上出現了歌者西利諾支；人們用喝采的轟鳴歡迎着他，從樂隊裏贈給他一隻巨大的、纏着貴重的帶子的桂冠。

侯爵夫人又帶着以前的不耐煩望了望門口。她底微笑顯然地退色了。眼睛射着光：「莫非是她真敢不來嗎？莫非是？」侯爵夫人緊咬着牙齒，咕嚕道：「祇要她敢……」並且在這低語裏聽到了威嚇和憎惡。突然，受了感悟似地，包廂底門開了，麗芝伴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年青的姑娘走進來了。

「這許久時刻你在哪裏？」母親問，憤怒地看着她，以後又換上了虛偽的微笑，在這裏面透露着不可掩飾的輕視，向客人伸了伸手；這時候她仔細地看一下她底簡單的、古舊的毛織的衣服，這一看却給那個貧窮的姑娘帶來一陣恐懼的騷亂。

「妮娜要穿衣服，所以我們來晚了，」麗芝小聲說，轉過身來，被母親底鋒芒的眼光刺着。

「你不知道包廂裏祇有兩把椅子嗎？」

「是的，但我知道他們會給加第三把的。」

「什麼？」

「我去拿椅子給妮娜！」這回臨到麗芝用同樣的難和解的態度看着母親，使那位母親竟埋下眼睛了。

「噢，等等！」侯爵夫人低聲說，用手遮住臉，唯恐什麼人發見她底因憤激而歪



曲了的嘴，同時暗暗地蹙着眉毛。

當母親同女兒交換着這樣的對話的時候，觀眾正快樂地傾聽着美妙的歌者，狂喜的表現報答着他底每一個脚步，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動作。

表演完了。幕落下了，高興的叫喊和喝采的喧噪簡直超過了限度。許多小姐們因為猛力的拍掌爆裂了結實的手套，許多弄亂了頭髮，坐皺了衣服，扭歪了領子，但現在無論什麼人也不注意到這上面了。他們完全被眩目的俳優底驚人的歌唱吞吃了。

侯爵夫人騷動着，拍着手，她底微笑越加是迷人的了，越加是虛僞的了。生來就沉靜的麗芝，却保持着鎮定，不過她底天真的微笑也不像平常的樣子了，在她底晶瑩的善良的眼睛裏閃耀着真實的喜悅底火焰。

紳士們又背向戲台站着了。他們鑒賞着太太們，並且加以笑諷的批評。

「你看見了第三號包廂裏那個穿黑衣服的，時時刻刻轉動着的小女人嗎！」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對自己底鄰人史結潘·史結潘諾未奇說。「如果你知道，她前天是怎樣巧妙地從我手裏騙去了這個包廂！我底心似乎要因為怨恨而炸破了，我瘋了。我要去侮辱她！」

的確，他是那樣地憤懣，至於喘了；他底圓圓的臉上全是汗，短小的脖子漲滿了血，一雙鼓突的黑眼睛裏閃着憎惡的火花。

「阿拉非，靜一靜吧，你瘋了，沒有看見周圍是什麼情形嗎？所有的官長都在這裏呢，你看看那邊的包廂，是誰坐在那裏！」驚奇了的史結潘·史結潘諾未奇安慰自己底激動着的朋友。

「你看這一個已經夠癡了。你不知道，親愛的史結潘，這個鬼女人對我開了怎樣的玩笑！」

「是怎麼一件事，阿拉非？你同侯爵夫人是什麼關係，你們是怎樣糾纏了的？」

「你看就是這樣，怎樣糾纏的……侯爵們，軍官們，外國的商業家們……她對一切人都獻過殷勤，此刻連對本地人也不討厭了。」

「前天我在大街上散步，」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說。「全城裏的人都在街上。是午後一點鐘。我鑒賞着整齊的婦人們。我看見侯爵夫人走來了一面走，一面嬌媚地曲皺着眼睛。那樣的有趣，好像一個二十歲的姑娘！這不算，你知道，她還向我微笑着，彷彿對一個老朋友。彷彿對一個接近的人。我忍不住了，勇敢地跑上去，握住伸出來的手，隔着手套吻了一次。吻了，當時我自己都戰慄起來，害怕她會因為這樣的大膽在大家面前罵我。但沒有，她親切地微笑着，並且自己先開始同我談話。『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您有西里諾支音樂會的包廂嗎？』——『當然有！』我吹牛了。『我能夠沒有音樂會的票子嗎，當所有的美麗的太太們都到那裏去的時候，當……』

——『請您想一想我底不幸吧，』她哀怨地截斷了我底話。『我却沒有得到那個討厭的米里瑪諾夫已經把我底第三號包廂賣出了，我底小麗芝整天地哭，怪我。』——『不要緊，我把自己底位置讓給你們，』我馬上對侯爵夫人提議。『祇有一個條件：允許我在休息的時候到你們那裏坐幾分鐘。』她起初好像有點不高興，但隨後就帶着迷人的微笑轉向我，說：『啊，尊貴的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你是怎樣地安慰了我呀，我不會再看見小麗芝底眼淚了。賞光吧，便是來坐半個鐘頭也歡迎，您將使我們快樂的。只是叫他們給加第三把椅子。』

「我立刻跑到米里瑪諾夫那裏去，說：『如果你，我底朋友，如果你尊敬我，就把第三號包廂給我，你要什麼，拿什麼。』——『包廂賣了，』他回答。糟了，我跑到那裏，跑到這裏，怎麼能夠不守信用呢，最後總算弄到了那張包廂票，給侯爵夫人送去了。侯爵夫人快樂得幾乎要抱住我了，她讓我坐下，拿點心給我吃。開始了談話，笑，滑稽。

她問了全城的新聞。她底客室裏是那樣地寒冷，簡直凍得牙齒快要叩出聲音了。

『你們底屋子太冷了，』我說，縮得好像一隻印度鷄。

『是的，尊貴的阿拉非·阿拉非洛宋奇，我們凍殭了。我們底木柴燒完了，我也不知道到哪裏去買這東西。』隨後，就像剛纔想起來，加上說：『我想，您販賣木柴吧；我倒想知道，現在木柴什麼價錢？』

『木柴漲了一點價錢，不過我可以便宜些賣給您，』——她底魔鬼的陳述又把我害了。

『你想怎樣，親愛的史結潘，我在包廂之外還加上了半「沙繩」●的木柴，還加上了兩「分頭」●的從列尼買來的糖菓（這東西放在我底大衣袋子裏的）

- 俄國尺度，每「沙繩」約等我國七尺半。「沙繩」即三尺半立方之體積。——譯者。
- 每「分頭」約中國稱十二兩。——譯者。

而且還有兩個盧布的添加椅子的小費……而他們，你看，却叫一個姑娘坐在那裏，並沒有給我留出位置！」

「你是糊塗蟲，糊塗蟲！祇爲了要同漂亮的女人們一處坐坐，就浪費了這許多的金錢。我還以爲你是聰明人，你完全是一個傻子，真的。」史結潘·史結潘諾未奇嘲笑地向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說。

「呵哈，是怎樣的女人呀！你看，她簡直像一位大理石的女神，並且又是一位貴婦，而我，我這個畜生，總感覺對於他們有一種偏愛，彷彿某種力量使我不能不給他們盡義務，這樣纔覺得快樂。」

「我告訴你——你是糊塗蟲，糊塗蟲！什麼叫做貴婦，已經破產的，還能算是貴婦嗎？這是退色的天鵝絨，對於窮人——把窮人顯得更加可憐，對於富人——無用的廢物。」史結潘·史結潘諾未奇說出了他底警句。

「可是不，我還有另一種計劃。我想要激一激我們底卡金卡，驚她一下，等於告訴她，如果她不把自己底安努霞給我，我就要和哥魯金的侯爵小姐、美人結婚了。叫他們想想，是他們自己在逼迫我。」

「這個我明白；安努霞倒是一口美味；人家說，卡金卡在銀行裏有三萬。呸，現在別說啦，啓幕了。」

## 三

大廳裏的喧噪立刻靜下了，全體把精神集中到聽覺了。

從觀衆方面送來的無限的讚嘆的表示，太太們送來的花底馨香，和當休息時候也是從她們得到的、數目一點不比花少的馨香的字條，興奮了俳優底全部的創

造力。西里諾支底慣常的有力的尖銳的聲音現在喊得很柔和，很親切。被他底諧調麻醉了的聽衆，感覺自己是在樂園裏一樣。所有的人——老的，年青的，聰明的，愚笨的，惡的和善良的——在這時候都被一種感覺奪去了，都在經歷着一種崇高的精神的享樂。但歌者底聲音開始漸漸地沉下了，越加靜了，柔和了，變成被風吹遠了的鶯鳴了。於是斷了——

被迷人的聲音蠱惑了的聽衆，很久地不能夠醒過來。最後從哪裏傳來了一聲嘆息，跟着來的是拍掌，一瞬間整個的劇院因暴風雨似的不停止的喝采而戰慄了。稱讚的表現正和被俳優底演技引起的感動成正比例。可是在那時候，當人們都沉醉於音樂的時候，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却沒有聽到一聲音節。他祇想着怎樣向侯爵夫人庫柯娜復仇，爲了白費在她身上的金錢，爲了沒有得到和美麗的侯爵小姐同坐的快樂。



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雖然入過海德堡大學，但不論外表，不論內容，他都不像一個有教育的人。反之，在他底天性裏帶來了粗野的、低賤的本能。在那時候，當美妙的歌唱征服了所有的人和驅除了一切的思慮的時候，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祇吟味着憎惡和復仇底情感。當劇院因為拍掌而戰慄着和每一個觀客愉快地微笑着的時候，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也微笑着，但這種微笑完全是另一種，它是惡意的、魔鬼似的；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正在想着怎樣復仇！

他很快地站起來，到走廊去了；他從大衣袋子裏取出特為女人買的一盒糖菓，把糖菓倒在袋子裏，拿着一只空的盒子向街上走了。

喝采和無數的呼叫停止了。興奮的觀衆，尤其是女人們，一個跟一個跑着，交換着個人的感觸。

侯爵夫人庫柯娜底包廂是開着門的，裏面聚了一羣人——十多個上流社會

底紳士和太太，談論着光榮的俳優。

在這時候劇院底一個僕人由盛裝的、穿着鮮艷的貴重的禮服的太太們中間鄭重地擠了進來，立在那位比任何人旋轉得更多、笑得更多的侯爵夫人面前，高聲地說：「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老爺派我把這盒糖菓送給夫人。」他低低地鞠一個躬，出去了。

「諸位，請嚐嚐阿拉非洛未奇底糖菓吧。」侯爵夫人諷刺地說，開了盒子；但裏面是陳舊的、變成綠色的爛水菓和凍結的糞上塊子。

啊，上帝！是怎樣的污辱呀！

好像被一條毒蛇所驚，她把盒子從手裏拋了出去，便昏倒在包廂底矮壁上。客人們也立刻散去了。

應着侯爵夫人底叫聲，在包廂門外聚集了一些局外的人。那邊，在角隅裏，立着

閉了眼睛，手掌按在心上的麗芝，她像死人一般地蒼白，她底心跳得那樣地劇烈，她是準備着死了。眩惑的「妮娜」撕着兩手，在等待一件可怕的事情。

地板上散佈着阿拉非·阿拉非洛未奇派人送來的「糖桌」，祇有它們把圍攏來的人們底注意吸引去了。

# 戚那秦娜底跳舞

E K · 葛巴絲衛里作

原书空白页

門外是九月。聖喬治節日，很冷。冬天還沒有到來，但它底先驅者霜，已經把扎達森整個的村莊蓋上了。

冷是透骨的，使人緊縮起來，將手藏在懷裏，加速了脚步。

烟從一些房子裏冒出，到處都燒起爐子，好像和那皺着眉的太陽開玩笑。在整

個的村莊裏祇有一個戚那秦娜沒有升火，祇有她底因為嚴寒變青了的孫子們，在熄滅的火爐旁邊打着盹。他們裹在破舊的毛氈裏，呻吟着，好像小狼：「祖母，冷，冷！祖母，餓！」

可憐的戚那秦娜怎麼辦呢，她到哪裏去找木柴，去找面包呢？去請求誰呢？誰能夠安慰她呢？

她已經使鄰人們覺得討厭了；她不斷地向他們請求，不是煤炭，就於乾枝。她到別人家底門前去拾取碎木片；人們總是罵她，說她從障籬上拔乾枝和從人家底園裏拔支撐植物的柱子。

她在家裏還收藏着兩升麥粉，但用什麼煮熟呢？她已經等候兩天，看看鄰居有沒有什麼人走過來，那時候就可以替孩子們請求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在那裏預備節日的食物，誰也沒有理會他們。

「如果我有力量，我就會到田裏去，割一點乾草和樹根，無論如何總餓不着孩子們，」可憐的戚那秦娜怨怨地說，「但該詛咒的心不允許，兩條腿輾曲了，兩隻胳膊落下了。」有時候她是那樣地不好，她以為死快到來了，痛苦完全毀壞了戚那秦娜。「唉，該死的人，沒有良心的養女，」有時候她想。「她把孩子們拋給我這個無依靠的、生病的老婆子，自己却去嫁人了！」

「祖母，麵包，一塊麵包！」飢餓的孩子們懇求道。

「我有什麼辦法呢？」戚那秦娜含着眼淚說。「或者想法去到貴人底家裏吧，在那裏可以做工；今天在他們那裏是節日。有許多客人，或者會給幾個錢，再要一些木柴。」

但她底生病的身體怎樣能夠讓他爬上這座高山呢？

「祖母，一小塊麵包！」孩子們又懇求道。



「啊，上帝，把我底靈魂帶去吧，別叫我再看着這種恐怖吧！」戚那秦娜現出那樣  
樣的悔恨，連孩子們都感覺到他們底境遇底無出路和無希望，於是更加哭得厲害  
了：

「你爲什麼這樣呢，祖母？那麼誰來看護我們呢，誰來養育我們呢？」

突然從貴人的房子傳來了音樂底聲音，那快樂的、熱烈的音樂底聲音在貧窮  
的矮屋裏震蕩着彷彿是魔鬼底笑聲，彷彿是嘲笑他底飢餓的居民們和他們底眼  
淚。

音樂底聲音使戚那秦娜想起了什麼事情。在她底蒼白的、被皺紋劃亂了的臉  
上閃着微笑，一種希望在靈魂裏醒了，剛纔她還是無力的、呻吟的，但現在她迅速地  
跳起了。

戚那秦娜洗了臉，在頭上蒙了一塊白色的、有許多補丁的頭巾，穿上乾淨的靴

子和破了的套鞋，就迎着音樂底聲音匆忙地走去了。

貴人的房子高高地立在上山；戚那秦娜費了很大的力量爬了上去，幾乎累斷了氣，但她明明白白地憶起這樣的耀眼的圖畫——被那樣的奇異的、虹霓似的顏色塗飾了的圖畫，所以她就不顧困重的喘息，不顧似乎要跳到喉嚨上來的心了，她享樂於甜美的、在她底想像裏畫出的幻想中了。火花在她底由於痛苦而失光的眼睛裏燃燒着；枯萎的臉上起了暈紅，皺縮的無牙齒的嘴微微地張着，被回憶喚起的愉快的微笑在唇間遊戲着。

「那真是幸福的時光啊，」戚那秦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想道：「從那個時候起，整整的四十年過去了，可是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哪里能夠忘記呢；真的，我沒有看見比這再好的了。」

在這時候那個年青的紳士修理了並且擴大了父親底房子，就是那座從前由

高處那樣驕傲地望着且爾吐爾河全線的房子。

死去的紳士是一個儀表美好的男子，和一個貴族底美麗的小姐結了婚。他舉行了一場最豪富的婚禮。

是在九月的確，不會有過像這天一樣的冷，但一切還覺得是九月。

除了未參加婚禮的貴族們，附近的七個村莊裏的農民們也被召來了。戚那秦娜還很年青，纔結婚一年。她身上穿着綠色的綢衫，胸部插着紅色的扣針，腰帶上繫着紅色的絲縲。兩隻脚上是紅色的皮靴。呵哈，她在年青時代是多麼美好呀；在這場婚禮上，她在賓客們中間就像是一顆珍珠。祇聽見周圍的人們誇讚她底美麗，她在騷亂中紅着臉，有如一棵珊瑚。

「呵，呶，跳舞看看吧，年青人們！」一個年老的貴族婦人說，同時吩咐着那和新郎新婦坐在一個大廳裏的農民們。戚那秦娜謙卑地低了頭，躲青年背後了。在他

後面站着長老們。音樂奏起了，青年們一個跟着一個出去跳舞了。當臨到戚那秦娜的時候，她底兩膝戰慄了，心跳了，臉紅了，但沒有一點法子。她出去了，向周圍行了禮，便開始跳舞了，人們高聲地喊着「好啊！」音樂奏出更大的聲音，拍掌也越加有力了……

以後怎樣了呢，戚那秦娜不記得了；祇當婆婆在她底耳朵旁邊小聲地說「收起賞品來，謝謝主人吧」的時候，她才回復了自己。在她面前閃爍着幾個銀盧布和許多哥魯金的四角錢的銀幣。

在這個地方，戚那秦娜的回憶斷裂了，恰是時候，因為她已經走到貴人的房前了。

「上帝，我是怎麼的了，多麼奇怪呀，我底呼吸多麼困難呀！我喘了，兩隻胳膊落下了，心在痛，血在發冷。莫非最後的時辰到了嗎？孩子們！……孩子們怎麼辦呢？」

臉變青了，戚那秦娜帶着充滿了血的眼睛坐在台階上，扶着自己底手杖。她感到死的臨近，恐懼得戰慄了。

院子裏沒有一個人，所有的人都在那所被快樂統治着的房子裏。戚那秦娜在生和死中間掙扎了許久。但她底騷動漸漸地減輕了，喘息平息了，恐懼過去了，她便安靜地走進屋子，雜到僕人羣裏了。

## 一一

正在舉行偉大的宴會，舊式的宴會，極奢侈的，極匆忙的！

食客們和慷慨的主人底臉，好像太陽一樣，閃着光輝。在無數的客人們中間他用殷懃的談話和親切的微笑個別地歡迎着每一個人，隨後又歡迎着全體，將他們

引到快樂上來。

差不多有三百個人，聚集在他那裏，陶醉在輝煌的酒宴上。

從各方面一會傳來諧調的、低沉的泡沫聲，一會傳來高朗的、雄壯的飲酒歌；在大廳底角隅裏弦琴奏着自己底曲子，樂師唱着自己底古歌。太太們現着媚態，她們底眼光裏充滿了柔情，烈火燃燒着她們。男子們鑒賞着她們，完全被那些黑水晶石似的眼睛底遊戲弄昏了。「托麗巴斯」●是有價值的聚會底有價值的領袖，他奮勇地執行着自己底崇高的任務，宣布了這樣的雄辯的乾盃全體，每一個人都在內，要絕對地服從他底命令，高高興興地喝乾裝滿暗黃色的、好像紫石英的酒的角杯或大口盃。

宴飲達到了白熱的程度。客人們已經不能夠再滯留在位置上，都立起了，打算

● 哥魯金語，宴會時的指導者，主席。——譯者。

運動一下，在跳舞裏面瀉出自己底瘋狂的快樂。

「呵，叟，約賽夫，「列芝庚卡」呀！」

一個人喊道

於是全體混亂了。全體跳起了。一瞬間所有的桌子都挪開了。人們奔走着。普遍的笑和談話爆發了。跳起「列芝庚卡」了。不一會就從人羣裏走出一個漂亮的、健康的青年。他搖動着自己底兩隻有力的胳膊，好像鷹底兩翼，彎曲着美麗的脖頸，在大廳裏敏捷而熟練地旋轉着。他用自己底又大又黑的眼睛掃着年青的姑娘們，看哪個人想來做跳舞的對手。僕人們聚集在大廳底門邊，好奇地觀看着貴人們底娛樂。他們中間雜着一些穿着油污的皮外套的農人，還有幾個農婦，她們羞却却地看着來往行走的人們。

戚那秦娜突然走進了大廳。她把自己底手杖放在屋角裏，脫了套鞋，就向年青的跳舞者走去了。

喫驚了的客人們大笑着，喧噪着。他們撒出許多嘲笑和諷刺。整齊的，年青的太太們「歇斯底里」地笑了。沒有了主意的主人站在那裏，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命令僕人把這個大胆的老太婆驅逐出去呢，還是隨着別人一起嘲笑她呢。但戚那秦娜在這時候却是表現出一幅嚴肅的態度，揚着兩手，跳起舊式的「列芝庚卡」舞了。她底男舞伴，一點不會因為他和一個滿面皺紋的污穢的老太婆跳舞，引起周圍的人們底狂暴的笑聲而心亂，還把她當做自己底最美麗的女子迴旋着，到最後，彷彿是在熱情的激發中，他在她底面前行了禮，並且把愛慕的眼光射在她底枯萎的、死樣的蒼白的臉上了。

這是一場普遍的快樂。



太太們因爲忍持不住的笑，從眼睛裏流出了眼淚，男子們拍着掌，「好啊」的喊聲震動了整座房子，僕人們不留心地同老爺們混亂了，也同樣地嘲諷着，高笑着。  
戚那秦娜突然停下了，大大地張開了眼睛，她底兩手往半空裏一擲，瘳擊地嘆息了一聲，就倒在地板上了。

音樂也一下子靜默了。

殘酷的、無情的笑停斷了，招待賓客的主人完全傻了。

在一分鐘以前達到瘋狂的快樂，倏然變成陰鬱的沉默了。

地板上躺着被極大的痛苦毀滅了的僵冷的人，戚那秦娜，伸張着胳膊，睜開着眼睛，她底可怕的样子在每一個赴宴的人底心裏引起了尖銳的痛楚。沒有動作，沒有聲音……什麼也沒有破壞這個沉默。

「祖母，祖母！難道你死了嗎？誰來養育我們呢？」在這墳墓般的寂靜中聽見了

這樣的語聲，兩個幼小的、飢餓和襁褓的孩子，凍得發青了，因為在外面沒有等到祖母，跑進屋來，帶着痛哭投向冷卻的屍體了。

這是一幅惱人的圖畫。統治到這時候的靜寂被哭聲破壞了。一分鐘之前從朗笑靜下來的人們，都悲傷了。

「我們援助這兩個孤兒吧！」一個人喊道。

感動了的和起了憐憫心的客人們掏出錢來，慷慨地贈給了孤兒們。

威那秦娜底祈禱成功了：她永遠地平安了，而她底最後的休息又從飢餓的死亡中救活了兩個孤兒。